

而未竟之志太史君爲之敬承生旣無作沒豈不寧
嗚呼余少於公三歲而公以姻婭之故丈人行我而
不難屈余旣前公而歌鹿前公而釋褐公兩後余以
處復兩後余以出京尹之篆余授公而若脫卿亞之
組公繼我而森發公卦數僅周遽乘大期我縱未死
能復幾時頽照傾波逝者如斯我不暇爲我憂而暇
爲公悲耶夫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以公悲公初不關
我薦以三鸞酌以三雅公知不知無所不可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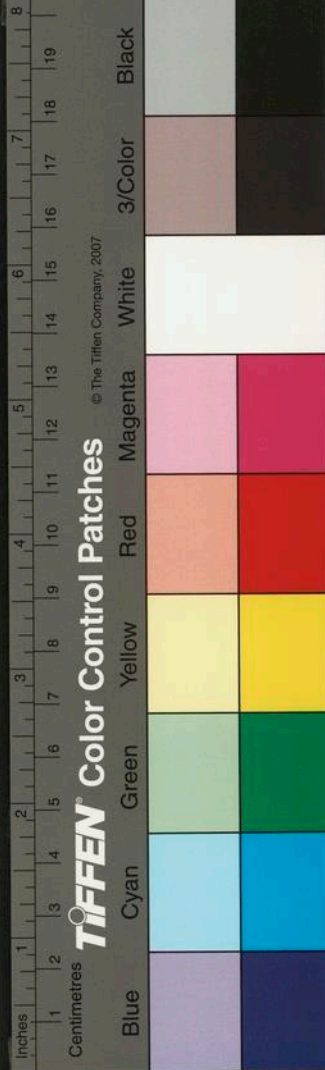
祭陳司寇

嗚呼公起諸生而宰劇邑其俗信信蓋天下之所不

易稱

而遺思之在人去三十載而猶若新銓司

之乾沒與悍相之衡睢蓋天下之所攝而辟易者而
白簡之彈射凡婁上而不遺力其宦之窮至一拜杖
一編氓一遠竄皆天下之所不堪而享之則甚甘其
後之達若佐納言長容臺中執法少司馬席未煖而
輒移皆天下之所豔以爲驟者而居之若固有蓋可
生可死百挫而不可奪者公之操或出或處無入而
不自得者公之道光霽蕭洒藹然而春融者公之襟
風稜戍削凝然而壁立者公之貌嗚呼壽隄七袞古
亦稀矣秩至三品今不卑矣然則士論之所鬱而未



維和
卷之二十九
滿者將無謂其豹變之文與鷹揚之武猶有待而不
盡施夫固以公爲天下惜而不以位壽爲公私余生
後於公八載而仕先於公九年時蹟時起跡若比肩
然公竟以璧完而余尚未能瓦全同處也公愉暢余
曲局同出也公行遂余行愿同學道也公得骨余得
肉然則後而生者奚長前而死者奚促耶奠公一觴
公其歆否余固不能信公之必歆而能信公之不朽
也嗚呼哀哉

祭凌侍郎夫婦二代

維太素翁媪葉媿之若鴻得光葆真蘊醇爲德必潛

源深流長篤石林公廣心大度易直子良惟陳夫人
惠行淑姿以順承劄詩書之業久而不替其用始昌
厥穴旣丹鳳產三焉彩羽煌煌伯巢阿閣造化奪之
弗究其祥仲也葳蕤貴于丘園僅若孟皇天篤季君
縱之九苞永言翱翔駁歷臬藩遂長三臺以綏四方
帝眷南顧五嶺大憇恣其披猖汝將明威飭率武吏
材官挽疆六道並進覆彼穴巢斷脊披腸彊寇十萬
倏忽埽除若烈日霜爰立城郭爰布斥埃爰分疆土
帝嘉厥勞俾領司空留政是綱疇昔之歲若王父父
外內覃慶綸綍自天屬有証行鬱而未揚季拜稽首



敬宣德音以賁幽藏百里而內守令上冢牛酒相望
世講之契寔篤小子逮我鴈行敢薦蕪辭逝者若生
存者毋忘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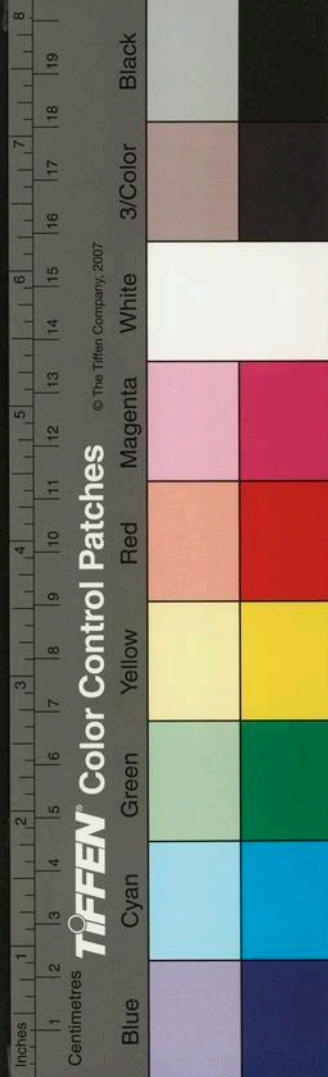
祭華學士

嗚呼我師江湖萃靈金玉其相蓋三十而受書藜閣
四十而徊翔玉堂五十而戢身志養聊爲德於一鄉
又二十八年而始游東岱又六年而始歸北邙其魄
則與大墜而俱莫其神則偕元氣而並翔一往者鮮
令之風標而不磨者雋永之文章令子旣象其賢聞
孫載紹厥芳墓樹文範之碑里表通德之坊雖哀師

之宋玉亦何必仰天而問巫陽效臨穴之一悲姑以
寓夫心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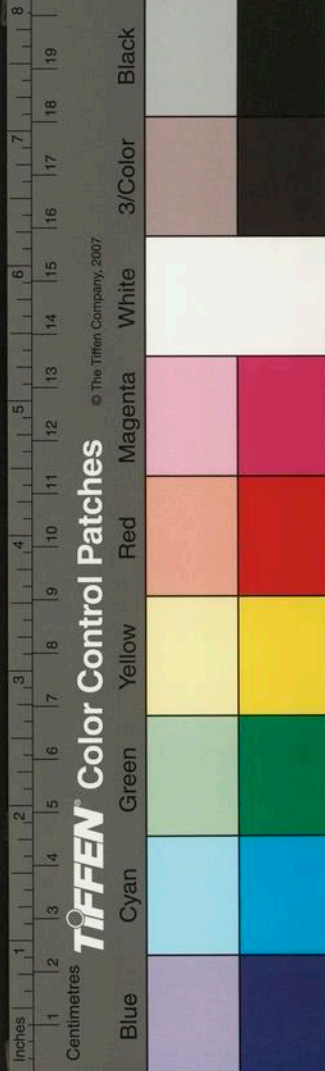
祭沈脩撰君典

萬曆之辛巳七月故翰林國史脩撰沈先生君典儼
然而來玄都謁羣真尋與錫爵世貞繼縉者久之而
後別明年壬午之二月其友青浦令屠君隆遣書來
謂君典且治裝北首矣亡何君典亦以書告別矣又
一月所而有傳君典病者矣又一月所而有傳君
死者矣其傳者落魄亡豎叅互不倫以故錫爵等怪
而紬之且謂君典年僅踰不惑不當死氣清骨勁髓



實而精完不當死重節槩信然諾急人後已而中寬
然長者不當死自墳典丘索百家衆流射馭聲音支
離覆逆靡所不博綜其精神實有以攝之不當死生
負奇兆感異夢又爲師真之所注挹不當死而亡何
青浦以計至矣乃定死矣嗚呼今者亡暇論君典不
當死乃又有不可死者以天子之臨軒收天下士
衰然而舉爲第一人將望之以異日寄宗社之大事
不可死天下以是期君典不可死君典少喜談兵走
塞外指捫形勢思以勒跡於燕然不可死士俗菽典
禮而力欲樹一赤幟於茅靡之地不可死文雖高而

未成一家言學雖博而未究其歸不可死今定死矣
君典之死卽豈唯吾二人惜之天下之人能惜之而
吾二人之所臆結而不能吐者念君典志度世而不
久世口無生而中伐生上不能報師真而下無以慰
知已耳然以君典之秀異廓落卽死其神豈遽泯泯
者第業已圖居不能走水陸絮酒炙脯而躬哭君典
謹叙其事使奴某告之殯所而系以辭曰嗚呼君典
爲死爲非如鳳翽霄而鍛羽儀八極初朗而卽屯夷
桂酒椒漿奠于一卮子之未生此身爲誰子之旣歿
子將安歸以字呼子子當應之應我者誰子當自知



三乾先生手珠牟尼冥冥之中豈無子師而我沈淪
雖生何爲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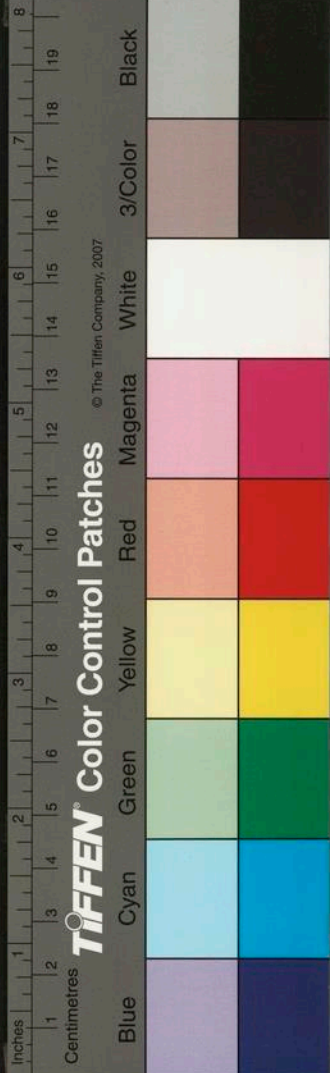
祭曹中丞

嗚呼大江西來擘峽滔滔浴景雙輪銜雲萬艘小雁
渚宮是生人豪其豪於官早踐三館鐵冠霜栗白簡
星燦四履所及百城屏翰其豪於政稱霹靂手尺檄
衡飛片言立剖金紫脅息黃墨奔走其豪於詩揮灑
惟意長空摩雕峻坂馳驥跌宕真宰鼓吹意氣其豪
於飲糟丘是管中山千醉後軍一醒履弛纓絕粉澤
縱橫凡公之豪爲世暮指所世覩者公之餘耳荷衣

赤芾蓬戶朱邸不見嗣宗乃絕臧否公我父行識荆
未嘗乃公桑梓爲余疆場郵筒數飛雲漢自章烏絲
素書以受雌黃他山之石詎取攻玉曝獻敢辭神交
則憲曾未何日報公不祿金隄潰流龍峰推谷嗚呼
哀哉有旨在觴有織在絃百美當心如何棄捐豈握
鯨鬚而逐青蓮或化爲箕游神九天天與令子公信
有後人與令問公信不朽璽書且下上冢牛酒以此
酌公當亦肯首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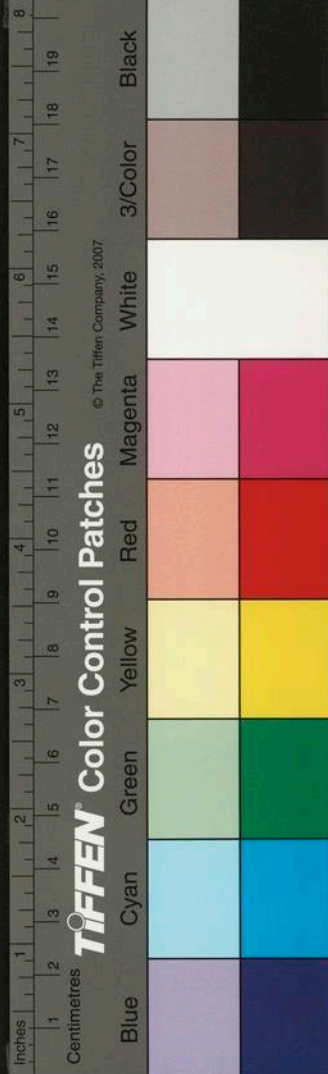
祭劉子成中丞

嗚呼吾與子別垂三十年青門之餞竟成各天追昔



雲司與子周旋寒夜篝燈于鱗在焉子出子詩及于
鱗篇各揜姓名雜之他編謂余母問以意選旃予始
寓目遂拈子詩次于鱗篇且乙且疑子之沾沾溢於
須麋予謂母爾前若漣漪子稍沈深母乃庶幾其次
匪馴而多振奇意非于鱗其孰能之子始大驚起拜
定交呼酒酒我少婦視奇上誦冥搜晝爾于宵予有
淮役逮乎趣朝子時睥示分勞歎此竭蹶所得
豈饒幸母外我爲我解嘲曾未幾何分符貴陽三苗
率從五服用章 帝睠東顧肅此江防再錫 璽書
銀鉞繡裳捲千鐸稍收三餘皇立剪蒿萊坐起夷瘡

嗟予伏苦子篤不忘綿袍一襲銀鈎數行天道靡恒
忽榮忽枯子中萋菲予起菰蘆歲癸在酉獲報襜褕
其又二載叨領郎符子使丐言銘先大夫狀自吳生
其文甚都謂子所痛于鱗冥途生則羨予及徐與吳
自是郵筒一再往還予之納節歸臥弁山忽有信聞
來自間關余爲吐哺喜動於顏不得子書乃傳計言
精神沮消涕淚萑瀾命酒忘杯舍筯告餐見者切怪
唯有長嘆子之詩章與子勲名雖未終究可以汗青
吳生狀之余志及銘復何憾哉光施九京所不悉者
與子交情陳碑未勒絮酒徐生張旒甫發素車范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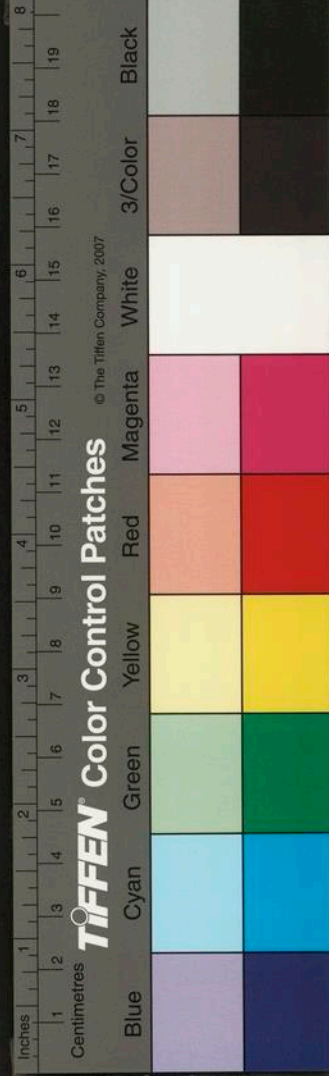


予獨非夫次且屏營矯首南雲愀然寄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瀛峰中丞

嗚呼公甫冠弱已歌鹿鳴誰其頡頏余少二齡並薦公車並翺帝京東署西曹聯驅分直胡塵冠天我留公謫菽芡甘棠所至輒植余解青臬公始領郡雖則需遲亡隕厥問南甸羅施北領三晉握手燕中甲戌之春余髮種種而公其鬢為德雖舊為聲則新其又五載公開大纛以帥桂嶺余起京兆練川昕夕清尊傾倒歲寒之盟世路清夷或厄物情或因天期我不

成行公不成歸與公卜交垂四十載掃石遲公公竟不待孤窺雖返旅魂安在嗚呼哀哉嶺右之師馘訊執醜露布雖馳竹茅未剖天子惜公胡不生授威埽夷苗身侮魑魅樞庭之席乃成虛俟縉紳惜公靡資大計公之里居其猶畏壘公之視身尚若處子公之室廬中人而已不為微言搜剽元精不為奇節獵較譽名不為捷足蠅襲世榮公寔長者詎惟數端物情所便真宰所寬胡不下壽遽遽兇殘蓋棺之餘皇澤霑靈乃有恩綸錫之釜鬻乃宏寗地以象桂林乃申崇贈乃延世賞麟趾在庭曩蹄在祭天乎若遠福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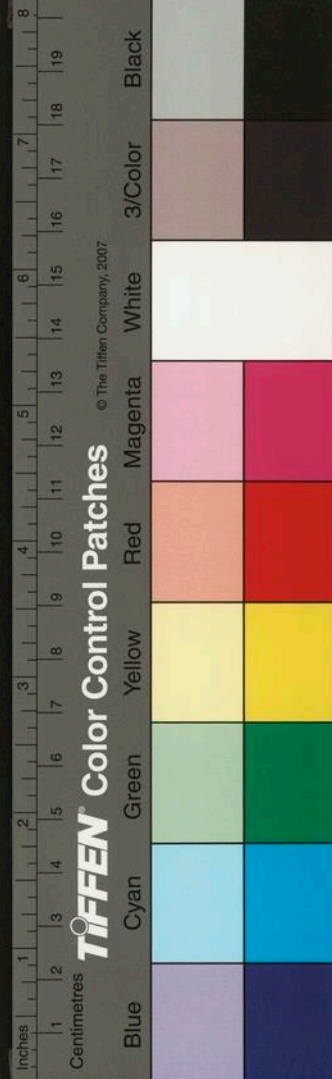


系和邊 卷之二十九 十六
不爽余抱癖疾栖止禪宮與世緣乖長謝吉凶惟此一觴槭淚酌公嗚呼哀哉

祭馮右山公

嗚呼公生三十四年而始成進士爲名諍臣爲循守令者僅十三年而遽謝事及其以齒德尊於鄉稱鄉先生者踰三十三年而後奄然而仙逝豈造物之所隆施者材而其所靳予者位夫既不盡竟公之用而又畀之象賢之嗣意者欲佚公之身隆公之享而俾爲公嗣者善繼公之志耶凡人才之挺生必有益於斯世入而爲政於朝稜然白簡之銳出而爲政于邦

謫然甘棠之蔽歸而爲政於鄉則九里之河所漬也爲政於家則萬石之風所被也橐筆侍從人見以爲公之所自致紆紫橫金人見以爲令子之所推貴而孰知其兩相成而兩相契耶所謂契者父子之間互爲知己而所謂成者子以父而賢父以子而貴夫公之壽已開八袞而衆猶惜其未旣蓋觀其黔鬢朱顏庶幾藐姑射之姿而聞其握樞杜權將有得於錢素之秘耶公之子方顯庸念不以一朝之菽水而易九鼎之崇味叩楓陛而陳情指椿庭以扶持旣就養之無方乃志物之咸備公始怡然還其子於朝家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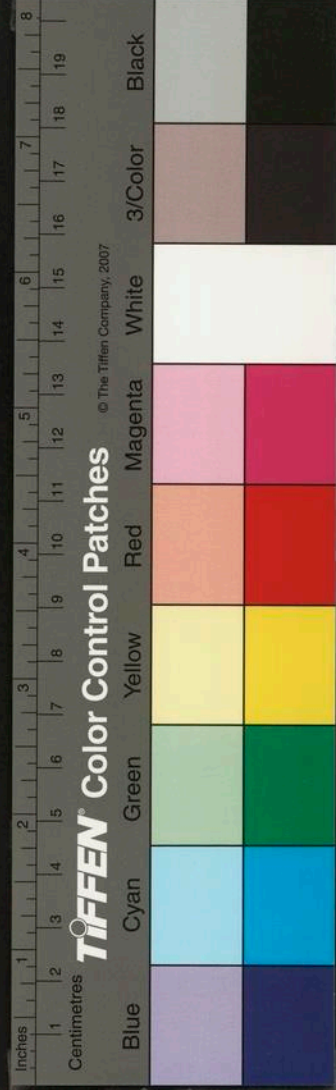


其身於元氣嗚呼五福既完百順攸萃榮枯終始去
留無滯公神洋洋何所不際獨垂白之門人望靈旗
而雪涕敢致酌於漿椒復崇肴於饗蕙溯流風以寫
欽靈庶幾其來憇嗚呼哀哉尚饗

祭慎子正侍御

嗚呼端公久領諸生泓渟淵著如土在型及捷公車
百里蜚聲斷割膚敏如刃發硎入揆南臺百僚几几
毋開大桁行行且止燿艷師尹使我多壘爲寇肺腑
爲民蚍虺邦之大夫民莫敢訾憂在宗社而顧其私
臣言揚廷臣身伏機毀我室廬禡我冠衣雖則禡燬

臣心奚愧大明中天卻掃魍魎用公之語安公於退
茗流拱碧菰城還翠公於其間誦讀詩書縷若蠶絲
老爲蠹魚墨池菘林以佃以魚君卿筆舌人乃畏諸
或徵文獻黻我皇明或采志牒寵彼山靈綴以已言
附之姓名杜預沈碑楊雄擬經伊余晚合公偶聲知
帶水浮家十歲其期歲必一來來則移時季必一書
書則問奇曰余鑿杯世氛甫謝不奉公問自春徂夏
乃聞短造遽卽長夜遺魄雖寒壯心未化嗚呼黃金
如山曷用鑄身三望八騶泉途曷陳公雖歿矣不歿
者神千載菰蘆乃有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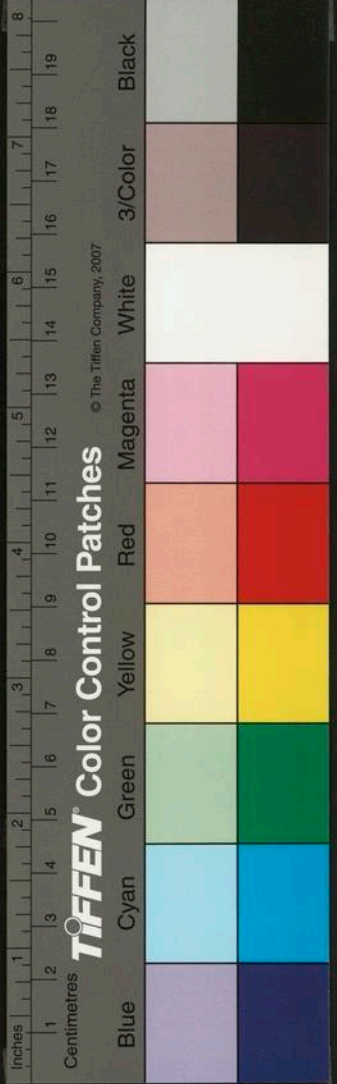
祭胡侍御

嗚呼胡君抗疏批鱗以贊國均時稱直臣于星迴辰
 歸而食貧練衣葛巾以游隱淪時稱逸民茹蔬采薪
 匪名之狗要以成仁夔夔在親藹藹在隣大丘樹惇
 林宗人倫集客雖麇定交必掄其愛肫肫其象閭閻
 客以為茵已乃懸鶉客以為困已釜生塵失無人顰
 得不及唇惟酒藏身亦能和神時吸厥醇四候自春
 如琴其櫛如箭其筠豹文而堙龍性而馴爾車既巾
 爾席既環周序登垠魯郊損麟不為王人遽稱帝賓
 世路竟屯奪君經綸君復何論脩然返直慧麓嶙峋

慧泉漣禽君年露晨君名大椿往跡已陳風采如新
 溪芎澗蘋為我逡巡

祭江侍御

嗚呼震澤趨海中滙為江誕毓文武以飾我邦帶礪
 君家世有麾幢君之先子始業章縫誰承家學君獨
 穎出歛其銛鋒以俟一發麟經燦然並駕鄉達當陽
 癖左奚必穿札筮令巴西譙周之鄉厲憑其骨以為
 災祥君如弗聞正直平康麥秀兩岐雉馴於堂譽命
 上逮尚書尺一昇爾豸冠以肅南術烏府清霜白門
 皎日濟以恬和共賴寧謐尋陟北臺令聞益孚一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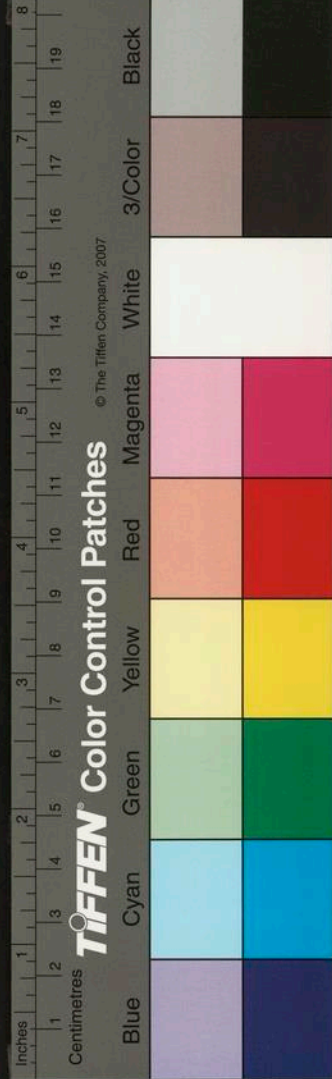


治水再疏蠲租起骨加肉吹律噓枯解自倒懸聚而
權呼願君朱綬願君黃耆大德得位仁者必壽胡計
之傳疾於轉首丹旄驅前素輻在後鄉失賢者國淪
蓋臣嗟嗟昊天胡乃不仁溺人於淵併讎拯人如可
贖今人百其身厄閨之月余仲并逝與君同里又復
同歲豈其脩文而同厥事逝者已矣存者何冀玄武
之隄時蹋驄蹄每一戾止黯然興思所惜者大詎止
襟期絮酒雞炙君其吐之

祭宋廷尉望之

嗚呼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古人有之竊以爲疑孜孜

奉國知無不言古語有之竊不謂然公爲名令爲
御史惠聲直聲洋洋世耳迨乎藩臬毀譽參之雖三
折肱號爲良醫入佐回牧以逮廷平俗勿贊襄功在
無形帝睠南顧汝往開府唯予嗾咽唯予肺腑公持
三尺提衡百城墨吏惴避赤傘謳迎餘皇蔽天一鼓
而竄精鏐壓絲 皇衷有燦凡有所知不敢藏臆凡
有所爲不敢愛力其位愈顯其功愈高萋菲生焉衆
暵用勞留棘之遷似右而左公實囂囂無所不可君
明臣直是以求伸伸我者君抑我者臣抗彼言路如
觸乳虎雖莫我齧愈堅厥怒譬陟崇岡大明光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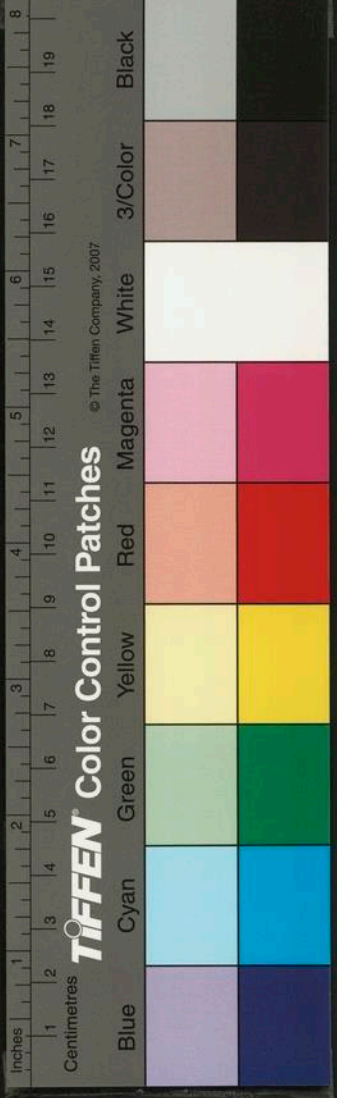
下蒙霧跬武逃陽 帝曰毋害實干城爾姑卽而家
 以需特起公之歸來左書右圖豈其邑邑而遽告殂
 嗚呼丈夫蓋棺始定直道古心良法微行試令青蠅
 爲公吊客昔駁公疏謂公彊復試再讀之何如賈陸
 一死非欠百身曷贖公肯留棘寔後予除臨欲薦予
 而竟躊躇謂子雖才讒尚罔極今者強起果罹茲厄
 公之知予勝予自知我今悲公公悲不悲千里緘詞
 奏之總幕恩江絕流陽山折嶠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常卿國子祭酒座主王稚川先生

嗚呼我公姑山鍾粹入叅史局兼司內制三領成均

陶冶多士天下歎焉未筦樞寄叔孫太常荀卿祭酒
 雍雍九列若若兩綬天下歎焉未位朝右西曦餉啓
 南山假田踰七望八顏童髮宣天下歎焉未登百年
 思覃著述學黜訓詁車洛舟閩以追鄒魯天下歎焉
 未祀兩廡凡世所歎非公所悲公有詰嗣晚而奪之
 遺經曷授與影互依雖公所悲非公所恨危躬秉誼
 世不我信事與心睽名隨位盡昔在 世皇輕用三

尺捍相乘之甘心遺直公言不可義形於色其事垂
 解儉王爲間粥其筴曰養虎遺患公時扼腕爲我長
 歎惟余小子首發其端意公門人必得彼歡公諫弗



讎公志已殫貝錦滔天簧鼓反覆謂公貌言中實醜
 毒彼其之子有耳無目筮孤竹貪曾男子淫火不辯
 玉毀求鑠金彼其之子有曾無心嗚呼我公雄骨山
 峙辯屈千人氣蓋一世以此居顯能無見忌烟霞五
 湖松菊三徑古稱丈夫蓋棺事定天不可論人則已
 勝侯生守玄非謫劣宜登徒九辯庶以明師絮酒蘭
 蒸跡繫神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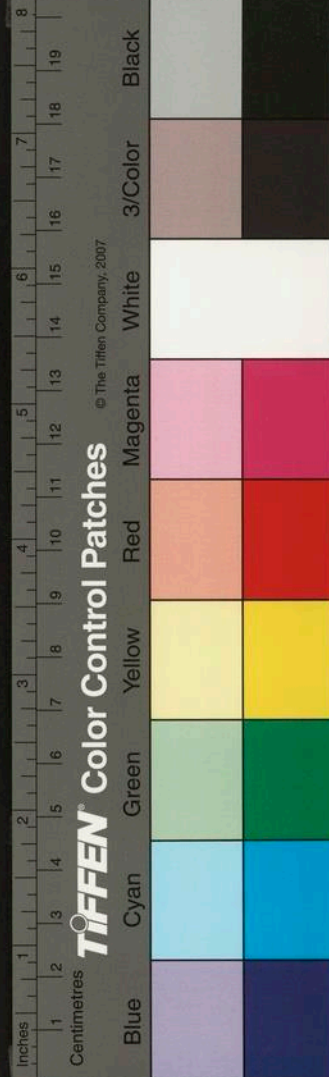
祭王光祿

嗚呼先生處濁不設機為善不近名與物鮮忤規心
 自成仕則稱朝市之隱歸則重月旦之評往者携手

與觀化城甘果徐薦松醪細傾醉固陶然醒亦無
 謂當上壽松喬可馮曾未何時溘焉就冥貞等積衰
 實虞世嬰吉禮不及季昆凶禮不出一城蓋先生之
 大故改鑽而始知又改鑽而未能脩辦香束帛之誠
 惟夫人之聞道彷彿 南真之受 上清豈度世之
 微旨不能制伉儷之頽齡將真體無關乎四大而至
 人不貴乎長生然則逝者奚以悲而存者亦安足矜
 悟面目之本來長湛然而圓明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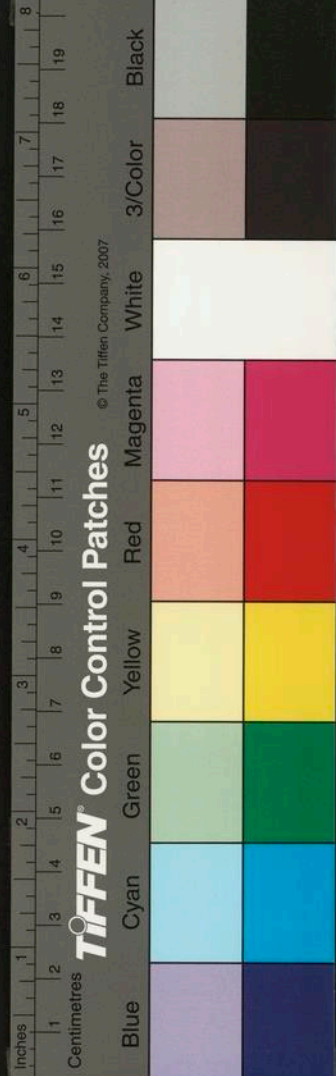
祭王少荆光祿

嗚呼公少而為贈太保公之愛子佚而食其封既而



爲封宮詹公之令弟佚而受其秉晚而爲武英相公
之季父佚而享其崇所遇可謂豐矣公不以贈公之
封而輕爲澆不以封公之規而陰爲燒不以武英公
之崇而遽爲驕所以自處者超矣與公游者以公爲
處子與公隣者以公爲畏壘知公者以爲璞含而不
知者以爲茅靡公於德庶幾能止矣天之所以厚公
者固無所不備而公之所以疑承於天者亦無所不
至譬之汎海而得千斛之舟盛醪而得十石之器宜
自今以往公之辰皆花月泉石之辰而公之身長爲
花月泉石之身奈之何一病而遽艱於飯再病而遂

逝其真嗟末俗之漸下思挽滴以歸醇惟我公之是
藉胡爲乎溘然而就淪以封公七十而殺其二武英
公尚痛其眉壽之無幾而公今又殺其一紀則武英
公當亦不能已於懷而爲公之子者又何如其毀耶
去吾之居而東不能數百武而公死吾弟太常死江
侍御死旄相望於目而哭相警於耳蓋半歲之間而
悉收其賢士大夫而付之蒿里彼洋洋而過者以爲
造物之無章若此我何憚而不爲長蛇封豕也嗚呼
余且歸矣歸而疇與依疇與吾呼盧而白飛且逝者
俱不作又何以識余歸之是而不歸之爲非寓絮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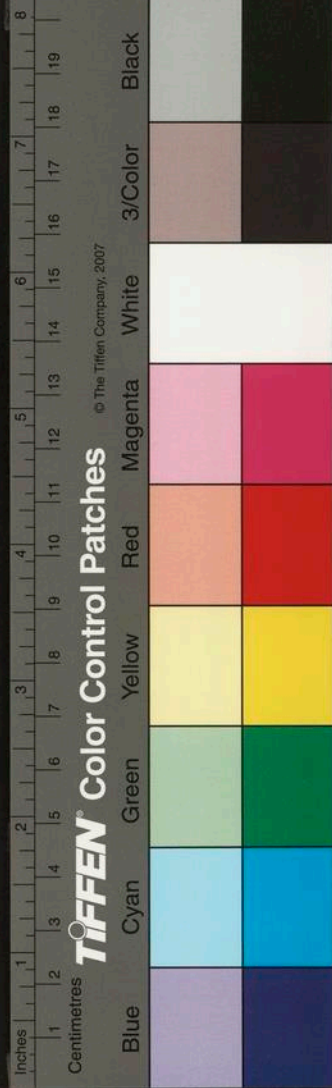
於白門望東滄而淚滋豈靈旂之必假聊以寫乎余思

祭李伯承尚寶

嗚呼齊魯文學蓋出天性公登上第肄棘寺政其於歌詩業已彪炳余齒最劣托載未乘公不余少有昌必應余樸汝削汝裝余鏡睥睨一世楊扞千春天寔妬之公出邑臣余既失公而得于鱗謝生厠焉皆公邑人吳駢宗徐楚僅國倫表東海風被京洛塵下猶天曆上則先秦公稍晚收爲司農屬與四五子杯酒徵逐調不必諧當心則伏栢梁徵和平津館穀遂參

法從尚

帝璽鼓余與于鱗或使或牧岱宗一角大湖一曲公倦長沙霜風淒其歸歌濮上春雪霏微曼玉敲金少女色絲于鱗不吊誰當雞尸大國之賦公其任之亦有句踐倔強江涇川途阻脩鱗羽沈飛三十餘載曠然音微間有酒客過履道謂公儼如香山居士其貌逾壯而辭甚綺四部之傷治圃稱此木藥緋樾文瓜縹李蠻肢素口珠綠綃紫令色堆目韶音眉耳名位小遜齒則與埒遺編百帙等膾羣舌造物所靳佛界亦缺伯道之哀今古同轍俯仰塵代渺身轉子絮



釀臠肉以伸遙訣余衷聊寫敢必公餒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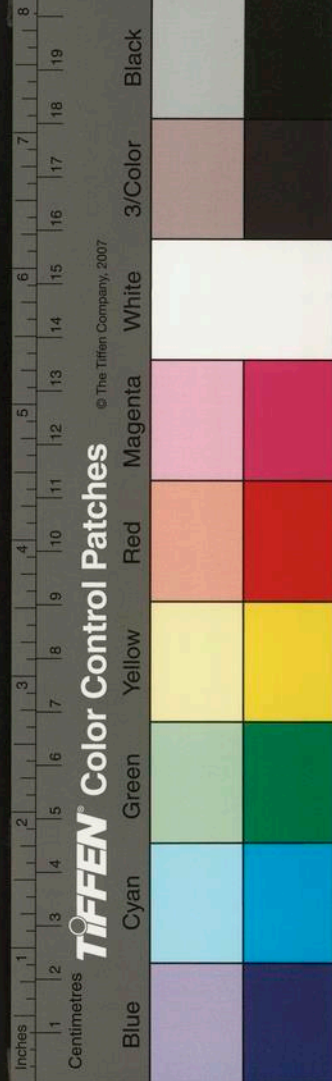
祭行太僕徐公

嗚呼在昔癸卯州試作者九人八登上第公偕小子與名其次公升我沈我起公躡泊乎晚節並賦歸田屈指鳴鹿四十四年公既黃耆余亦華顛伏櫪之歎不形酒間九月幾望風雨新塚爲嫂庀葬不朽見屬掖扶強拜夢語艱續曾未二月公亦就木嗚呼哀哉

頌文不必先秦風馳電爍唯意是臻公於談理在朱川盈舟敷唯心是模筮理長沙其政嶽嶽

入端西臺其言諤諤維揚之鹽于商口碑所獨省者百萬有奇三輔西楚棫樸多士凡百萌蘖今皆桃李桃李旣陰萋菲間之拂衣歸來直水之涓老氏三寶公所崇 曰不敢先曰儉與慈三寶之崇儉乃獨寗食母再筮衣必三瀚居取容膝門絕改觀累織積微未可訾算公有三子長游太學仲季差少嶄然頭角尼父齊齡柱下同著與化俱盡云胡弗樂余少於公十載而羸後死斯文敢忘夙誠荷籩肉芬瓠壺酒清爲我鑿歆小緩騎鯨尚饗

祭姚府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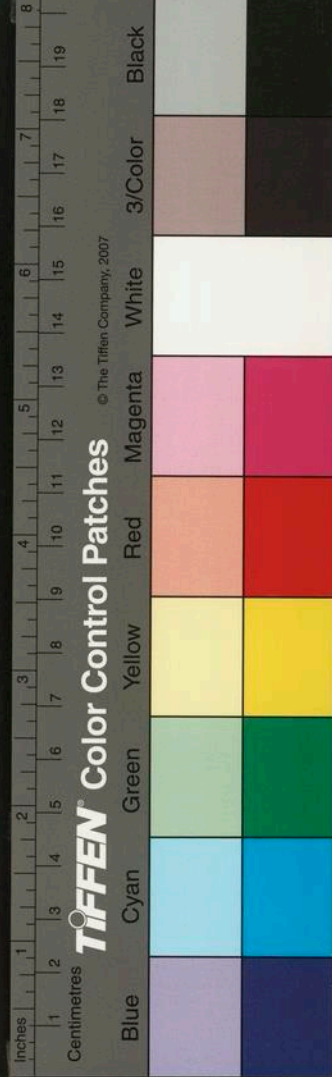


嗚呼公長臺端 世皇之中出入周秦繡斧驕驄白
簡所上屢廻重瞳藹然春滋以劑霜風逮乎晚節西
臬東藩長爲縣官拊循元元裊躬若卑峻道則尊凜
然秋霜以劑春溫京兆之政匪循趙轍掃去苛煩務
循簡切偃蹇諸貴婆娑九列抗手青門纓羈綬繼箬
水洋洋與泌俱清杜門却掃課僕長耕前矩後規左
隼右繩守令師之曰鄉先生公之在臺余郎西署杯
酒再親如豁雲霧鄉郡匪遙浮沈異路分首垂白飛
書表表公之二子璧合芝駢美秀而文白眉最賢數
枉扁舟訪余婁川爾汝之契實托忘年觀壽者相謂

歲當百徐子長逝公亦歸息木稼峰顏顯智同厄况
公之計吊徐始得徐几一慟老淚欲枯尚有餘酸以
赴公廬炮肉荷邊濁醪瓠壺侑以茲文公茹之乎尚
饗

祭徐魯庵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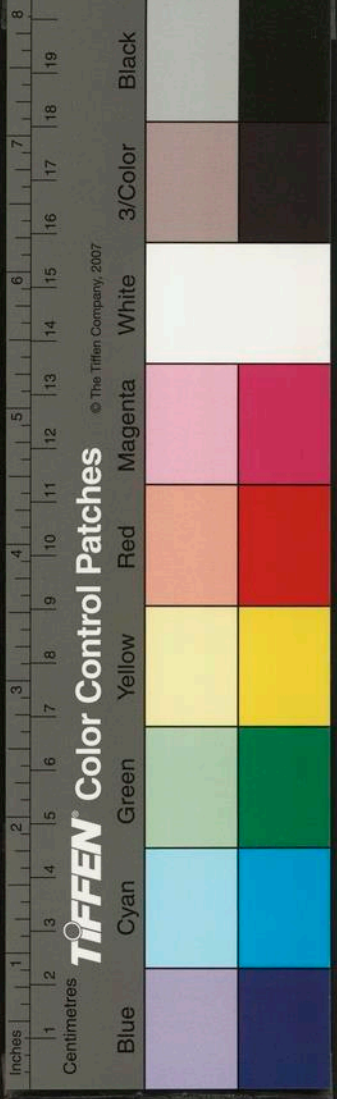
嗚呼公起孤生取高第入木天誦中秘拜夕垣贊國
議天下豔而稱之然挂仕籍者逾三紀而立朝者不
四歲其試南宮而獲儁丁未也舒徐內觀凡再愆期
而後射策金馬天下高公之難進而不知其有漆雕
未信之志其爲給事也淹詳外觀凡再徙官而再乞



歸里天下高公之易退而不知其有王陽必迴之馭
 公之歸也逢掖其衣環堵其宮邑人而不邑居野居
 而不以家從天下意公有方外之樂而不知其睚于
 於方之內以終造物優公無累之畧而公焚膏以繼
 之若蠹魚之蝕羣編若牛毛而蠶絲天下意公有不
 朽之圖而不知其聊以取足而自怡余欲以詞賦擬
 公於正則而公不為怨以訓故擬公於季長而公不
 為侈於宦薄擬公於曼容而彼不足者鮮著述以自
 見其沈思擬公於子雲而彼不足者負美新以餘耻
 然則茲日酌椒漿而告公也情也異時祀考亭之宮
 而配公也禮也嗚呼公其吐之哉

祭王員外道立

嗚呼公之遊鬻貞宰相從九年以長實兄事公癸卯
 之秋爰薦仲氏以逮及余復稱公弟余倦而歸公始
 賴脫婆婆公車徘徊下列及余三起見公承明執手
 歡笑有踰平生郎襄西邁公尚留滯郵筒械心殆無
 虛歲余甫納節公氏職方痛哉除書與計相將公於
 詞章珠璣咳唾晚而藏腴大羹不和公於談辯川涌
 霞舒晚而葆光澄襟湛如六館四明出入人師矻矻
 窮年宛若退之秩宗考功九載為郎偃蹇不調又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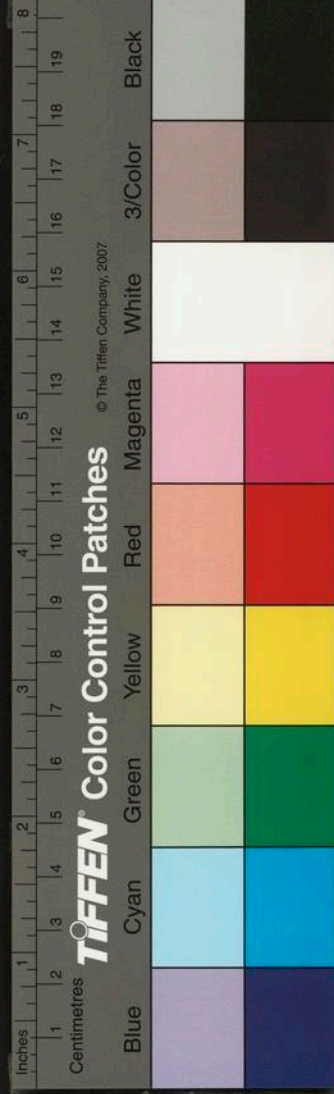


嗚呼履齋君之長於吾實二十有二齡而稱爲甥鹿
八於才賢夫豈無屬何用之晚而奪之速青衫
瘦馬戍削何予之廉而享之薄萬里歸魂千秋
室公今已矣聊寫余哀尚饗

祭曹甥比部

嗚呼履齋君之長於吾實二十有二齡而稱爲甥鹿
鳴賓筵之薦實吾父友而稱吾爲舅吾固不敢偃然
而當尊而君亦未嘗不隕然而處卑見君之隕然者
若以爲易狎而中之介然者實不移君垂五十而成
進士其得之甚難則其居之也若有未然少有所齟
齟飄乎若脫屣之易其於人也一介而不妄予宜其

橐裝之苟完而其沒也至不能具周身之棺君恒以
爲醫之活人近而政之活人緩故其所梓醫經傳凡
數百千卷其流行天下殆徧而及其病不能得一方
之力以免又恒以爲人生不貴得志而貴適意以故
於環衣甘食細旃廣宇一切告飄風之過眼而咀蒸
短褐悠然容膝之室而無所累昔康樂之痛若人謂
通蔽其互相妨若君之所通在宇宙而其所蔽在毫
芒惟歌哭之相尋蓋天命之靡常嗚呼履齋驟卽之
而不知其爲貴人者有之然未有不知其爲敦朴君
子也與之談而不能相酬塞者有之然退而未嘗不



稱其伉直無諱也卽緩急而不盡副者有之然未嘗
不許其推表見裏也君存而猶夫君爾君死而後知
君不可以死也一杯之美其享此耶其不爾耶一言
之夢其以爲知己耶其不爾耶豈能必君之享與知
聊以寫吾思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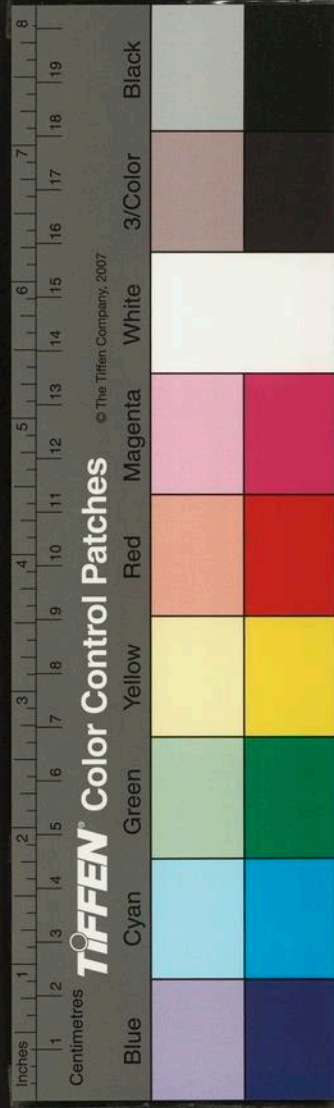
祭從孫比部仲孝

嗚呼惟我瑯琊遙遙華胄旣顯江左百世而復伯王
父公鵠起高第爰篤聞孫曰學憲氏衿裾嶺表模楷
昭代歿而可社典刑猶在豈唯燕翼亦乃貽厥是用
篤爾光此閎閱積學需次諸生有聲射策金馬褒然

羣英兩佐秋官于南于北臯陶酬問蘇公敬式出
州郡惟慎惟勤私書不發以律禔身天衢甫亨中道
而枳彼其萋菲還我桑梓寓公於吳栖遲衡門彭澤
巾車於陵灌園伏膺過我談咲相屬貌雖清羸炯然
眉睞曾未幾時訃音忽傳人理未竟天期曷延嗚呼
哀哉祿不千石壽未六旬仕僅通籍產止中人子生
視貞五載之後子生五載而始有懋塵世瞬息先後
奚論惟是存者黯然消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胥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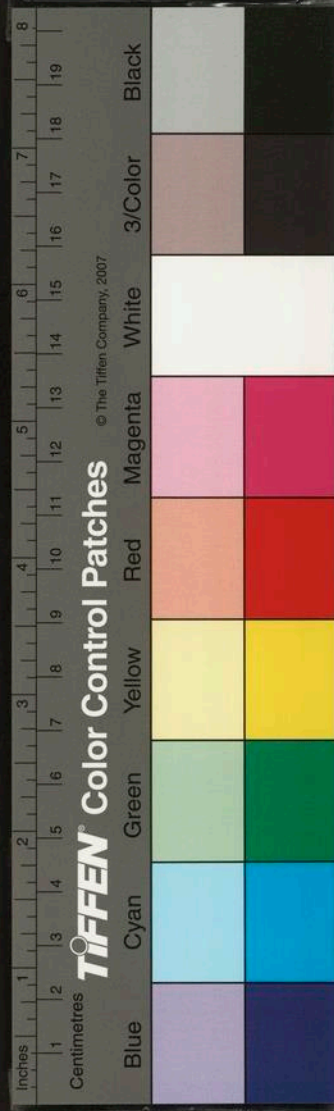
嗚呼自浙而西冠蓋之族其最萃者唯平原陸中吳



以南仁讓之里其最賢者惟公喬梓公登上庠褒然
鶚薦敘雋南宮秉法淮甸持衡要人齟齬以歸森森
平湖悠悠樂饑荀產八龍公得其半伯也膏宇叔亦
翔漢仲季見田厥占文明寬衿大神委蛇里庭公雖
三世不稱膏腴過從諸郎擬中大夫國則華胥鄉猶
畏壘恂恂長者抑抑君子人境可樂胡爲厭之甫及
杖國而遂騎箕鶴馭垂旌天棺瘞玉悲者百身頌者
五福惟先中丞歲辛在丑射策金馬從公之後唯歲
在未伯氏叔氏則貞與懋後先尾驥古稱世講再世
而已寧如公我兄弟父子貞旋自鄭懋旋自燕距公
仙游甫及期年椒漿蕙肴敢告靈輿公神行天爲
躊躇嗚呼哀哉

祭周雲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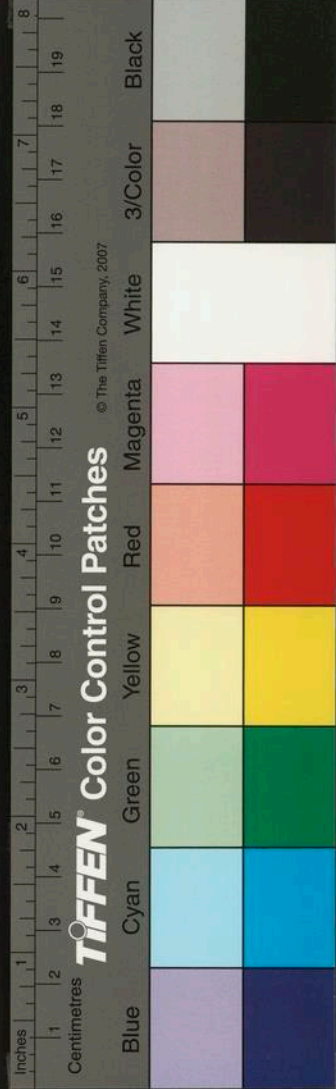
嗚呼世之所欲得者貴壽多男子而已公貴矣然品
猶屈而稱四壽矣然衰望七而未至多男子矣及歿
而執喪者僅徐卿之二則九世之所欲得者公固略
有之而其所欲得之極者乃遜讓而未備公之爲開
而開政報優佐臬而臬人理進牧而牧事脩俱無論
矣獨其片言而折如林之白刃於道周不至挾倭而
劇吾臬脫臬人數十萬之命如狼虎之喉某聞之活



千人者必侯公之功獨見掩於忌口而不收雖公易
簣之際媿媿焉而道有詳某亦竊冀以延年而又不
讐嗚呼豈古語果難徵而蒼蒼者果難知耶或大算
有定而莫能推移耶抑公久不當壽而藉此以後其
期耶將不逮身而發於子姓孫枝耶公以易而師我
先君尋以易而爲我師先君之下帷者五歲而貞之
請益者一暮方卽節之初解欣杖屨之日追勿二豎
之綿延痛昊天之不慙遺凡爲某師者二而皆有頌
以嘉其耄耄乃獨使我操管而奏公之誅辭愧無以
報公而還二子經徒抱遺編而自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秦子成方伯

嗚呼公之舉高第入青瑣徘徊九列爲良二千石不
佞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其剴直溫慈所居官前
後有聲實而得材於二浙尤盛不佞之志略言之人
亦能知之歸而奉太夫人有佳子弟內極倫常志物
之娛外有泉石聲酒之樂不佞之志略言之人亦能
知之其用而未盡究也奉太夫人而弗獲終也有佳
子弟而未見其登用也此公之所沒而難於瞋者也
不佞之志略言之人亦能知之而今者公墓矣生而
聰明正直其精爽必不昧不佞願有以告也夫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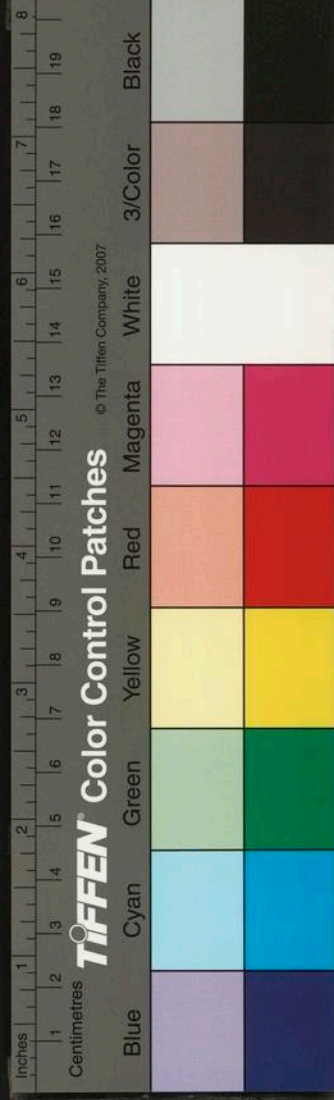


絕和選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得爲人已不易公獨貴且富焉其寧無所自耶貴且
富不易而又有文有宦蹟有鄉黨稱又寧無所自耶
公之身不爲世名臣則必禪栖羽客之雋而其小有
所未滿者此非歉於前乃有所待於後也公雖冥冥
中幸精專其念毋昧其本上而皈依大道下而求續
陰功則公歿不歿也未滿者乃滿也不佞病不獲親
舉觴而此一觴不爲虛也公其鑒我酌我哉嗚呼哀
哉尚饗

祭子與

嗚呼子與其在秋蚤作有異傳使我心禱曾未翼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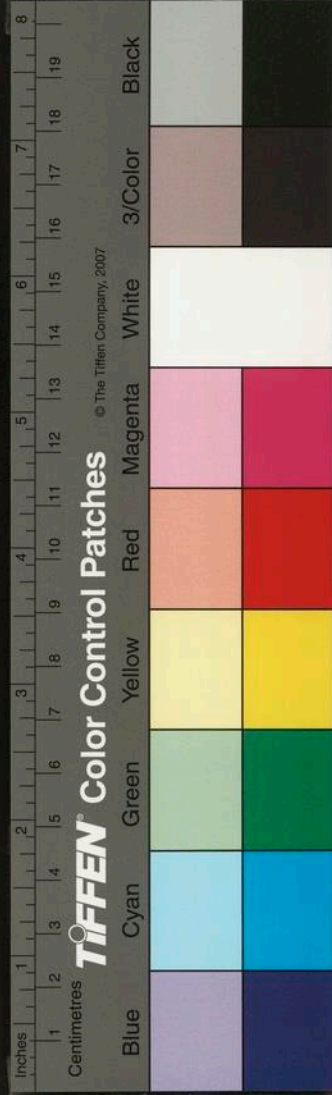
好音貽好豁然若釋若還重寶仲冬之月歸自避言
匿跡驚聲忽聞叩門若雪之間其計騰喧嗣孤豎奚
袒跣崩奔余始怛割旣而中疑得非秋乎又未幾時
中表陸生至自江西杯酒猶接遽爾告睽嗚呼天耶
奪我三益伯玉有言子所矜式唯子鱗朝而元美夕
于鱗已矣子復長隔憶在西曹子詩已成忽滌往詣
盡汰浮名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詩匠開元文軌西京
子之舊侶或挽或笑其他異趣或呶或召子如弗聞
拊膺高蹈譬渴遇飲辭晦獲曜吾儕小人嘵嘵囂囂
子探灑珠滿而弗驕醍醐之柔靡所不調薄夫爲敦



鄙心用消游士失職其寒粟斯子握大杼衣之被之
豈唯苦寒亦復調饑子爲大瀟是舖是糜貝錦之虞
得子而譽迴車之慟得子而路刺渝踵接響應景慕
來則糜集去亦狼顧子之通籍垂三十年亥步所窮
東西南天春與雨偕秋與霜還左圖右書其中蕭然
嗚呼子與六十豈天其惜子者百歲猶少被紫紵金
藩伯豈眇其祝子者三事猶小忽爾文星遽隕微垣
奄然萬卷戢之一棺綺疏月沈蕙帷霜寒洪都迢迢
蠡水漫漫空人之戚莫若隕身余不甚戚謂子不恨
榮名在口千秋若新豈之黃耆與土竝陳生人之窮

莫若無後余不謂窮謂子不朽微言在耳聽者如舊
豈乏孫枝忘彼先冑余所急者歸子孤墳且與余仲
鳩子遺文余所恨者知己沈淪踽踽涼涼何心獨存
宗生之逝余困膾橐及計于鱗哀讒竝作迨聞子之
妻非方鑠詞人陽九余邁差薄然是三子死而非死
余雖後死乃絕生理旣忌丘壑復慚朝市子芬衆口
余穢人耳哭于鱗詩字千二百老而才盡非子是惜
撫棺一慟聊表余臆雪溪咽流天目萎色嗚呼傷哉
嗚呼痛哉

祭郭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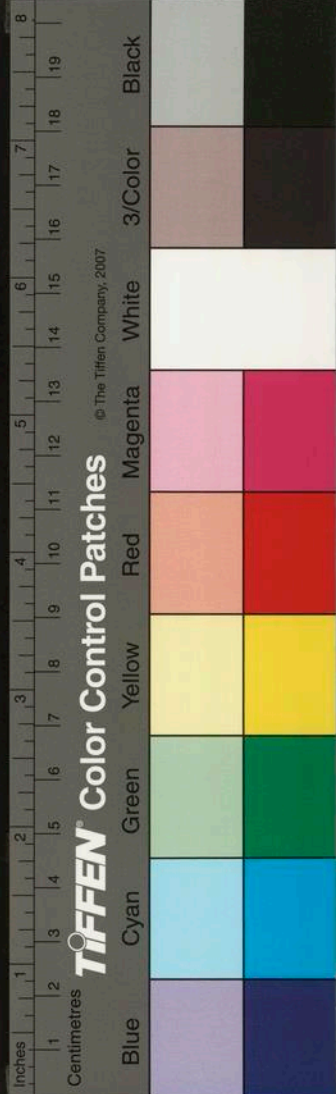


鳴呼天有神氣鬱鬱嘉隆誰爲吐之乃篤我公公自
小官已著奇節如彼太阿飛霜截霓兇渠伏莽日夜
伺間公發其私舉宗誅竄萬姓之憤攄於一旦孽妖
頃刻公惟不言言則朝陽公惟不爲爲則秋霜雕鶚
橫空或若鸞翔虎豹在山亦著麟祥入丞考功苞苴
逆避出佐江藩單赤思庇豈以尊鱸而動歸計千里
壯時托老驥僉曰公臥毋遂煖席 天子夙夜待
公直公亦曰然天生我才衡門之泌豈足飽哉尚
更一旦夕且下而胡造物竟不公假易簣之際竝

然如生或佐胥濤策鞭風霆或登武丘控馭金精思
者鼓脣賢者疾首彼徒翩翩孰掣其肘人有公快公
無人負惟貞與懋起自胥靡公更新脊以塵薦啟處
者出者穀有餘耻唯昔射策公偕錫爵雖登要清雅
非中樂時藉公強以起余弱而公已矣稅駕幽閨吾
儕小人何心偶存豈無狗知豈無感恩蕪語椒漿聊
用招魂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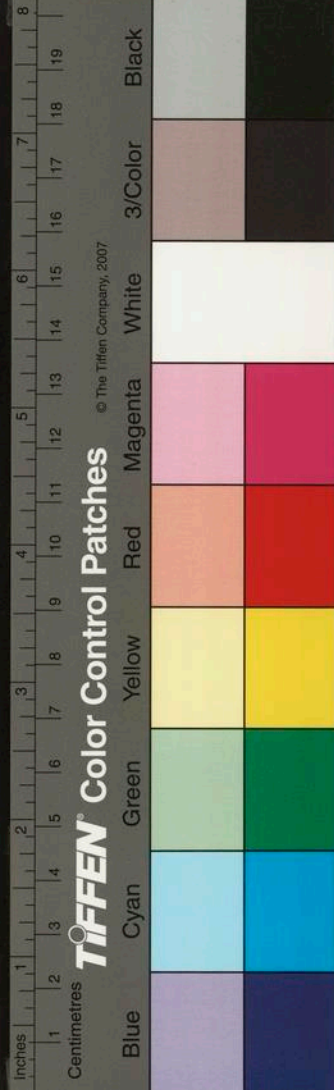
祭馮叅政

嗚呼昔司諫公吾州于牧遴其哲又是程是督兄爲
元子衿裾相屬十八其歲秀眉湛睞泚筆而揮傾珠



奏玉靈虬騰空腰褭馳陸齒予鴈行名豈龍腹平陰
先鳴撫已則慙不相接者垂一紀餘始自郎署慰兄
公車廣輔重頤偉哉丈夫縑籍是賈貞倒張蘇頰睨
輩流不爲豎儒陵陽之玉其猶未沾余謝青臬歸嬰
百罹兄始駿發翱翔天衢筮仕清郎三禮克舉出贊
江藩作匡廬主排剝理解無俟斤斧遷仰彭城漕路
伊阻兄之太阿光迺稍吐九河莫流百邑按堵衮衣
旬宣奄有東魯疏膠之役疇不首頰兄執其是以杆
政府榮路在前逡巡捨旃歸侍諫議以終天年余時
倦游納節歸田歲必過我晤語留連太原龍門年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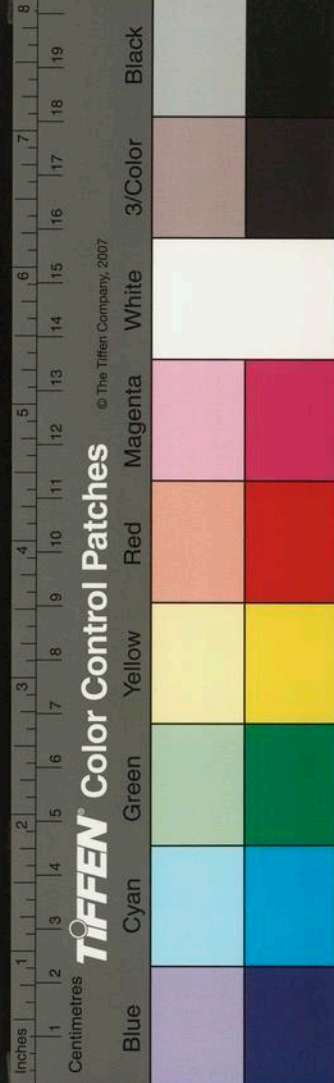
兄先家有季方亦復參焉兄之藻辯湍奔瀑懸跡則
鴻冥氣乃虬奮舖酸流離步履適迅余未耄老而衰
則甚白髮漸童齒墮如齧謂兄必出余敢忘遜漕網
之拜兄果應之不薄手板與少年偕鞅掌西東美疢
是依天奪國琛以施蒿萊不覩華軒乃有靈輻壯者
若此衰者可知東林之步限於虎溪絮酒雞炙跡繫
神馳嗚呼以司諫材不竟世庸卒開八袞高朗令終
肩聳之文其雄麗空劔劒之傳其聲不穹里有專祠
再食學宮歿而不亡得子如兄兄之歿矣大化所權
兄之不亡是在象賢嗚呼哀哉尚饗



祭黎惟敬

嗚呼丙辰之春昏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
並鑣觴榼提携明卿繼之若鳥逐栖却誤伯承改轍
幾迷君甫畢試其頰猶鯨竭蹙而趨式燕以嘻余戲
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披其衷中乃多
篇翰虬龍鬱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時
吐舌口不及讚改席卜夜清吹妙彈遏雲停空呼斗
插漢君獨頽然樂靡及亂庶幾新沓不作中散曾未
何日南北各天君椽鑿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
敗旃公獨寶之若狐白焉倦羽頽鱗銀鉤燦然愧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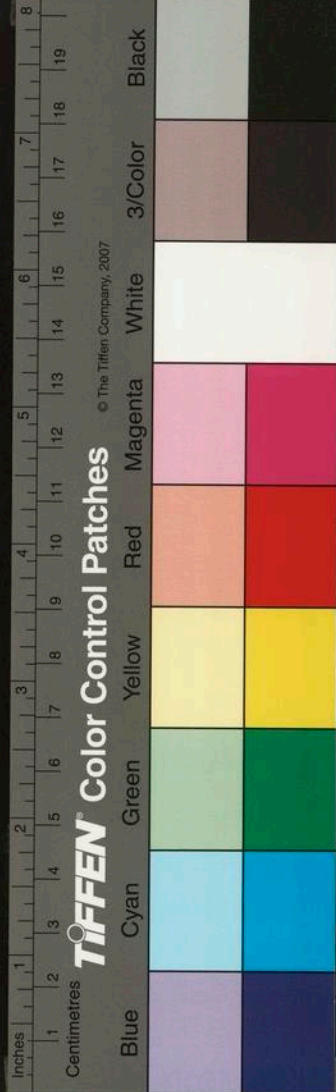
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飛聚則絲牽余部吳興君為
不速顛倒裳衣酒炙相屬遂登峴山探討松竹顏公
窪樽磨蘚以讀放舟碧浪改席浮玉明月飛鏡皎潔
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法書恣君品錄屈指
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余領罔卿君佐兩制出入
承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段繫門鑿落細傾僅火
再鑽乃西郎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
歸耕君時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刀一二友生躡披
噴吮覽擷葱青賓主東南勝事頗并粵嶠之南烟焉
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麟羽雖艱音郵互繼君健



飲噉百年可致其友楨伯書及家弟豫章片石刻君
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音元美君爲我使醒而
筆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蟬蛻非君仙游則我
鬼趣君有令昆亦有哲嗣併君其三俱拜天曹縉紳
之閥孰與君高雅量冲襟恬進潔操千頃宏敞靜不
爲濤千仞層崖陟不令勞廣文之絕供奉之豪君實
兼之所享獨饒有官易僊鬱乎峇峩二子栖焉服餌
逍遙信君所夢君必與遨逝者奚憾存者奚忉嗚呼
哀哉尚饗

祭余德甫憲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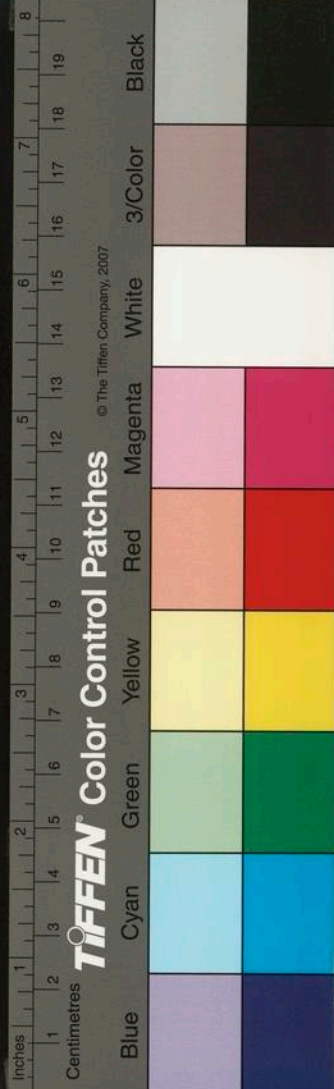
萬曆癸未云冬十一月而鄉人姚匡叔自南昌來言
德甫憲副余丈七十矣余恍然而悟曰幾忘之爲排
律一章及錄所撰再補五子篇一章侑以不腆之幣
寓匡叔壽之未報而爲今年甲申之春三月土巳吳
明卿自武昌過我酒甫洽而曰德甫以人日化矣不
覺黯然低回淚潄潄下也居一月而始能爲文又一
月而寓薊帛絮酒於君之鄉人喻邦相酌而告之曰
嗚呼昔在燕中偕歷下李誰其和者宗吳徐子君最
晚入而與李齒踞坐飛觴遞握牛耳我之少君且遇
一紀有所彈射君必披靡我以君兄君不我弟我困



家難浮繫于燕君時自閩捧鏡堯天僂行見慰爲我
橐餽分手倏忽二十五年我之起家君賦歸田去鯉
來鴻歲必一傳彼參此商同輝異躔松栢者操萍蓬
者緣追惟曩者甲乙之歲歷下一書傲睨流輩謂獨
德甫差強人意障彭蠡瀾立豫章幟探驪龍寶益女
牛氣浩蕩九派不屬三事余亦云爾萬古居寄仲氏
宦歸沾沾自論得尚孺子奚忝陳蕃數君之跡不及
國門亟訪衡廬遂傾瓦盆釣泳烹伏見子逮孫事事
清真語語直溫惆悵野別殷勤醉言余乃憮然感念
沒存重詠五子君寔首焉憶在冬仲余時忽忽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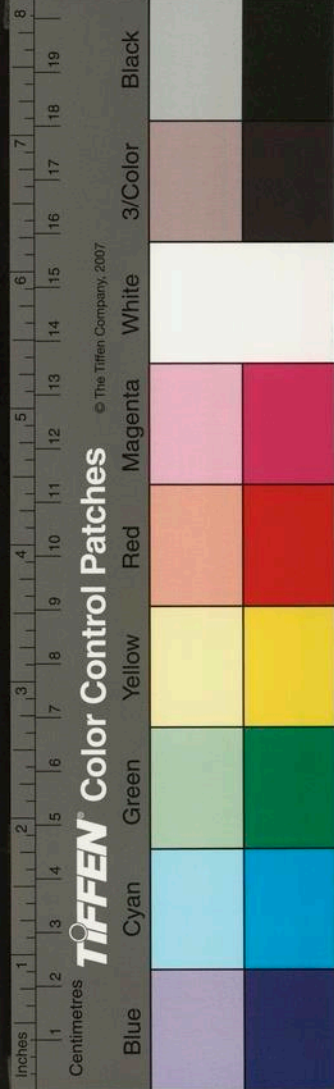
姚生謂君七袞始草新詩循以廷實佇君和音共保
元吉明卿來訪襖飲未畢云不愆遺君逝人日朗照
黯淡迴風蕭瑟沈鷺若夢徊徨如失追惟我君野鶴
雞羣風骨戍削凌霜遏雲材旣梗梓德亦蘭薰與物
無營凝神不分畏壘之里雞犬忻忻臘不必殘日不
至曛真宰何爲忌彼斯文我之薄劣學道靡獲生胡
可戀死胡足惜乃爲君痛亦復何益君神行天莫可
揣測千里生芻絮酒雞炙豈必君饗聊表余臆嗚呼
哀哉萬古斯夕

祭張起潛憲副



鳴呼張君仁以義用行不愧影寢不愧夢和若徇俗
介若矯衆徐而考之靡所不衷昔爲諸生數寄食貧
有父及昆取資一身雖至織芥不以累人無雕而樸
無滴爾醇及筮司理若驥辭早而騁康衢靡所不造
其齒則少其吏何老收銳葆精以慈爲寶晉列臺端
匪霜而寒甫埋綱輪遽禡武冠武張武也冠惠文冠浮沉外僚
我心則殫寧以枳棘而厭厥官入署留銓水壺玉衡
出領劇郡匠石庖丁護持笑單慈如哺嬰化誨冥頑
專如祝蛉君貴廉吏如貴鸞鳳其惡貪殘如惡虎狼
伏機倒射弛柙見傷失職當誅天王聖明白簡愛我

角巾私第耕則長沮居則畏壘怡怡從兒媿媿訓子
漿酒藿肉甘心沒齒大明當陽魑魅伏藏尺一起居
俾收錢唐番番黃耆厥角若崩父我母我約我周行
君之劬勞狗知感恩君之疾疢食少事煩再命甫被
二豎見援胡惠于杭而嗇于溫嗚呼久屈而伸天君
使然旋予而奪則又疑天白璧當碎疇能使全奚取
造物奚堪百年民之多蹶况彼末路誰爲縣官牧養
黎庶曰蠹曰蠹徂竊蟹步攝君正色使彼斂懼俗薄
下趨如水走坂鄉之黃口甫登仕版矯虔枕根甚口
睥眼籍君醇德相與推挽而皆已矣靡可復冀長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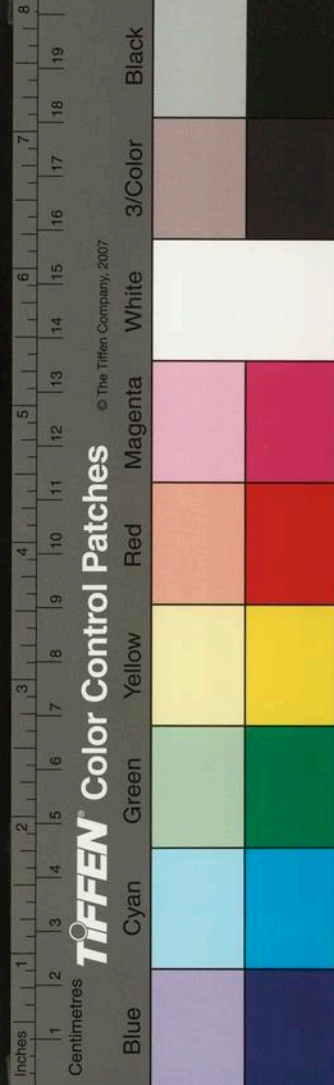


系才送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涸流亨霄塌翅微行良德消之一淚宏畧遠算束之一樽客有蒙莊吊而見啣萬蟻紛紜粒粟狗之墨突不黔志在救時盡若我曹雖存何爲念君生平食不再味是以奠君鮭炙亦贅恒瀕苦節文量匡濟俎豆其側知必無愧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學憲家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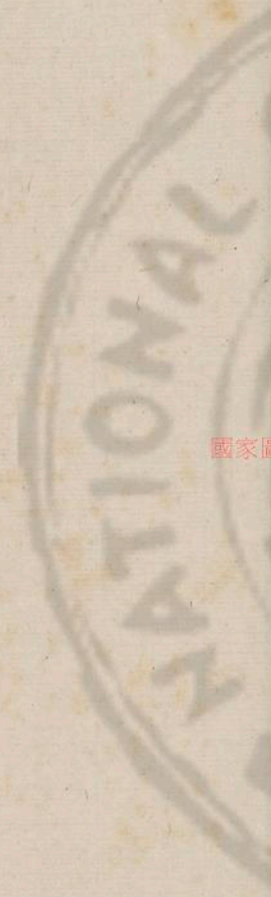
嗚呼事故不可知蓋先三載而公謝中州之學篆以歸也時長公已在二尊人膝下矣天下之所望以麟游鳳儀者虞其不易致若孟氏之所謂三樂則綽然而無所虧曾感月之幾何而封公逍遙于門則太山

頽矣內子溘然而下從則帳蕙灰矣二孺娟好相不育則庭玉摧矣公朝與哀朝而夕與哀夕也蓋未嘗一日而覩其眉之開夫上有垂耄之母曰無代養之婦悲莫悲于短算痛莫痛于斬後始以公爲一世之雄而今乃擅天下之窮其所謂三樂者獨一仰不愧俯不忤可奉之以始終耳嗚呼公之與余也始而落然旣而纏綿又旣而肅焉不知者以爲長公與仙師之所推及而知者以爲心期之匪愆公固謬推余以古人而余亦信公之爲巨賢追唯疇曩納節還鄉與影爲儔蹢躅涼涼長公繼之如鸞得鳳吾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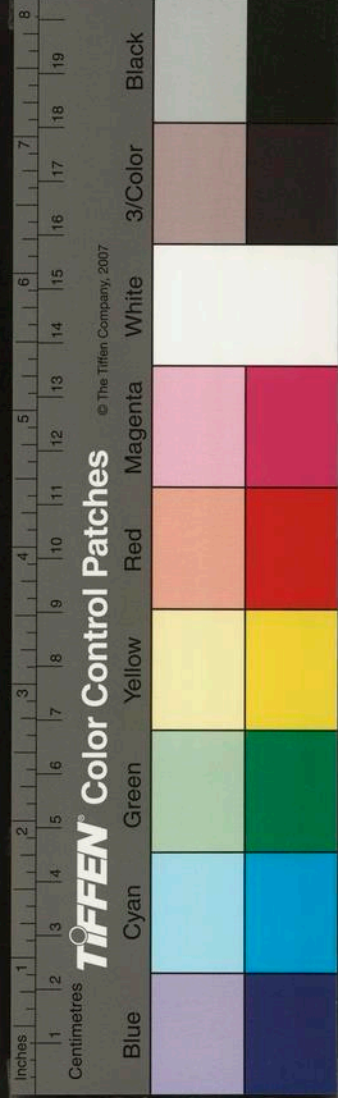


焉夷猶彷徨及公之旋世稱四王蹇余行之謗劣內
深愧其無當長公既拜金甌之覆吾弟亦膺木鐸之
聘余以衰遲偃蹇朝命物情所嚮待公爲政何彼豎
子能爲公病豈人定之虛言不能與天而爭勝余之
留無益於鄉黨僅能朝夕公之蕩藥而已而公諱其
大歸竟不獲伸執手之托雖然不朽之計余寔心諾
以俟長公謀安公於樂土之槲嗚呼公眞已矣入公
之堂拊公之几右而慘者獨一猶子欲以慰公何可
慰耶欲止余淚胡可止耶嗚呼哀哉尚饗

弇州山人續稿選卷之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5

舟州山人續稿選卷之三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秣陵顧起元太初選

新都孫震卿百里校

文部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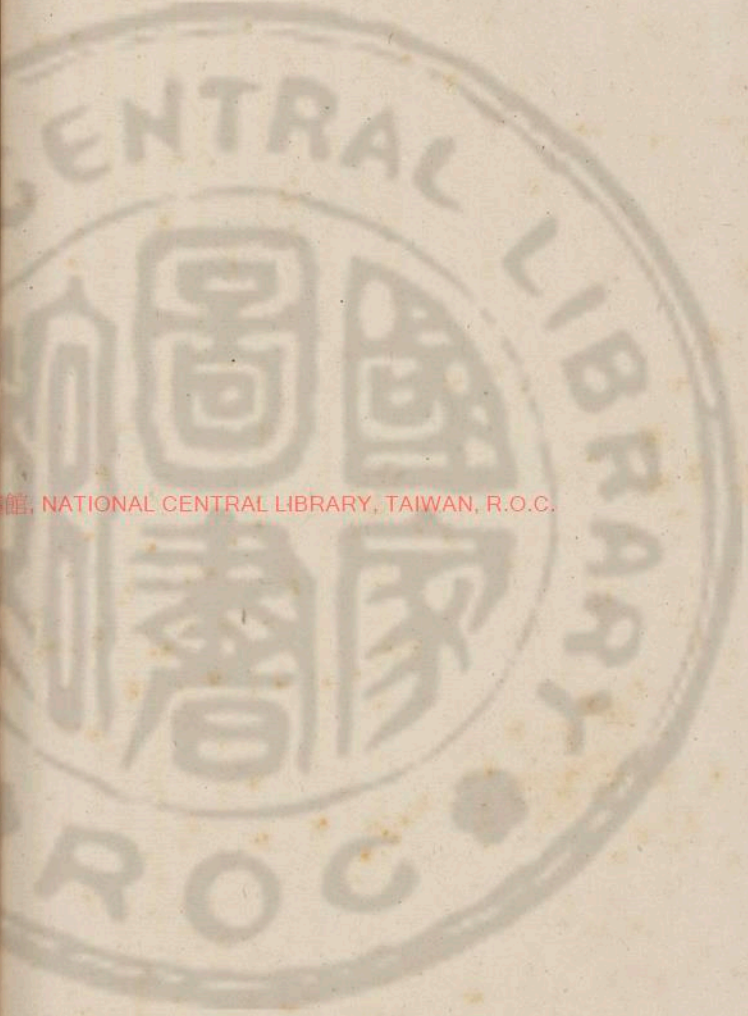
祭唐憲副

嗚呼在嘉靖中公成進士而我先公寔附驥尾南安
之政為循吏軌入叅兵謨時惟多壘扼腕言計氣攝
詩郎西川險逢賢喆廻翔一贊旬宣三提臺綱惠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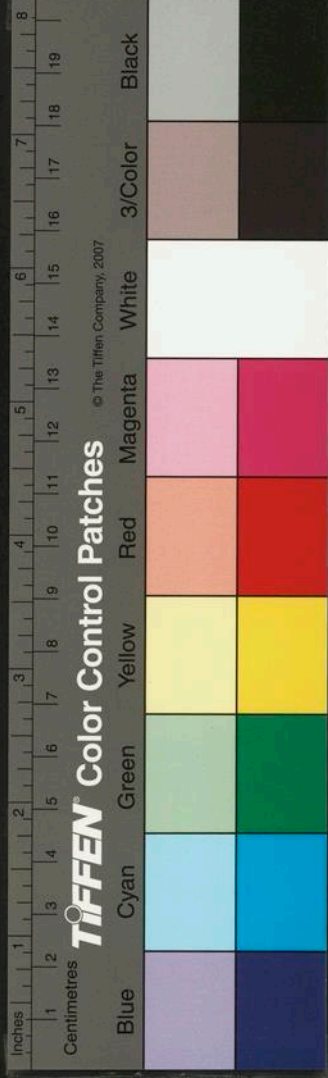
讀高廷

卷之三十

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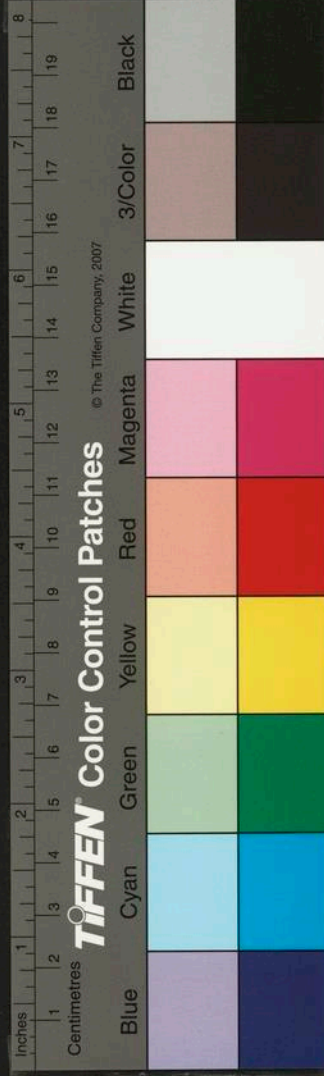


春風威乃秋霜天衢甫暢衡飈斯妬鍛羽清時跣跡
中路里社浮沉枋榆早暮或鼓或罷孰知其故阮籍
長醉屈平獨醒醒醉之間於斯取羸時過博徒間狎
樵青衣冠敦賢何必畦町清質濁文與義爲偶往貞
登朝辱收小友貞時少年寔勇於酒如衡邁融爾汝
公受晚師竺乾而跡楊朱是以隣壤音塵漸踈兩世
之交能恂然乎蕙殺椒漿餞公冥途

祭故廣州司理駱師九十四翁

嗚呼南極歛精東越泪和稽山黯其奪色鏡水涵而
無波里杵悲以罷春岳聲歇而疇歌惟大老之不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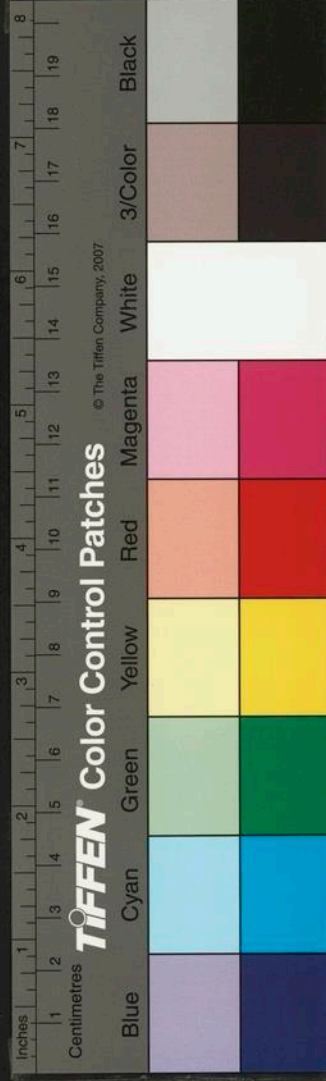
遺使我中侘傺而泣滄沱昔先公之聽鳴鹿實從公
而誇附驥謂至德之可師非服膺乎未稔貞年十五
以易從事鑿汗血之一斑謂千里其可致稱我寶刀
之詠若新刃之發硎以元公而見擬把虔贈之可憑
師因公車司理百城吏若嚴霜之被體民播青天之
頌聲偶用酒德中譏領郡十部揚而未足單辭抑而
不振貞心大度了無所恨犢留步返舟輕石鎮二袁
芄芃其被瀧五柳依依以當門或垂釣清溪或行藥
中園咲賀監之滯淫陋潘令之陵援鄉飲見推爲祭
酒齒德殊當乎達尊惟余小子叅藩於浙師來自東



醴酒時設顏猶渥丹鬢未全雪雖居間而匪私終蟬
緩以難別循是以還歲脩訊遺當伏生授書之歲致
封人三祝之辭慙穠秕之爲導實綴璧而聯璣賈鷹
揚之壯氣寫蠅頭於素絲師爲介弟擇壻而得大司
馬用是優游晚節徜徉里社惟中丞之攬轡表通德
之精舍迴夕照於維桑散春雨之甘蔗小爾從容狎
諭百年而乃帝予九齡僅益四焉忽莞爾而觀化奉
入機以周旋豈直同輩之漸盡卽子孫其溢先絮酒
炙雞遙薦靈几旣已哭吾師復潛然而念我先君子
蓋嘗後師十五年以生前而前師二十五年以死慨修
短之殊絕淚浪浪而不能已

祭姜師文

嗚呼公老而吾里之稱前輩長者蓋落落若晨星矣
公歿而所謂晨星者若將就日而益零矣風妬喬柯
霜摧暮莖旣無老成何資典刑嗟乎悲哉仁禮禔躬
孝友成性求之口無諾責省其私靡厥行蓋人倫之
師表而前哲之皎鏡也吾州之文采則有之而躬行
日且不競矣公之一宰邑而朱陵之趾其棠陰是繁
再司諭再主試而晉楚之間樾李多在門然公飲然
若不與至成蹊而竟無言方半刺之書最忽投簪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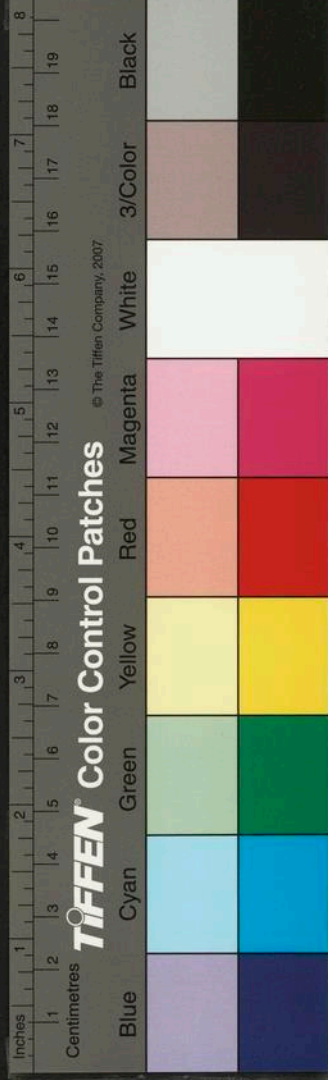


乞去迨全臺之挽留竟掉首而靡顧視巨源則尚少
擬靖節而差裕知者賞其廉恬而不知者以爲迂固
嗚呼桑榆之晷其晷偏長松栢之枯其枯愈芳履坦
而行履坦而藏委順以存委順以亡公固溘焉而令
存者傷昔公在諸生屈爲童子師貞不識公公未予
奇迨公里居始納節歸杖屨過從山顛水涯我師四
公有望九而不及三者及八而踰之三者有望八而
不及三者及七而踰之三者相去各五歲則廣推之
駱與公及司諭之朱觀察使之季也或齒尊鄉國或
望重朝野邇將舉一觴於祗林之下丰標峻而冠服

雅鬚眉皓然貞以老門生侍側而行酒炙使繪工肖
之庶幾香山洛下之社而今已矣姑飲泣而奠一觴
公其享我也耶尚饗

祭沈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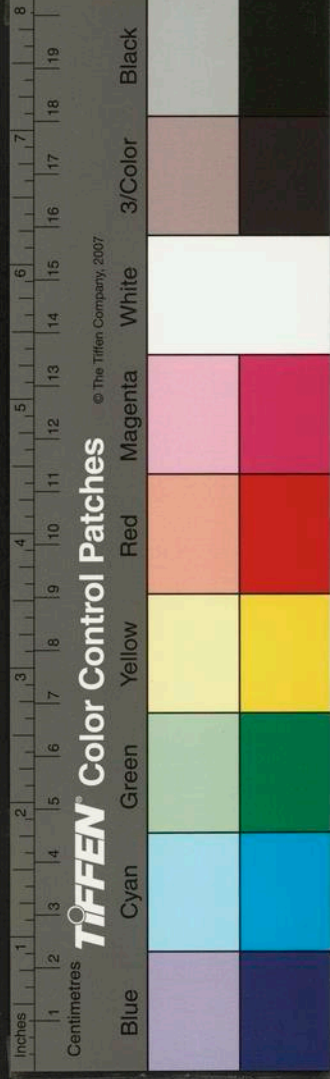
嗚呼公真大歸矣去太公之定二歲有奇耳其素旒
之飄搖儼然公父之就墓而苴杖之號踊則疑公之
猶在而稱兒夫親歿而魂追之親塋而魄依之君之
所以自處者良足而使君之子弟戚友能無感痛而
累欷嗚呼誰爲戚友繼我公媿公女我子其戚甚懿
而獨以涼涼避俗之故不獲從公之執紼然尚能爲



大招之夢以寫余哀銘幽宮之石以摠公志而予之
子公瘞也乃兩以公車之役北上病不得躬湯藥歿
不得治喪事今茲又不及隧以觀公體之封閉將何
以解也公用雖晚而不失進士官雖薄而不失循吏
閭左銜德交游服誼且夫萬曆之世公以精廉核察
聲冠兩河而藉畝之令下寧奪時相操切之意而不
使藹乘之主下與小民爭利夫仁者必有後公之後
穰穰而濟濟者寧非公之所自致耶公亦可以少慰
哉尚饗

祭周師及陶夫人

嗚呼夫子之弃諸生也蓋九年矣乃始議塋葬而陶
夫人之逝也前亦一年矣乃始成合丈夫子二玉立
而賢孫枝之長者嶷嶷而少者之娟娟去其堂則棖
棟之煥然歸于域則松栢之卷然有一門生蒼顏華
顛敬享以不腆之牲而爲之執紼以相後先又勒辭
於隧中之石以傳夫子當右顧夫人而問曰吾其安
於瞑矣夫人當亦欣然曰夫子勗我以代有終也庶
幾不辱命矣然則存者當有悲而無憾沒者有不作
而無不辜其茹我耶否耶後死者亦安能久耶余能
不夫子之朽而能不自朽耶夫子其終茹余毋使余



疾首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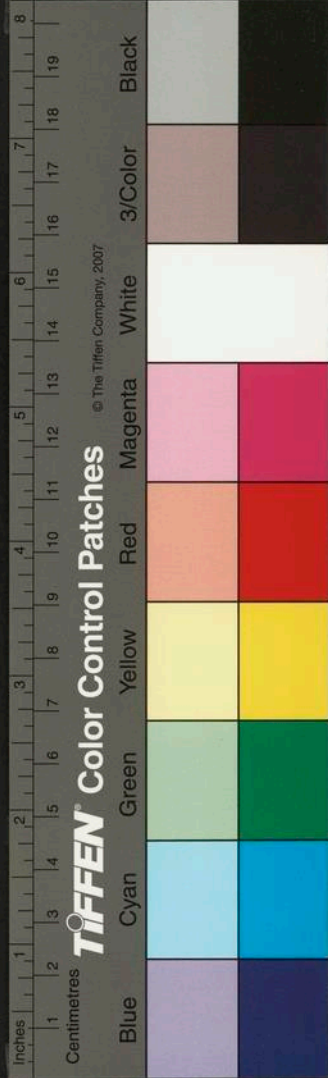
祭葉敘授

嗚呼翁之長余踰三十年其在戚屬亦吾父肩凡兩
司鐸聲東南天胡爲曳裾偃蹇兔園屣趾嚙雪竈突
避烟晨趨戟門使余惻焉食飲湯沐薪爨襍駢肥馬
鮮騶出入後先有所陳諷王亦鮮顏予告東歸郵
繻用傳惠弗克終豈余則然翁甚伉直不爲機關履
坦而行委順而旋隱酒隱詩竟以天全晚有聞孫登
鹿鳴筵三老祭酒里其舍旃翁之風骨鶴癯松堅翁
之襟懷躍魚戾鳶目細而方匪聃則錢胡爲一榻委

晚其間豈厭世紛而歸道山余所愴者念舊懷賢竊
以薦翁溪芼圃荃尚饗

祭故教諭朱師八十三翁

嗚呼元真未滴乃篤我公至文無章大美弗庸釋褐
米衡仍司伴宮三詠菁莪衿裾躡躡資籍漸深旌書
婁下未晚除日將寄民社而公翛然巾車返駕徜徉
清泌婆娑桑柘五畝之宅邑田中半土母改闢室必
仍貫肉辭羸簋衣取掩衽恭不敢先人以爲悞貞年
十八從公受經半歲而必貞忝先登春風藹然絳帳
餘馨公遜不居以我爲朋始貞倦游公尚家食朱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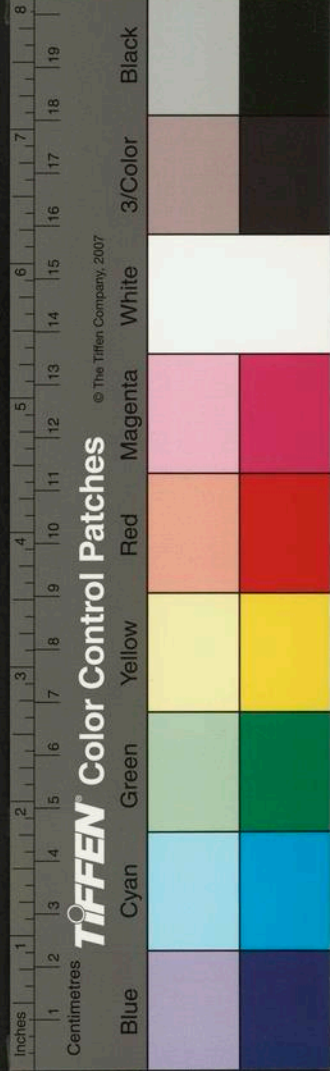


青衫先後解職公眸炯然髮宣齒白自悵蒲柳仰羨
松栢偶語二客我有駱師九十四年視履不衰公少
十齡行將及之二客啞然俱已騎箕余痛失聲仰天
而譁駱猶異方公實鄉閭含歛弗視余乃非夫秘不
發喪抑誰之辜扁舟載浮哭公殯所屈瓠爲壺折荷
克俎醪青饋崇神其茹吐倘逢駱師方駕天府嗚呼
哀哉

祭李進士元經

嗚呼先生宗伯猶子光祿素封策名公車游秬國雍
三十餘年而弗竟庸出入靡時惟意是從舉體無凡

有好必工姑布子平方藥射覆尤喜堪輿如亥如癸
籃筍布帆窮水走陸見爲任俠中實長者敦睦宗姻
愍惻鰥寡間發氣誼多所施舍有田百頃依稀鄭公
與客共之食恒不克是以中挫裁足自供探奇志怪
抵掌捧腹謔浪風流惟日不足七情所鮮哀懼惡欲
余壻慶門齒偶相若余弟辱交深肺腑托晚合太原
過我尤數忽不見者垂三月餘乃聞善病與食飲踈
蟬蛻一榻條然太虛治命洒洒不三言足歸骨龍山
爲期必速蔬食玄酒毋煩牢肉嗚呼不脩淨土而中
無穢不希長生而達生趣有丈夫子雙壁並峙蕙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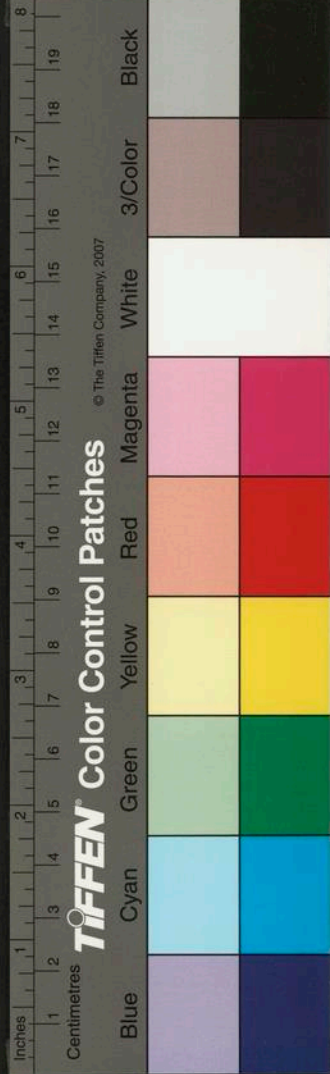
蘭蒸玄酒一卮前死後來能復幾時靈胡不樂我亦
奚悲

祭章太學衡

於戲張君少負材美名公之後循吏之子既閑筆札
復習詩禮動則春風靜則秋水吾以吾弟托交媿戚
每過君里遊從莫逆客必選佳坐必卜夕豈無顯者
踪吾莫得昆湖之陰虞嶺之陽蘭舟筍輿相與徜徉
見卽欣欣如魚出防別轍昏昏若鳥倦翔垂及二紀
吾栖祇樹君病叩關強再三晤雖柴而墨猶甘七筮
曾未幾何報君物故疇爲肺腑伸氏與張喝癭以趨
治君之喪衾棺旣周三月乃塋誰謂君貧松梓成行
嗚呼生寄死歸賢聖皆有生不眉顰死無心負桑戶
返真伯倫全酒醑君一觴爲我釀否

祭華明伯廣文

嗚呼昔我秋官公不近名而爲善不責報而後施其
富若傾邑而其仁重於天下後世顧自賢其子以先
生必能暢不盡之蓄而光其聲於來祀乃先生官不
能隄一命名不獲沾一第余固已惜先生之邁而閔
其志夫先生之於文枝葉於廬陵眉山而根抵於濂
洛洙泗夫豈惟質古而有合抑亦通今而不悖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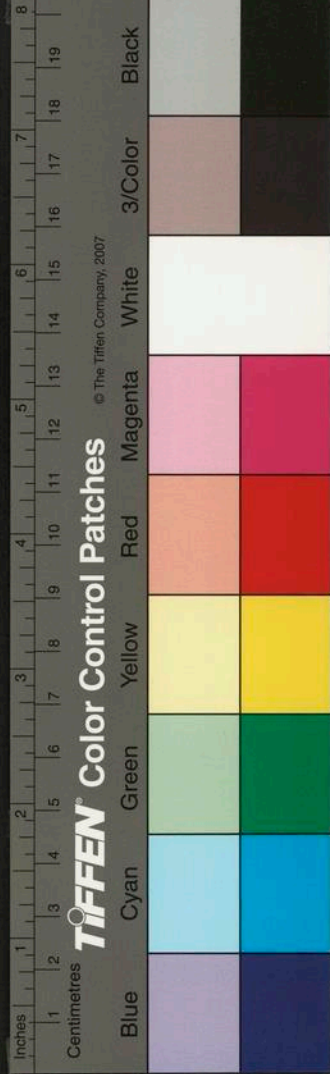


學自九流百家三倉八法以至於齊諧之所識述皆能略筆其辭事矣宦雖不及達然亦優游廣文自足乎青氈之味矣產雖稍勞落然亦從容素封不至爲樂饑之泌矣雖恭默不言而義方之訓自行於子弟矣雖垂楚不施而內外之節肅然於閨第矣晚而杜門息交絕贄不識者以爲恹若簡而識者以爲於陵之不取不予季路之不求不忮矣蓋造物之於先生故有豐而有嗇而先生之所凝承亦有通而有救通者固周旋於禮法而救者尚不失爲仁義其嗇者不過人世之浮榮而其豐者絳縣之甲子矍乎其善飯

庭之蘭玉森然其有繼吾翁若翁固托驥於疇昔而子吾女復倚玉於茲契余少於先生十五年髮且種種矣夫何羨於後死亦何憾於前遊敢酌楚客之漿聊以當雍門之涕惟靈爽之如在庶不我乎遐棄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少師李翁

嗚呼天篤聖君必有賢臣天毓賢臣乃昇吉人吉人者何我永懷公寔生少師乘時奮庸少師作霖以膏九土誰爲出雲公實大鹵少師作楫以濟大川誰爲產材公實名山凡此相業曹隨宋守歸德於公少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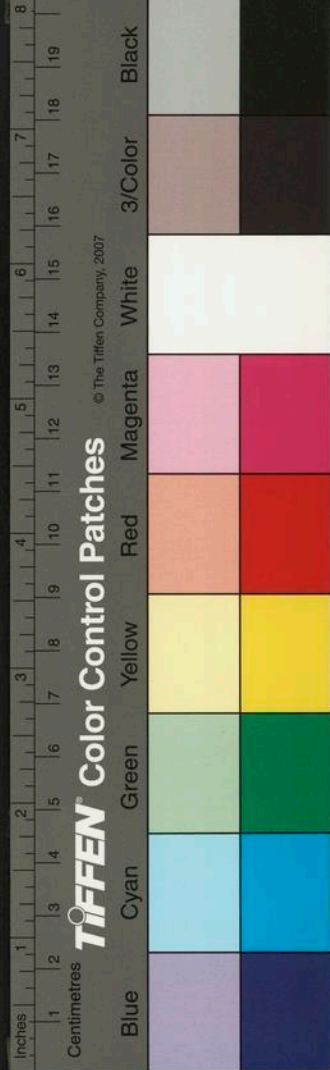


系系通 卷之二 九
不有凡此相門衣錦佩璧歸報於公少師不食公有
賢配如鳳如鸞公有喆孫爲玉爲蘭過公之里太和
所委入公之堂百順所萃觀公之容藹若春融接公
之談穆如清風世樂婆娑久而厭之倏焉乘風煜然
化箕貞等視公寔大父肩少師視貞子帚之間驥脫
服箱康莊鑿落驥首長鳴追感伯樂所以南州千里
酒絮今我一觴府主之父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封君宮簪

嗚呼地旻天傾大美弗圓生人之趨時或闕焉公核
其羸造物所專七尺長軀其腹便便龐眉脩髯豐輔

隆權疑若斷山靜若湛困望之儼如卽之溫然素封
之業植自任樊公享其成行德匪艱出肆成均簪甚
豪賢丹穴雙雛日升霞騫以官官公溫綸自天被紫
橫金乃朱其顏望爲大人又若神仙庭布羔鴈巷咽
旌旃守相弭耳待公一言公有獻納而無居間太原
之宗厥指累千是煦是育俾糜顛連申以義方弗納
於愆藝菊東籬欄藥圃田伯解玉堂仲辭豸繡歸而
侍養委蛇左右五福疇倫三樂備邁云胡美疾纏綿
孱憊百身曷贖萬方莫救人不釋然公寔龐茂將等
松喬而僅中壽公不釋然二子猷畝蒼生望霖屯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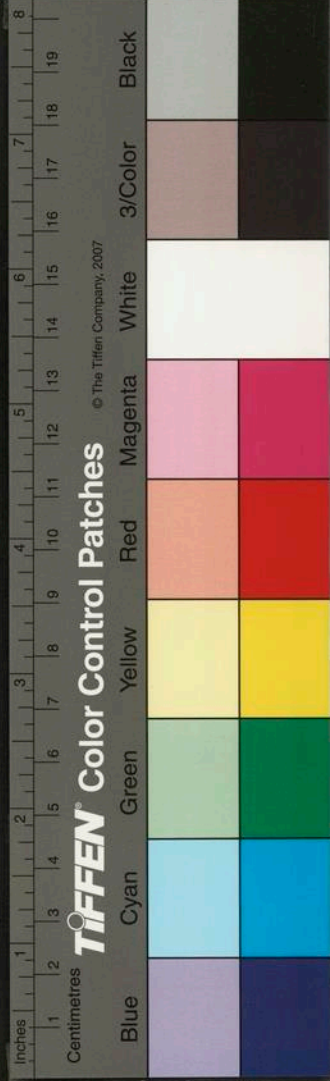


未究嗚呼寧復如公侃侃蹇直而指必依厚寧復如
公崇躋九列而服膺猶舊寧復如公河潤九里而不
矜其有寧復如公游寶藏府而雙振其袞寧復如公
處江湖而練朝典如世胄寧復如公謝子墨而談術
如懸雷是以宗惜著蔡鄉追典刑虬峯隕獄牛女摧
星一識含辛間左涕零惟余與公里閉同生公推長
年余忝先登自解郎帥事公以兄處則接席出必聯
乘我飲公舖各出所能晚與伯子受軟師盟視公季
父改服趨庭我心則降公讓未應若小子懋忝伯同
升公撫以子或禮以朋自公之疾寔乖寢與公疾小

損余七爲贈前是三夕坐而几憑謂余不興交非世
情焉覩起色杯酒沈冥德音琅琅余耳猶停愴恍化
鶴汗漫騎鯨生死各天欲哭吞聲爰臚瑤席爰薦清
醑陳我卮辭慰公千古爲賢者父爲仙者祖
皇綸旦夕踰於袞黼郡國流芬衿紳騰夢然此世榮
曷足多吐有薨歸然易仙之府導師金篦其光燭路
不昧本來卽復而所母若世愚搏作黃土嗚呼哀哉
尚饗

同鄉祭贈詹事學士王公焚黃

於赫東海孕英爲公肥遯丘園賁不于躬乃篤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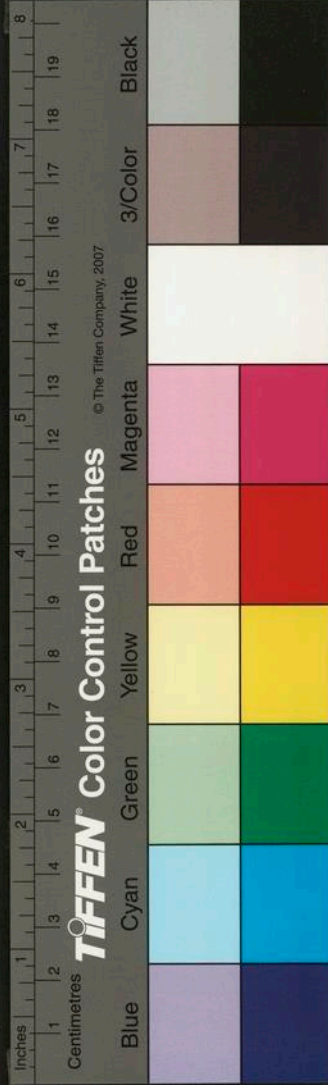


祥麟漸鴻乃篤聞孫雙鳳二龍公既全歸久而顯融
國有大慶爰自兩宮 聖孝所覃庶尹羣工惟公父
子歿贈存封鶴禁鑿坡水銜再重煌煌天章華袞竝
崇寂寂佳城頓迴鬱葱宮詹拜前後者秩宗守令牛
酒鼉鼓逢逢竭厯田父謹諄兒童公辭玉京駿虬旒
虹何以徵假肅然靈風

祭韓封公侍講

嗚呼鍾扶輿之盤礴襲東吳之英異旣姪脩乎儒術
復躬勤乎稽事口無詖辭行不詭類及豚魚者中孚
之感通神明者孝悌之至然而名不登於有司譽不

出乎闐闐田彼南山樂此清泌是用天錫之報報以
詰嗣伯子樹惇而工良技挾岐黃之特傳將仁壽乎
一世遂篋農書列籍下士次篤仲君蔚爲國珎射金
馬之清問窺青藜之秘墳進講東觀教胄成均三衡
多士偉哉以人贊陪京之禮樂佐常伯而擘星辰公
起衡門遂階近臣亟賜黼裳婁拜王綸惟鴻漸之飲
食衍衍覩燕居之德容申申割上方之腴供沃大官
之上尊而公若固有之黜盈削忻羨榮者以爲布衣
之極而杜機者猶謂畏壘之民八十三齡泊焉一夢
等彼吹光中無搖動祝史告公以大歸素旒飄颻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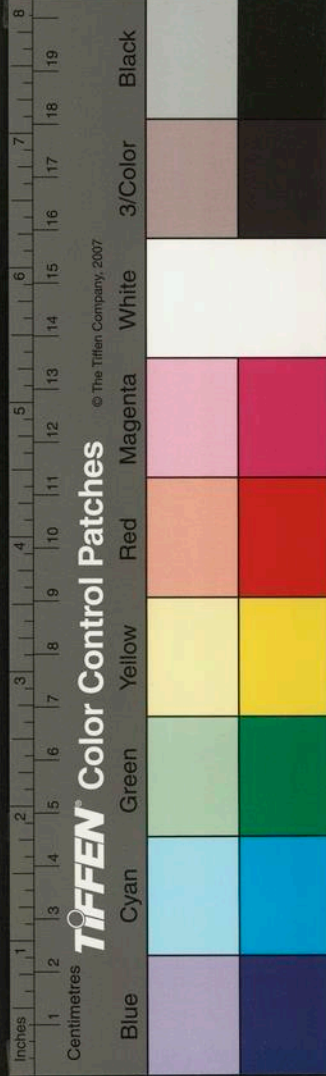


霧霽合九郡之素車填雍門而馳送殯露之章轉唁
為頌惟門生與誼故流西州之長慟貞私寔深其敢
忘痛絮酒藿炙以為公供且祝之曰公其緩轡行將
有宗伯致奠司空致贈以大賁公之壟公能無陟降
哉尚饗

祭封少司馬雙塘汪翁

嗚呼惟汪代為歛鼎族其指不億惟伯父惟懿亮夷
真比於周家以本發跡中播於鹽弗愛厥息爰礪我
鏃豐我筴選而薦之有司亦既僂獲迺曰淺用我於
武而弗我悉我其舍旃穆于雙塘之室厥室伊何

丹竈是容客有羽衣翁眸遽青顧謂所知彼豈廷我
黃金可成是以太夫人佐之勤而橐卒弗盈伯子玉
立為國司繩上若曰予一人所馮推本原始夫是以
十五載而三錫金紫仲食伯勛超補胄子翁如弗聞
也者曰母廢我耒母潤我屋母表我里鹿裘籜冠狎
步眇晦醕醑醢陶然而已伯子賚宥旦夕三事而
弃其司馬以請將二老人之繫用弗寧於位上謂銓
宰母奪司馬志惟孝惟忠予所借毗伯子言旋以耕
代祿躬為子職仲砥於學以志代物翁志乃懌廣猗
之中太和融之遠邇參之此欲界耶而有仙都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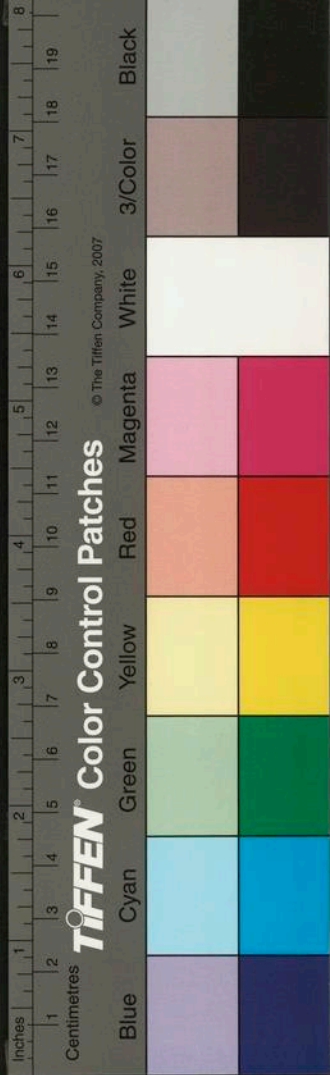


於宿爲弧於喬爲松伯也冥鴻又若臥龍仲九苞其
彩而汗血其驄以此旦夕胡曆弗綿以此湯藥胡恙
弗痊而太夫人溘焉以先甫三週而翁亦遂厭人間
夫此人間翁何厭焉豈生理之適盡將天期之不可
遭嗚呼伯父惟小子貞獲齒薦於司馬惟司馬寔覆
露我而又勤誨我遂波及于小子懋是掖是假俾捧
盟盤於社小子貞兄司馬而弟仲子以逮懋左提右
挈思樹風雅俯仰天地其和調彌寡翁之履順靡所
不寄竊所深虞疚此存者嗚呼黃之山抵巇雙塘之
水瀾瀾所不跡往而已神馳絮酒雞炙跪而槭詞不

朽之托將任之豐碑也哉

祭劉封君

嗚呼古稱盛德獲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然至身
爲德而能貴其子子貴而能及其身此固造物之所
靳予而世之顯者又或羸於天而畸於人公學窮五
車而業困一第蓋髮垂頌而始觀國之賓其初可謂
屯矣及廷尉君之駿發也甫踰冠而翹然遽登乎要
津夫仕莫崇乎九列錫莫侈於三命尼立三朝而公
三得之易於人主之一嘖考功氏之所馳者曰文
譽茂揚行誼克敦司封氏之所嘉者曰行惇孝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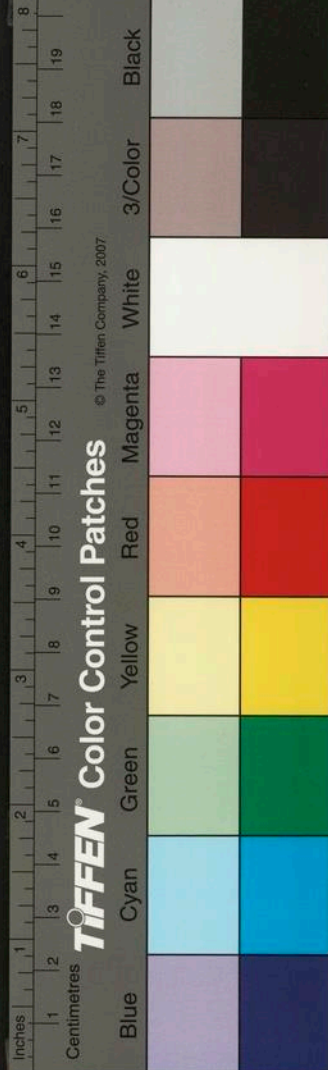


具經綸乃至飭躬砥行學古通經則又公之所被於
光祿勳者也今夫士冥脩於衡茅之下而受知於九
重之尊其所寵靈光大亦足以自伸矣然公受之若
驚享之若畏過其里者疑其畏壘之居而卽之者以
爲義黃之民不琢其文以還渾淪謂齒雖毀而復覲
髮雖頽而宜鬢胡一疾之告彌遂奄然而返真豈所
謂五福者不免於考終命而都官若盧之獄不當爲
廷尉不寬之民耶貞宦游公卿又辱與公之子親
乃不獲贄帛以登公之堂而歿不能執紼以從公之
輓徒結思於巴江與三峽之蒼雲晚銜悲而奏夢聊

以托於芷蘋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封君

嗚呼公年七十旣壯而康志慮淳明體骨堅強穆如
清風藹若春陽有子而賢伯曰元方初典雄州三輔
之望入丞夏卿謀謨孔臧 帝嘉厥源庭誨乃章文
鏐輔腰朱紱斯皇械全楚材若柱若梁桃李之陰覆
及公墻公志甚懌而氣亦揚用是耆指其慶莫量干
旄溢填羔鴈成行忽爾仙游譬被朝霜賀者在塗哭
者在堂彷彿聞歌萬年之觴玉醴餘尊化爲椒漿福
善豈爲天命靡常貞所惜者老成凋亡公如不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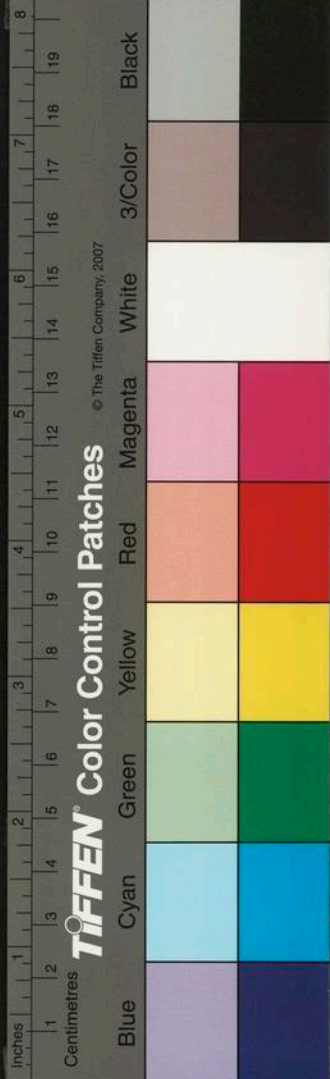


神洋洋或俯而歆或升而翔尚饗

祭馮封君

嗚呼翁之躋耄而方伯公治我四郡兵事也則四郡之搢紳先生皆有言焉其言雖人人殊致然大要謂方伯爲國之楨而我翁爲國之瑞其祝翁者願翁無疆之壽以表爾東浙若威鳳祥麟之儀游江山峩然而增麗願翁無疆之壽以安我方伯公小則儲胥乎江左大則屏翰乎宗社若應龍得雲以天矯九夏銜枯而望被旣方伯公舍我而袞衣全楚也則某等日先其子弟勤竹馬之候於南浦翁里居而杖屨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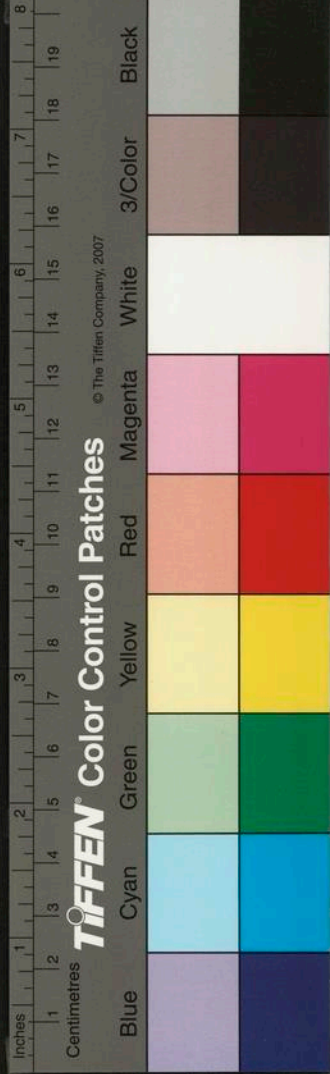
也則某等又日從父老後效臺菜之祝而東覬如是故未已也咄嗟哉異哉此音胡爲而至耶將翁福之全而爲造物者忌耶將我民之無良而不令沐方伯公之賜耶不腆千里之肺與鬱鬯之酒侑以薌若幣而寓翁翁其爲我吐之去而乘飛鴻之躋上賓於帝若曰女其逍遙於易遷之宮以需列眞位母致方伯毀母久宅憂於里世人望方伯如望歲焉然則翁履順之歸歸爾眞宅洋洋乎我曹爲胡爲戚然於遺脫方伯公南溟之息息不過六月蓬蓬乎九萬里而風斯在下我曹又胡爲怒如虞其不終惠耶



祭沈封君鐵山

嗚呼天不可必以公明德而上有令父爲公啟家爲公作則公有令子叢蘭握璧其二顯者中外列宿炳焉華國謂天可必以公明德而綸封甫頒鼎養未極歌者在堂哭者在室凡此二端循環莫測七十之年世所夸擲於人爲羸於公爲嗇嗚呼波岫眉睞冰雪膚緻瑩如姑射輕則若士非骨而仙則養所致彼二豎子何能公懋神與天游六鑿自避妖哇旣遠穠醇罕嗜坦蕩朗洞虛和夷粹適已內足不求不伎與疽何與而發於背仁心爲瘡汎愛親賢卹沒存孤生死

一言任到慙交張范差肩環沈之里惠慈藹然我廩我帑資之若源排難息諍乃有居閒雖行富德毋侵吏權造化何忌而奪公年公之夙悰托於吟咏近師香山遺適吾與公之餘事書爲草聖遠慕山陰天然欲勝沾沾自喜媿媿必應虹霓繚戾龍蛇拏競夏敦商彝漆書壁經楊杞金石傍逮丹青黃衣小吏白馬豎生亦復搜采以破沈冥千載目前使余神醒惟余小子托交三世所謂令父淵淳嶽峙所謂令子鸞翔鷺逝而公其間或喬而踈或梓而企無憂作述尤欣志事少憾者壽難測者天獨我莊吏笑曰不然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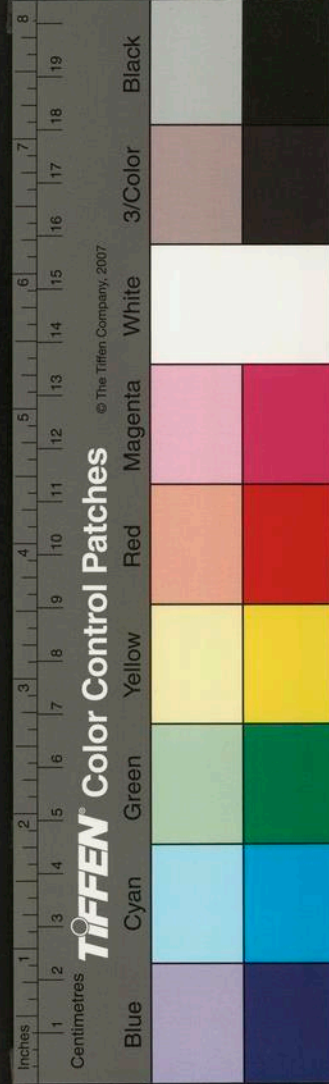


阿衡壽極彭錢乘此業識苟娛目前當其盡時誰能不憐嗚呼有身有患無生無滅區區五福么麼瑣屑真宰戲爾搏作一物擲而還之如鳥籠脫自茲以往誰筴誰括縱橫大年調笑日月公其首肯爲我一醜尚饗

祭沈封君硯山

不佞始而誦公之祖水西先生白簡之文則知其練事扶義編鬚批鱗蓋嘉靖間一直臣也旣而接公之父守西先生於庚午之春則知其淹洋辯潤博解人倫蓋隆慶間一通人也又旣而與公之伯子游又一

飲仲子於吳江之濱則見其鸞停鵠峙玉琢蘭芬宛然衛叔子杜弘治之儔而藹乎其可親也不佞旣幸而知公之祖父與公之子伯仲君然與公僅一見所依稀者公之貌而所聆者數語之寒溫第以公之父而意公爲令子以公之祖而意公爲聞孫以伯仲君而公義方之訓奕奕乎其有聞旣又久之而公慤亮之度雅素之風漸得之月旦之真公甫踰彊而伯子貴甫及艾而仲子顯下大夫之服與天官部之典卽身致之者不以爲晚而公鬢鬢朱顏與諸耄耄之封公周旋於文酒之社而無少倦豈意服政之年而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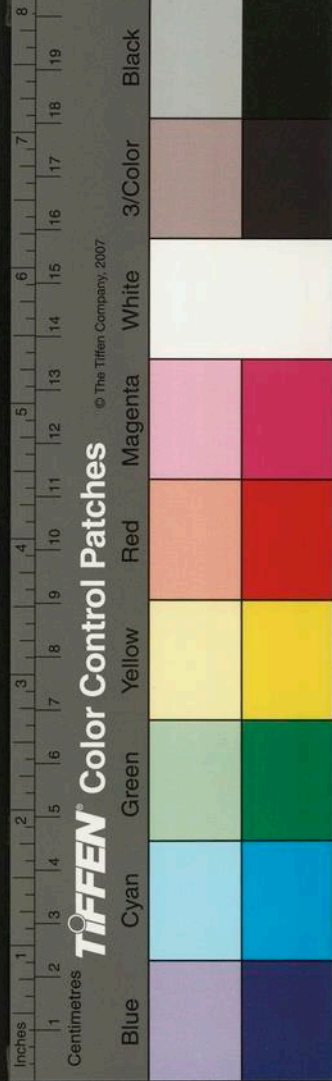


膺賓帝之選嗚呼川盈日升衆以擬公福之無疆弄
月吟風衆以擬公樂之未央舉人間世之所羨忽一
旦而奪之而歸於烏有之鄉豈非凡之慶不易必者
取之若寄而福善之理最可必者倏焉而無常雖然
公有名爵生不爲徒公有令子歿不爲亡公又安得
不夷然而舉不佞之一觴也耶

祭俞仲蔚

維萬曆七年己卯秋八月癸酉朔越三日丙子俞仲
蔚先生卒其又六日癸未友人王某始能以酒炙羹
飯往奠而哭之日嗚呼仲蔚天與之隱俾辟世塵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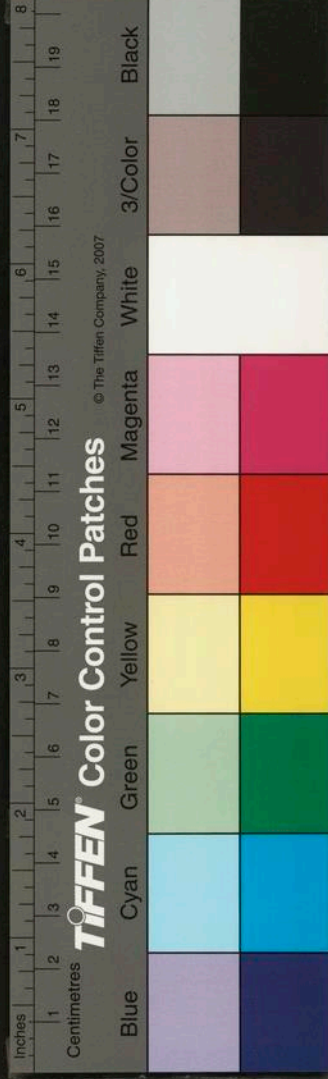
與之文隱不就淪天與之貧俾滌世態天與之德
不見憊天與之藝輔文而行天與之友翼德以稱凡
子之羸皆受之天其不知者以爲嗇焉有子而癩有
媪而衰有孫而孩有女而嫠人所言嗇嗇于目前吾
所謂羸則千萬年在漢恬冲無若叔度微言茂聞胡
以殆庶在晉藻雅玄晏先生未究八法墨池隕聲子
之於詩上窺建安盡洗色澤天骨巉峴其於他文單
辭輒工衍爲賦誄亦表春容子之於書愈小愈妙柳
骨褚姿鑿山陰竅稍縱而行襄陽米顛強弩斫陳兒
駒嘶烟與子劇談耳不盡酬稍出片辭確乎陽秋入



子斗室春風藹然雖邈闕闕心遠地偏子之閭左干
旄時溢及乎公庭愛絕子跡皂帽蒙頭隱囊庇肘手
綴目營圖左書右徐淪清旃時進甘果調鸚聽鶯日
以自課六合之外子或冥思一室之外子不與知營
衛精堅可永無敗如何一疾遽爾長夜嗚呼仲蔚吾
昔進子以交子與自是三人遂成爾汝徐生沉愛惟
子是篤慇懃分橐嘗疊推轂徐之不祿子後我先入
霄痛哭拊棺一言窀穸之期爲樹豐碑我文子書曾
未移時子亦告逝誰爲終此二子之責俱在後死月
晦叩門子病向欲回眸眄矐托我以臆誰謂一睽地
老天荒遺骸在木遺文在牀他所不能能使不朽所
不終事有如此酒嗚呼哀哉

祭張聽泉

嗚呼公年七十九矣而後終其終也人猶惜之蓋以
百歲期翁也有子成進士爲循吏矣而後終其終也
人更惜之蓋惜公之未封也然是七十九年之中衣
取足體食取足口而已未嘗一日而慕乎外之豐別
味被色按宮調徵所以熙春陽而娛子夜者未嘗一
日告憊而嗟窮人見其恂恂乎似不能言而不知其
制行之信果其貌退乎若不勝衣而不知其精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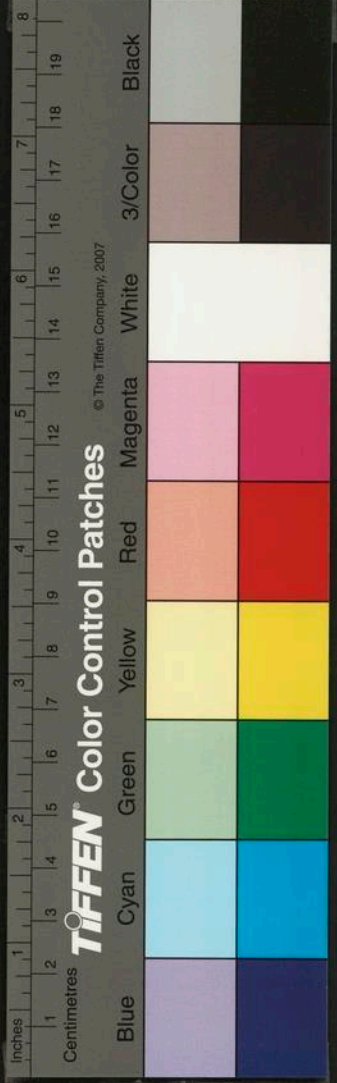


內融是故為翁之鄉後進者推翁之誠慤而謂其為
 王彥方之伍為翁子之邑吏民者感翁之義方而謂
 其有萬石君之風然則壽何必百歲而饗何必萬鐘
 人固戚然悼翁舍白日而就長夜翁則怡然謝塵累
 而游乎太空雖然老成漸凋藉壯為雄忠信漸薄倚
 器為証既不能起翁於九原而回淳古當從孝廉於
 里間以厚道而日相襲若有酒匪匪有肴匪匪崇薦此悃
 誠為我從容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仲慧

嗚呼子之襟宇玉潔春溫子之志意鳳矯雲騫發為

文詞芳若澗菘其猶鈔齡燁若龜瞰絳河天杓赤手
 可捫而厭世囂折節師門曷不華陽蕭條其鬼兒女
 之私諧此媿婚一疾彌留投誓蟬媛夫豈子心子寧
 食言大宅盡銷方寸猶存易簣之際皦無瞽昏嗚呼
 凡世所惜蹶駿康衢嶧陽孤桐饜而焦枯秦庭隕壁
 夢澤淪珠衰嚴病慈仰天嗚呼門戶何寄宗祧曷圖
 少婦紅顏總帷影孤撫此弱息厥聲呱呱如為子寬
 母君蒙莊殤子椿齡彭聃天亡天地道盡我何盡傷
 縱浪大空擲憂混茫其言雖大大而無當凡此二端
 吾不子陳子既皦然必無墮淪父母以前誰為子身



易簣而後子爲何人金石可敝不敝者神天地有盡
無盡者真何以凝之用志不分幽明路睽其理則均
我師洋洋靡所不臻不見堯率乃先世親子其前驅
我猶隔塵明水芬椒鑿此微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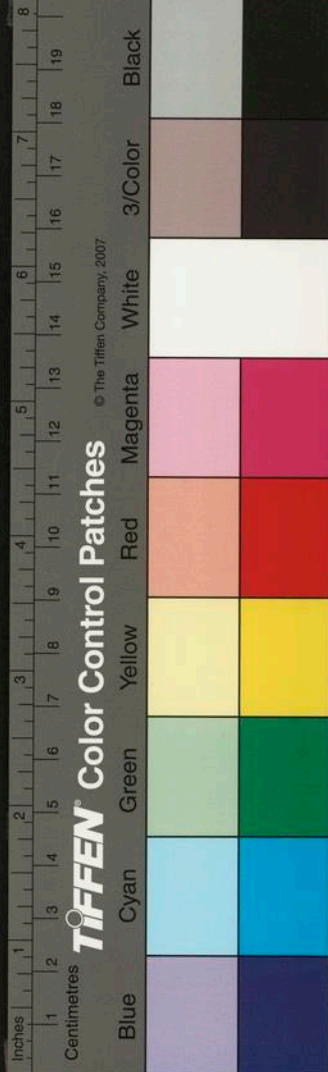
祭奚生

嗚呼惟外王父晚有媵息爰歸於君遂來稱戚惟君
之先有良莠裘遠若仇池瘠非寢丘君少而成師織
倪蜜以勤奉入以儉奉出聿拓其家有子及孫何必
蘭芝旣芬且蕃豈伊觀光而游上都拮据握算竭蹶
脩途君朱其顏而甚鬢髮胡爲一疾永與世訣載酒

崇肴餞君九泉無盡者人有盡者天

祭邵元化

惟子素儒溫恭樸茂學足潤身材亦肯構余少不敏
辱從子後子游泮宮屢膺都肄見賞通神謂爲國器
蹉跎不偶遂謝學事歸守世業以醫自名家有神膏
立令死生治無擇富讎不敢羸有嗣頴發遺經是篤
文禽五彩見者屬目攬輝未試扶搖可卜課耕之餘
佐以儉勤年踰下壽產過中人胡不鼓缶拮据累身
筆研之交瞬息四紀洛洛晨星獨余在耳漿酒雖
薄有淚薦子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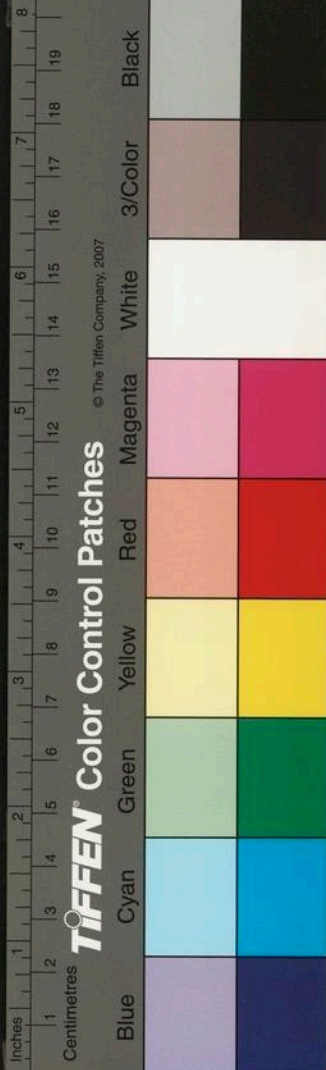
祭汝康宗老

嗚呼子我宗老既貴且賢爲鄉祭酒八十二年擇履而行揆雍乃言薄取存予以全其天始用經術斐然名士廉不近名和不失已出入中外數蹟數起雖則數蹟竟被金紫疇謂造物拓之使歸上有親侍下有兄依二簋蕭然戰勝而肥蔗竟逾甘梓里晚暉余行雖前敢慢其二張拱以趨寔爾駘背昔者稱壽期之百歲曾未何時展轉牀第月朔之前黯淡數語若所深憂匪以外侮愛子稚孫責在存者膚肉垂盡所寄肝腑迫欲走訣計音隨來歿縱子寧余能不哀薄俗

闕墻亦已殆哉王誅鬼責子無軫懷尚饗

祭大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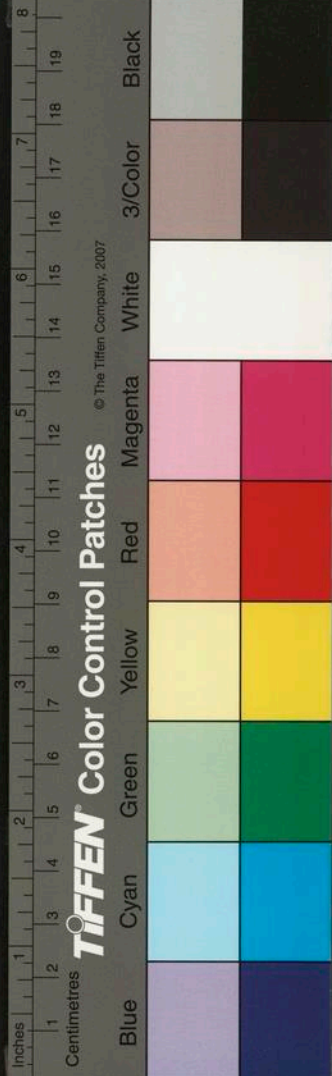
嗚呼人之所難得者壽兄至七袞而後終壽矣其服食導引之志則若有奪焉而未獲究人之所相高者曹兄以王父叙而得官貴曹矣其膏晷窮年之志則若有阻焉而未獲就仕而留省官臣幾矣兄欲宣名汗青而不得則刺刺乎竟沒齒以爲疑子而玉立芝茂奇矣兄欲其拾芥金紫而不得則營營乎目懸旌而如有追兄既不滿一世之人而亦不能使一世之滿其身蓋其所自負者大而其所自信者真是以釋



系系選 卷之二十一
禍而尋坎軻桂冠而就沈淪羨者以曼容之善退而
惜者謂仲翔之相屯嗚呼痛哉貞荷 天子恩納郎
節方擬從諸兄弟而優游里中胡僅一歲而妬我仲
君乃復妬我長公也且我王父有我二父而爲諸孫
者六前妬仲君貞固以拊心而內痛今奈何使我獨
稱兄而不獲鴈行以從容憶孟春之晦爲兄薦百歲
之觴兄尚勉舉而醕之今者孟夏之陽爲兄酌各天
之卮乃弟勸兄而不酬卽兄醕而弟不知自今而往
卽與諸季從爲竹林一日之期能遽忘於二逝者而
不悵然以思泫然以悲耶嗚呼痛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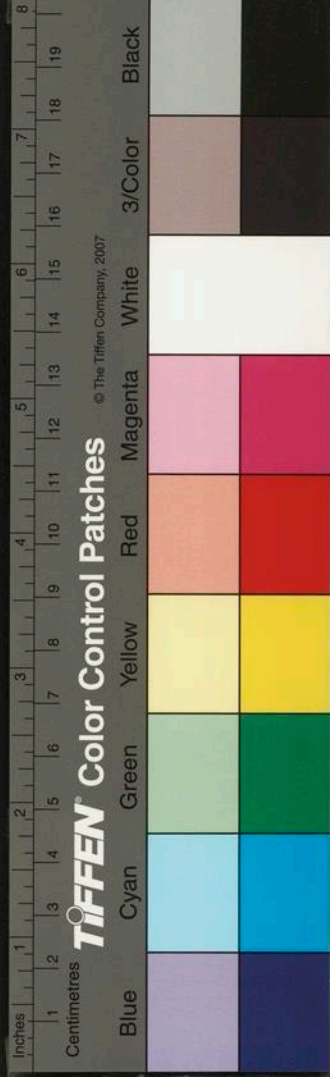
祭長房仲兄

嗚呼惟我王父寔鍾雙璞連城旣剖乃有三鼓奕奕
慶門丈夫子六中違廢著稍歌隔谷枯榮異枝托本
喬木霆霹中摧脩齡獨促嗚呼哀哉惟兄之始風有
憑扈中外二祖爲國師柱母曰愛子將舅是附舅曰
令女歸爲而婦鼎列裊陳金鋪璧護初游賢關改肆
象胥一宮垂及忽舍而去策肥衣輕飲醇擊鮮紅妝
晝帷素質夜筵唯意所師隄四十年奕品入能諸藝
亦然拙於用長短於收全遂捐故廬鬻我土田土田
旣鬻盡室皆徙耕於廢丘十八在水兒饑女寒其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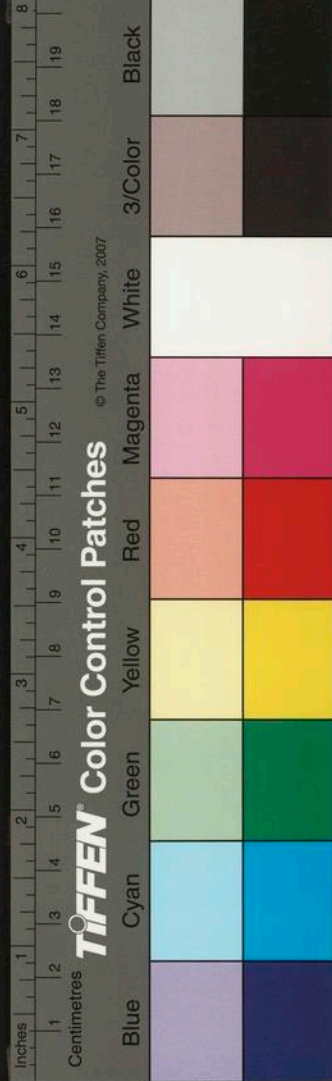
紀利遠
卷之三十一
二四
不已室人之謫若風過耳盤龍縱呼盧雉不起以此
邑邑食不能七用饒得貧用貧得死嗚呼哀哉兄之
寸衷泊乎真純毋論讎敵貌之若泯前有伏譏信足
屈伸鱷令肆好魚爛其民兄謁上官攘臂以陳幾尾
之口兄不逡巡中表昆弟以及外親衣食之餘時推
羨縉衆許遺直亦或稱仁兄今逝矣食指數十進而
啼號退則飲泣有季曰望差自強立貞等佐之歸窻
於隰計其存者祈縷數粒以時婚嫁不至捃拾仰悲
原鴟疇問其急俯憫巢鳩疇與爲緝嗚呼痛哉尚饗
祭從弟瞻美

萬曆十五年丁亥夏四月而吾從弟瞻美病噎不能
食時猶未甚也世貞每從鄉中視之輒有加至重九
之次日骨立矣因屬余以後事其談說慷慨無見女
子態孽畫皆有緒神氣不衰尚能引酒一白人乳一
甌薄糜一壚十九日上有事先君子之壠猶能先期
策杖入叩首口誦祝辭琅琅也余以故得自寬報謝
練川諸君子還至中道而得計矣倉皇馳歸視汝汝
已就木矣環汝而哭者男女十餘曹纍纍然經矣三
歲之孤抱而覓爺爺無處矣嗟乎安能使余腸不寸
折也記吾使維揚歸汝已逾冠爲諸生其時汝方踈



弛食酒漁色陸博縱遊畏見長者然獨知親何余不
余避也余酌汝則醕食汝則飽規汝則受余亦不汝
弃也迨余用家難與少弟敬美歸汝介於其間頃刻
不相離也自是汝行日益脩志日益立般樂怠敖日
以削減雖汝自謂蘇中之蓬而吾亦竊信他山之石
矣世父有丈夫子四汝最少汝以極意侍奉最能得
其心然其歿也雖尺地片瓦不以厚汝而使伯仲專
之知汝能讓也汝共養生母踰八袞矣輕暖甘毳之
必致然寸絲尺縷不以厚汝而使女弟私之知汝能
友也伯氏衆蓄汝汝極其嫠子婦而卹焉俾忘嫠也

叔氏時簡汝汝收其二孤孫而誨育焉俾忘孤也是
汝不以號廢厚也邯鄲姬有蠱汝而欲嫁者幾成聘
矣余一厲色而卽止是汝不以矐廢正也百里之內
外稱汝友者解衣推食之不遑死必祭喪必賻然而
視其橐則空空矣是汝不以貧廢誼也汝年過五十
而未有子人謂汝爲德若此當不使斬焉汝後已而
果有子矣今歲汝子當痲勢頗危人復謂汝爲德若
此痲者當不死俄而痲良已矣此二者汝之所不能
必之於天而天卒予之汝以未衰之年保汝所固有
之身而天忽奪之何也且夫噎者起於鬱塞而弗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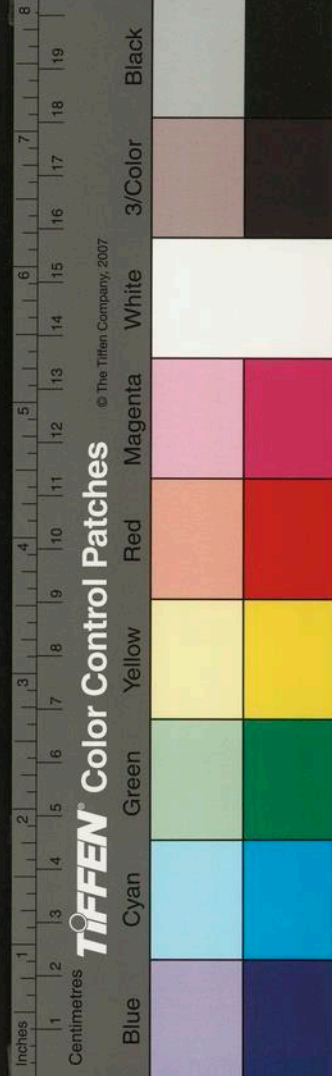


恚怒而不獲解今汝之所少者獨子而其所慮者子之疾皆遂矣何所弗舒也間左以吾兄弟故推汝祭酒出乘車宴專席側耳而聽輦笑而又何所弗解也然則汝之所可必者天而所不可必者亦天耶其卒予者天之定其忽奪者天之弗定耶汝於生死之際似已了然其戀戀不忍釋者八十之衰慈三歲之弱稚耳汝母已斥聰明忘志慮而日進七箸當不有他卽不諱而身後之具已周任之易也汝子已瘵吾當鞠而撫之以俟成長雖然聊以盡吾心而已吾長汝五歲其身之不保而能保汝子耶庶幾吾弟壯異日

當代吾吾子與諸從又壯異日當復代吾弟亦無過憂而子也嗚呼瓠壺之酒蕉盤之肉居與汝共之吾今者薦汝汝能餒否汝餒而予莫知也予有餒而汝莫勸也余竟安能以母悲耶雖然余去汝無幾時矣余不悲矣

六十酌女弟墓

嗚呼女弟汝有知耶爲無知耶其猶在冥趣耶否耶吾今滿六十矣記汝疾甚時吳閫舟中與汝訣痛汝之慈仁短折而羨汝之得從先府君地下也蓋又十年而先太夫人復往就汝矣而吾獨不能從死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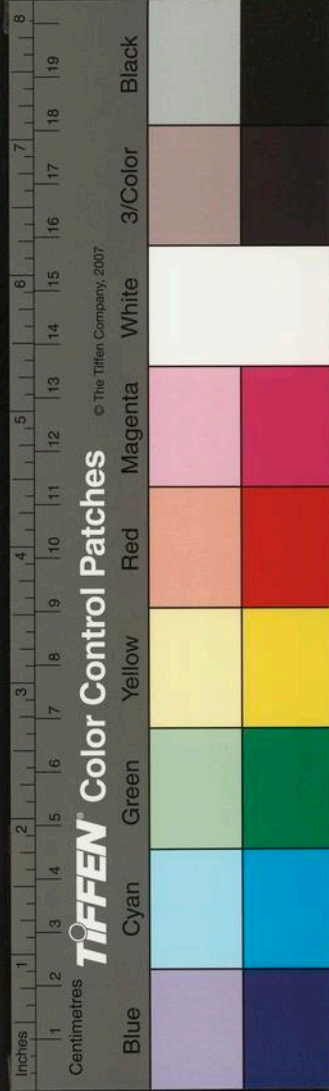


能固其匹夫之節而強應 璽書召長藩臬佐臺寺
出則托于吏民之上有冠紱之飾與輿馬之奉處則
稱鄉祭酒有衣食之饒與園池之適吾之負汝一也
又記訣汝時弟懋爲言姊卽不諱長兄能爲文不朽
姊汝猶揮手以謝泫然淚盈睚而不收今汝志在吾
集中其辭旣鬱塞不能暢汝之衷悽又不能爲瑰麗
以表汝之懿熒其負汝二也嚮者吾至虞山之足未
嘗不治雞黍視汝墓痛哭而後返或歲再酹或再歲
三酹最踈乃自落塵網中則稍不繼矣閉關以來絕
跡矣其負三也自汝歿之十歲中未嘗一夕不夢汝

也其又十年未嘗一月不夢汝也五六年來歲僅一
再夢汝耳豈吾之痛漸殺而思有時息耶抑汝果已
離冥趣耶嗚呼吾今滿六十矣雖名爲學道而亡所
指授髮太半白齒落殆盡就汝近矣今遣蒼頭以卮
酒酌汝墓汝有知耶爲我告 先府君先太夫人曰
死者卽不生者且死我又何憾哉如無知也我去
無知之能幾而暇汝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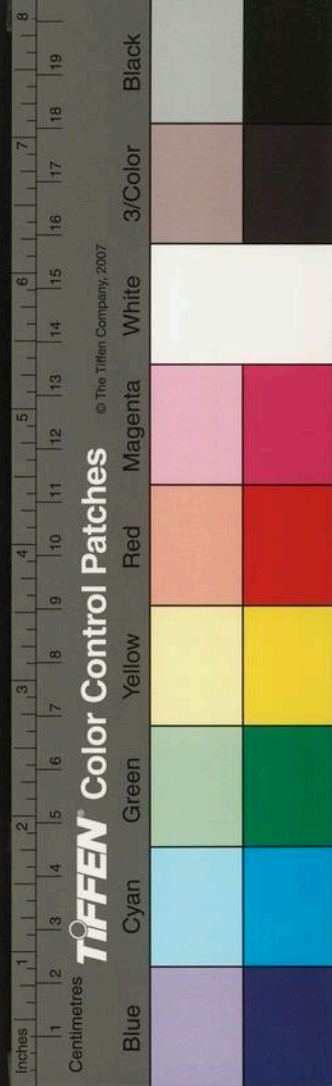
祭師錫從姪

萬曆之庚辰十二月二日有報從子師錫太學逝者
余方臥東齋空爲起哭失聲命余子士騏奔哭之又



十日乃以斗酒炙雞羹飯往奠拊棺而哭且告之曰
嗚呼天乎孰爲使汝至此極也汝之大父傳汝父以
逮汝凡三世爲冢嫡矣汝父歿而有汝在汝一子則
病痲且劇危哉乎然猶有一綫之息也夫汝父歿而
不謂歿者以有爾也汝子亡而不汝虞亡者以汝尚
壯能子也今而所謂一綫者亦已矣天乎孰爲使汝
極至此也汝白晳廣額而豐下謂汝必自致貴厚也
讀書工屬文與人坦坦無城府謂汝必貴且壽也居
心依於長者不刻苛謂汝必有後也汝父不能得汝
大父意然大父以汝故未嘗不心喜也汝父不能得

閭里名然閭里人以汝故不敢不爲禮也是皆以此
三者待汝而又已矣是汝上無以慰汝祖而下無以
答閭里也天乎孰爲使汝極至此也人謂汝死於酒
我獨悲汝侘傺鬱邑而無聊不得已而姑托以迷人
謂汝死於色我獨知汝慮不孝之罪大不得已而戢
身於枕席人謂汝且五十不爲夭吾獨痛汝生人之
趣得之若多而實少嗚呼韋裳一襲桐棺三寸寡婦
長號諸臧欲遁汝身盡矣家盡矣汝之身事不盡而
心事亦不盡吾酌汝以茲觴而哭汝以俚言汝能呀
然而谷應耶能快然而鯨吞耶將逝者其冥冥而存



祭禮送 卷之三十一
者乃消魂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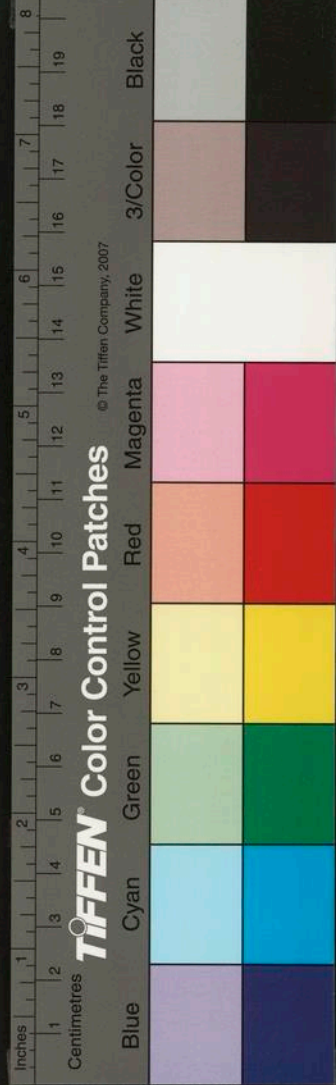
祭壻及女

當嘉靖之丙寅而吾女華安人卒於孳其三年爲隆慶巳巳而葬於泗洲其又六年爲萬曆乙亥而吾壻禮部起龍卒於苦其又四年爲巳卯而改卜磚橋之壤以葬遷吾女附焉而居士乃以酒二卣飯二盂脯腊果菰之屬而告之曰嗚呼女之歿也時余病瘍而弗及訣也謂且追汝於夜臺而返余轍也女之歸土也余時宦游而弗及撫也又弗獲以殮露悲汝也壻告殂以苦次而余方持卽節有驅馳之事千里之酒

祭而弗能酌也九歌之招械而弗獲陳於祭也今而壻始成塋矣余始成相矣女以遷而獲合余始再觀其藏矣是余嚮者徒謬稱尊而於二逝者殊鹵莽也吾女生二十歲而合於壻合二歲而離離又八歲而幽之合復繼之噫何室之短而穴之長若斯耶合兮離兮天兮人兮嗚呼哀哉

祭華甥

嗚呼汝何以死也丙子之秋吾入酌我師以及汝父汝出見我澤皙而肥吾始雖以慰心而中不能無少疑及巳卯夏送我師及汝父之二輜汝再見我則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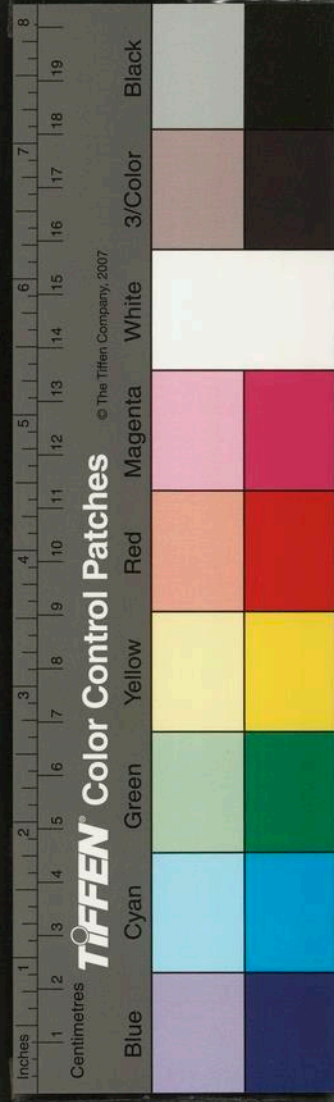


者蒼矣肥者實矣吾方以爲喜然未幾何而汝之病音乍聞而計繼之天乎天乎何疑者之終是而喜者之竟非吾始得汝病狀而甚憂旣而聞所謂曹德者老醫也止弗肯去以爲必可治吾恃以稍安何安者不足恃而憂者乃其宜夫曹德者老醫也豈病狀若此而猶不去將母以利而昏其知汝祖母之祈神下巫無所不至矣而竟不能救汝於死又何取於斯也嗚呼汝死則死耳忽而辭汝祖母及汝母以往也其所賴以生者已矣忽而見汝祖父及汝父於地下也其所瞑而死者亦已矣汝祖母必爲汝父立後吾女

或不至作餒鬼然所謂常饗者未可擬矣人理悠悠天道茫茫存者歿者靡不痛傷有知無知盡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張母太夫人

嗚呼光祖等辱與太夫人之子肖甫游稱昆季也則太夫人稱仲母矣始肖甫爲滑令而光祖令濬也蓋良聲隆隆然比壤矣然不以多滑令而多南溲公與太夫人之教也肖甫入郎司農而世貞郎法曹也良聲又隆隆然比舍矣然不以多司農而多南溲公與太夫人之教也南溲公歿而太夫人專爲母矣雋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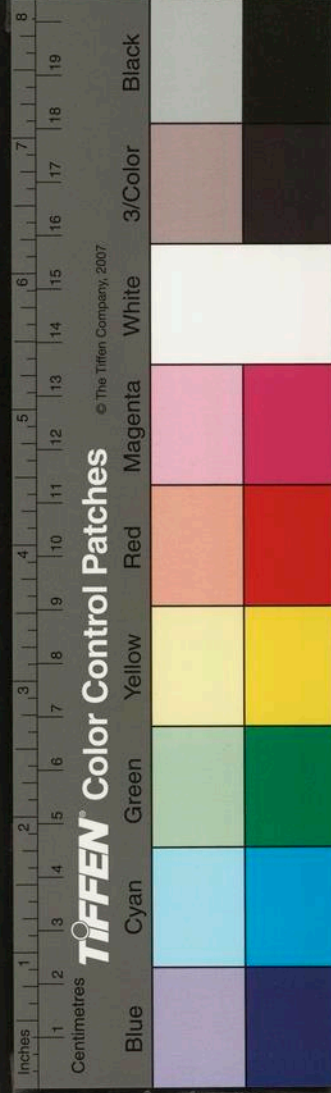


之引經與柳大夫之持法誰成之加七而九熊者成
之也肖甫拜中丞治吳最厄於言者而歸天下以屈
歸肖甫光祖等不爲肖甫屈而獨爲喜者喜肖甫之
能精太夫人養也旣而公是出 天子顧深出卿留
都輔三輔天下以伸歸肖甫光祖等不爲肖甫喜而
爲太夫人喜者喜太夫人之能用肖甫顯也太夫人
業以捐肖甫事縣官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固存順而
歿寧矣 天子之不能驟竟肖甫長三輔之不能終
有肖甫德與士大夫之不能盡識肖甫用者奈之何
哉太夫人獨不爲少一待耶若光祖等之謬稱猶子

也生弗獲升堂以拜沒弗獲裹餼以奠葬弗獲執紼
以歌殯露而徒具蕪辭寓之巴烟棘霧之間曾哀猿
怨宇之不若卽肖甫故私之而寬之而太夫人其以
爲何光祖等亦自以爲何嗚呼哀哉

祭王母太夫人

嗚呼太夫人豈不一女丈夫哉其事舅姑而相夫子
也執饋之惇與雞鳴之傲優乎彤史之遺模矣夫子
歿而太夫人稱母也比部與進士君所繇發舒其長
者爲名司理爲名法曹而次者亦需次于公車然太
夫人不以二子貴一日而忘義方之訓二子不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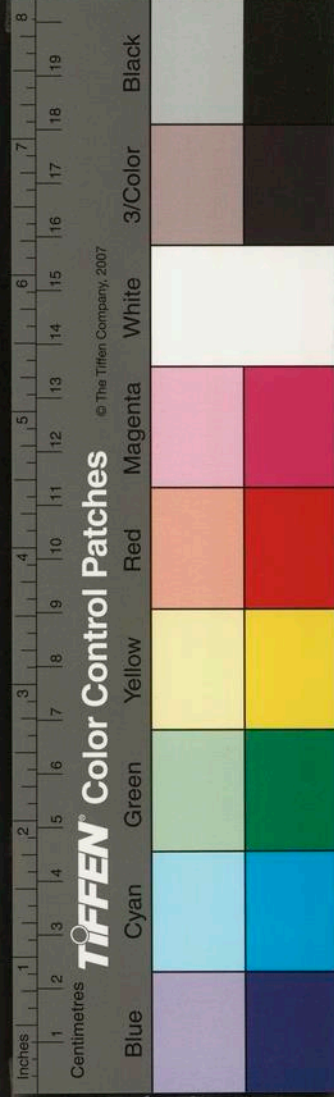


續通志 卷之三十一
貴一日而忘烏鳥之戀故出者輕于去其官而處者
重於出而爲仕宦其存也供養病也湯藥歿也殮含
凡所以爲太夫人必誠必信而無遺憾然太夫人明
年九袞矣其病不能待者六十日耳諸與二子游者
靡不相約爲薊膏醇酎以俟稱觴之期而貞亦構不
腆辭備華封之百一乃未何時賀者未進而吊者至
客之辭不以祝而以誄則比部與進士君之未滿者
其猶在是耶雖然太夫人歸其全而還二子於朝俾
各以其用聲施於當世則往者太夫人之形而不往
者太夫人之志也有肴在邊有酒在觶誄亦何悲頌

亦奚異尚饗

祭錢母太夫人

於維太君婉嫕性成如璧斯璞若金在型嗣配尚書
肅靡和鳴誰鷓其雛火司寇公儀則母之齒乃女兒
孝慈衷焉旣和且豐爰舉叔子振振麟趾錢是用繁
幾百其指蘭芬玉茂尚父之里維昔 恩綸母子貴
授太君拜前司寇拜後五珈澤首五釜滋口太君九
袞于時王正司寇寔肩八十五齡紫玉盈堂羔帛充
庭傾都涸邑以爲盛事西瑤之臺金母所治旣賓南
真太君其貳改歲孟夏返於壽藏 天子所貺題輿



黃腸萬翼翼之百兩將將蹇余先朝從司寇後今者
道門辱仲孫友絮酒莫躬筵几莫叩不腆之些頌而
不悲云胡不悲五福儔偕眠牛伏龍螭首跌龜淑魄
奠處靈輶颺逝獨留司寇永爲世瑞神之假斯母我
遐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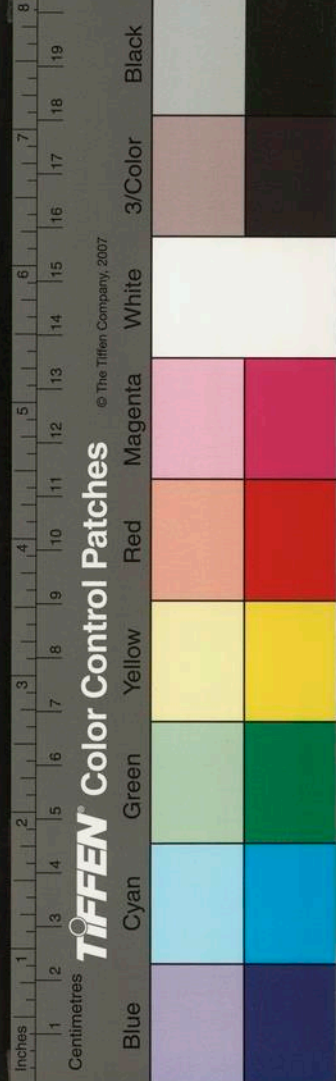
祭師母季夫人

於維夫人溫恭儉慈產自臚胄乃習書詩擇配而字
始歸我師饗殮朝夕必誠必恪躬薦舅姑靡不允若
師無虞養以精於學出入中外必慎必端躬脩闔政
苞苴罔干師無虞顧以精於官師不他媵夫人代媵

寒饑苛癢先意爲順用此終身厲聲靡進師不他友
夫人是友經營堂構俶墾疇畝有謀則諧賴以无咎
凡師之行右矩左規旣宜其家夫人則之順爲媚德
肅爲母儀胡不百年中道而止孳孳我師與影相倚
豈惟良儷且悼知己夫人大歸其安冥冥默佑吾師
俾康且寧椒漿蕙肴弟子之職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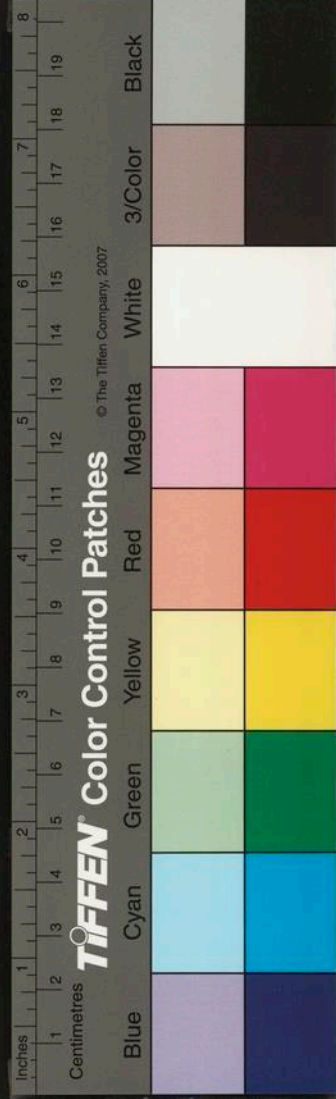
祭汪司馬母夫人

萬曆戊寅十月始得我伯母胡夫人計其月有行役
十一月歸里尋病明年己卯之正月病良已乃能爲
文絮酒炙雞寓祭之曰嗚呼自母之媵太公而有伯



子司馬寔以千秋之業啟貞不佞握牛耳而左顧曰
若有執盟盤以從明之持 國秉者良謂伯子我寔
急子子不急一二于宵以益我棟隆繇是貞不佞之
姓名出伯子吻而入 天子之四聰伯子不安於朝
而不佞貞卽不安於渚宮鄖節之納也與司馬部之
請告也踵相繼而浮沉乎里社之中伯子吾兄也非
吾友也小人無母伯子之母吾母也母生而貞不佞
不獲升堂病而不獲訊候也乃伯子之以計偕狀來
而不佞貞方據梧而稱霜露不獲裹糧疾走也今又
匝月矣乃始告一介絮千里之玄酒不佞之無以爲

生者解也又無以逝者籍手也蓋茹耻忍負而已吾
聞之狀母旣殮成服而帷之內伯子率仲及其婦若
諸孫諸婦告諸從子婦與功總之服各就立帷之外
其首爲叔舅氏而吳氏叔與兄羅之兩甥次之門外
宗老負東墻諸妾婦負西墻而蒲伏堂之下者男女
僕可百輩甫舉哀而聲墮地稍定而諸各以其職得
母之孝敬睦淵慈卹朗懿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其少
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踈者而信始以告太公而太
公惋然悲已嘿然若深味也顧謂伯子狀之而以謀
不朽於立言之士嗟乎卽貞不佞欲有所效於母者



而已矣有所言世且以爲耳穢矣且今而後有
天子之綸綍與公卿大臣之頌君誅然亦無所事而
伯子之文成自足以世世矣今且以告母母而有所
知耶將快心於茲逝其不然耶而歸一切戚疏於太
空卽不佞者方愧其涕與言之俱無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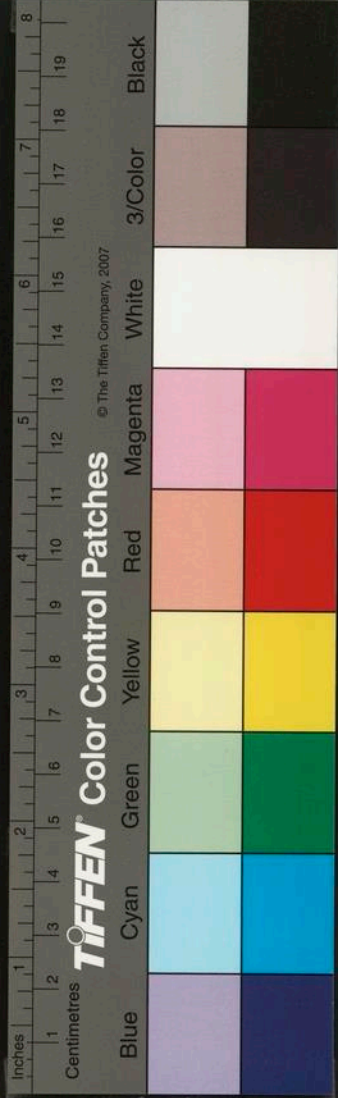
祭周母陶夫人

嗚呼昔余宗姊獲奉師氏病弗任室卒以天逝爰擇
夫人以爲繼配婉嫕靜專夙夜興寐佐師于讀時乃
脩饋及典方州遂擢半刺良二千石閩海尸祀或從
或留咸秉內寄俾無却顧精白王事師旣倦游甫謀

息憇有堂翼如其室孔麗問誰營之夫人籌計三子
二女鸞停鵠峙迨師告終母儀愈臧女無停織男不
廢耜中外斬然親故母二門庭肅秩閭黨歸惠云胡
末疾奄爾長逝訣不能口聊示以意慈徽永杜總帷
長閉嗚呼哀哉貞少侍師一受經義懋雖晚進忝厠
內弟二三郎君不我遐棄過從莫逆蘭金爰契聞計
盡傷銜辛辟咩鬱金蕊芬爲夫人酌靈軒雖西爲我
少遲嗚呼哀哉尚饗

祭凌夫人

猗歟夫人柔嘉婉嫕寧惟女紅寔閑內則少歸於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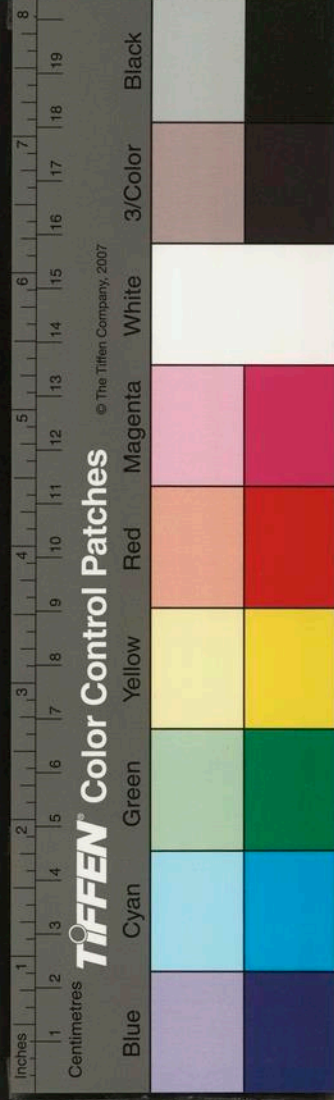


乃殫婦力公爲諸生家徒立壁夫人拮据且紡夕織
其事舅姑饗且漿夕寬公於讀母使中惕公歷藩臬
以賢服休四開大府一鑰神州爲馬伏波爲蕭鄧侯
夫人佐之或從或留從則輸吐以贊公猷留則鎖鑰
以分公憂帝曰保氏青宮是寄魚軒翟第夫人從貴
帝曰胄子帥余緹騎汝欲娛綵畀汝使事公子歸來
步障十里叅差蘭玉斯皇朱紫伐鼓撻金亦旣樂只
稱百年觴夫人曰止吾事竺乾蔬食二簋衣不曳地
首鮮重珥帝念公功趣還宥密統此貔貅以衛王室
公謝不任乃三陳疾松柏倦霜桑榆借日人曰二疏

今復見一誓偕百年厥懽未央胡厥朱門而就玄鄉
謂子若孫抑毀以襄吾游甚樂公母盡傷惟帝憂公
有龍其章宗伯予祭司空治喪生歿榮哀備極倫常
予視公兄夫人則嫂有子肩年復締姻好方訓孫息
使脩蘋藻以期異日奉太君老云胡不待我心則悞
崇俎陳觴爲具草草靈之歆之緩我如擣嗚呼哀哉
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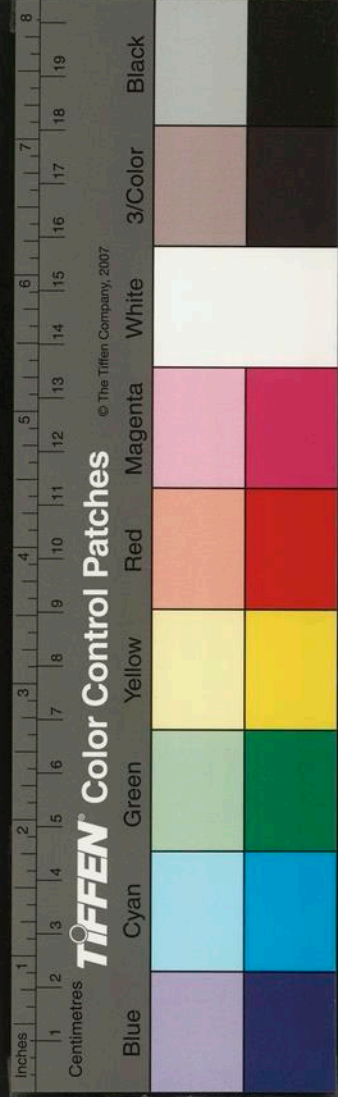
祭兵憲李君祖母余

嗚呼斗牛儲精下滙鄱湖鍾爲令族曰李曰余亦有
女貞以相丈夫維李之宗道州敏膚喪厥元配宗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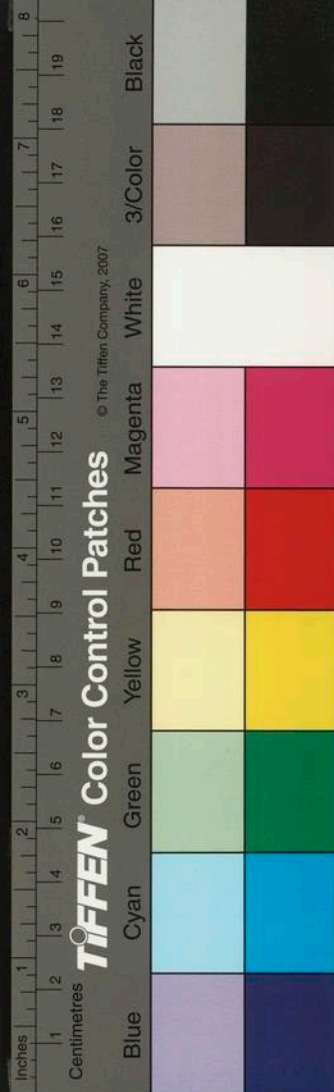
是圖維余之萼庶其我耐夫人來歸則有舅姑采彼
毳甘以共漿舖退拊總帷孱焉一孤夫人閔之以酌
逝者汝遺我鞠矢不負汝謂道州疆必富男子病不
任婦薦二淑女無歌小星爰卽寧處熊羆之祥十歲
三舉汝衍汝豫我粥我乳我不任婦而實任姆秩秩
積倉軋軋機杼道州之政時藉叅伍卒爲循吏能飾
簋簠道州之鄉蔚有嘉譽何以孝廉于夫人取天不
卹李旣奪道州而孤甫成造物見仇泣謂嬭查和我
栢舟食則共牢寢可同調謂二孺子勉思箕裘母苦
丸熊母厭膏油次公嶷然入司帝猶遂長霜臺不競
不縷出牧吳興開府東婁來者懽迎去則追謳如旱
望雲如暑獲秋植我禾黍芟我稂莠民之戴公如戴
元首公稟大誨寔自二母公之退食擁笏垂綬王母
誨前慈母誨後爲青州雋爲河東柳邦人祝公願夫
人壽天不愁遺誰與其咎二豎爲虐三彭狂躁屬續
之夕握次公手金湯萬里爲天子守毋毀若性以殉
老嬭歸報地下庶幾無負邦人士女戶哭巷走夫人
去公公尚我有敬陳蕪詞侑以椒酒如在其上如在
左右嗚呼哀哉

祭史鴈峰太僕陳太恭人



始嘉靖之癸亥故致仕太僕寺少卿鴈峰史翁卒於家三年而少子錦衣君元秉以公破島寇勛入環衛積勞至大帥蓋距公沒之二十餘年而爲萬曆之壬午錦衣之母陳太恭人卒 天子念公勛與錦衣君勞命大宗伯錫祭大司空錫塋於是錦衣君奉喪歸將以侈 天子之惠大啟塋兆以耐而其姻生大理卿王世貞寓香帛牢醴而告史翁及陳太恭人曰嗚呼當嘉靖間翁以學行受張桓之簡膺王裴之寄其用雖不竟究而天下信以爲名大夫士一屈而歸臥玉女之溪百里趣德千里趣聲以乳我舍我其貲力

雖日削而天下信以爲士富而附仁義及其毀家而紓國難結客而勤王事不知者以爲非山林之軌而知者以爲世家巨室與布衣異符卿之一遷與同牧之再命蔭錫之三被狹者以爲上恩之過渥而達者以爲尚不足酬其一二獨造物之巧或驟而奪之或緩以歸之其邇者不可強而遠者終可期以公素封之業不獲授之齊眉而代有終者乃小星之淑姬公厚德之報不食之朱公之長男而幹用譽者乃蘭庭之弱枝當太恭人之媢其才歛而可述者 嗚呼翁以去翁而稱毋其德舒而可見者則儉與慈嗚呼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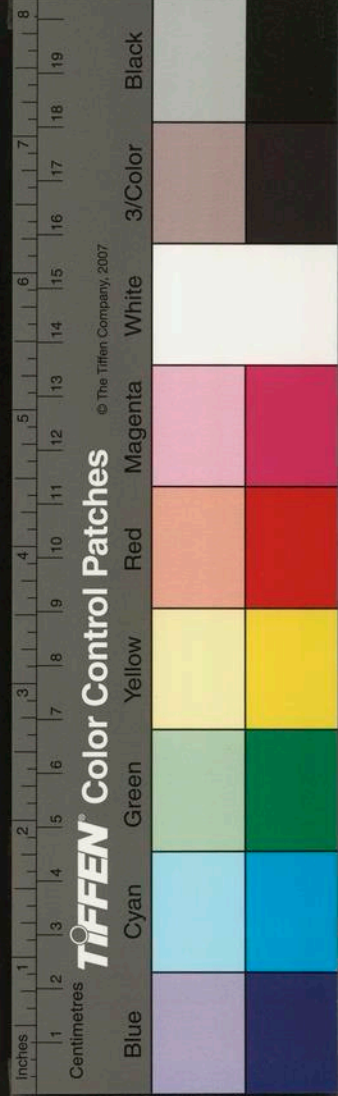
一上士歸而婁遷從九列之後祭以大夫塋以大夫不可謂不厚矣太恭人以一發婦而從錦衣君日食大官之亨黃腸給之尚方喪車置郵以行不可謂不榮矣翁借 天子恩以成燕翼之謀錦衣君借 天子恩以全烏哺之誠然則翁與太恭人其啣恩於九京而錦衣君其效節於干城者庶幾毋忝所生也耶

祭朱母何太孺人

嗚呼太孺人之侍王孺人也則以宵征示恭矣其佐古沙翁也則以夙興示勤矣其撫在明也則以義方示訓矣其持家秉也則以程費示儉矣其御臧獲也則以均施示惠矣在明之耗於氣誼也取諸太孺人若寄也其耗於耳目也取諸太孺人若錮也祿養而太孺人無得色也耕養而太孺人無忤色也訣而手在明無戀色也歸而面古沙翁無歉色也不亦烈烈如丈夫哉以是言薦太孺人將吐之乎在明聽之能無輟哭而為太孺人慰乎

祭章母陸太孺人

嗚呼吾往者與歸化君游日讀書嗜酒不問酒所從來與所供讀而差自給者以有太孺人也今者與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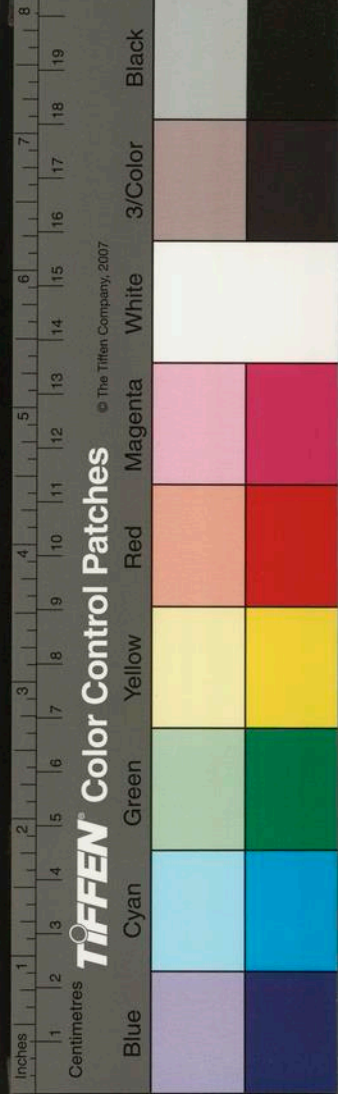


學君游問產矣然亦好客及酒酒所出良而客必盡
意去者亦以太孺人也太孺人有四女以適壻皆
貴富而其女皆孝謹工治生習於內訓亦以太孺
人也太孺人爲令婦爲令母以德相夫若子以勤力
先家衆然而聲不出閨幃之外者則是太孺人不事
禮暴以希譽也其四女皆力足以甘旨太孺人然而
猶攻若食淡者則是太孺人不欲以已故傷四壻惠
也其仲壻爲吾弟以故當歸窆之期薦束芻而酹以
椒漿夫以歸化君之窆而世貞爲誌之而且銘之以
太孺人之窆而吾弟爲誌之而且銘之太孺人其偕

歸化君而安於地下哉尚饗

祭華太孺人

惟靈出自名族佐我鉅公兼惠內外並媿德容公三
男子如鳳河東仲氏秘書自夫人躬鳴鳩之愛弗間
于秉公之家政威於素封夫人承之不言乃雍多避
少進樽節靜恭公之云狙如嶽摧峰鍾禍未已伯季
下從夫人母仲無成代終畝旣南闢室亦棟隆爲門
戶計乃割慈衷仲以執選橐筆從容鸞冠翟茀匪日
而月露薤忽晞秋護易茁千里扶服茹塊飲血公之
門人貞少且劣甲子亦周微霜被髮我女公子前已



借穴百感攢心一哀切骨是以生芻不獲躬擯槭辭
寓觴爲我一醕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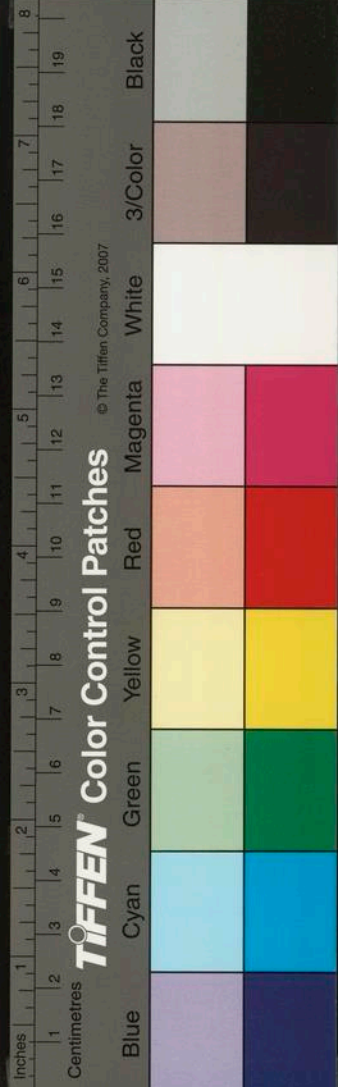
祭俞仲蔚婦

嗚呼仲蔚之存蓬蒿滿堂恃嫂而雍如鴻得光仲蔚
之亡嫂寔理喪能使黔婁不廢稱康其貌若強其神
內傷是以三週九夏在牀有子而病病迺膏肓含飴
弄孫小慰嫂腸我同袁閔蠖處土屋自揜仲蔚閔訛
不續密戚過云摧爾蘭玉恒焉休心馳此急足驚而
告我厥禍愈酷若子括髮以頭壁觸孫旣蓐螳嫂亦
就木當此儉歲可以觀人誰與脫驂疇謀附身天道

茫茫福善曷臻下見仲蔚嫂母縷陳鬼而有知益彼
酸辛聞子後庭厥媵載娠人定勝天麟趾振振嗣當
酹言以寬嫂顰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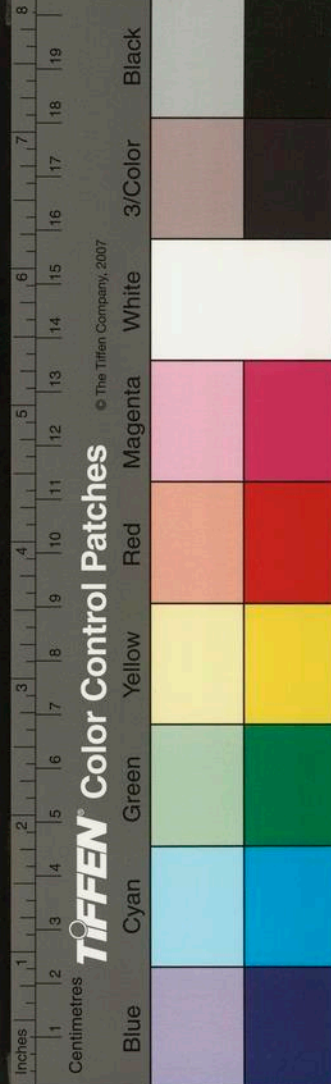
祭魏太媪

嗚呼太媪八十而歸正寢也壽矣令終矣乃不佞有
餘感焉始太媪之事某公也公且老而太媪不一日
而廢井臼之操也屬某公歿太媪未三十而遽稱未
亡人自是却鉛華而弗御者固五十餘年如一日矣
公有子三人太孺人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伯氏
以老乎則緝緝洗以佐長君家而長君甫及強而亡



也乃又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仲以老乎則緝緝
洗以佐仲君家而仲君又甫踰立而亡也則又哭且
絕而蘇曰吾尚有季足依也比少君治經生已歌鹿
鳴於應天太媪爲繕第舍治圃易家庶幾立矣而少
君猶之乎仲君且無子也太媪乃大慟曰吾煢煢將
安歸乎乃依仲君之子恪自是老且死矣少君之兩
政皆在越而弗獲迎太媪養也太媪未三十而寡寡
五十年而弗獲旌其弗獲終爲婦也弗獲專爲母也
無子而有子胥矣有子而竟無子也世之所謂窮者
也然易簣而訣恪曰吾不愧存者矣掩窆而見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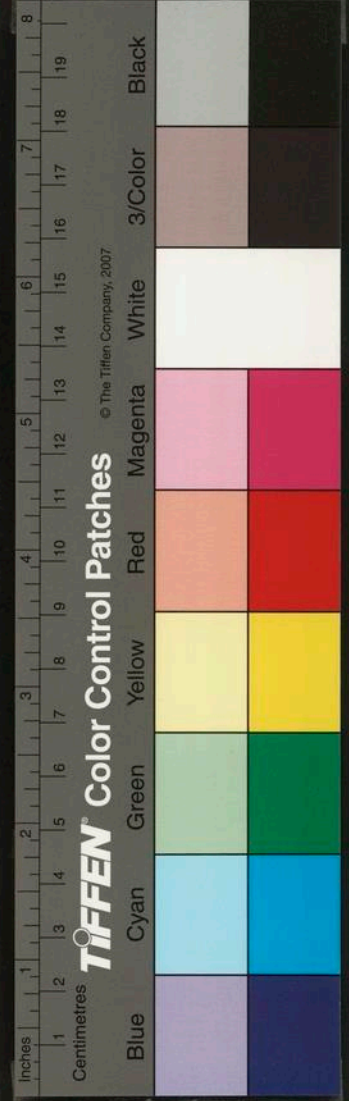
曰吾不愧逝者矣貞不敏雖不能舉太媪之大節以
揚諸朝而粗亦能表太媪之志寓諸夢以侑一卮太
媪其吐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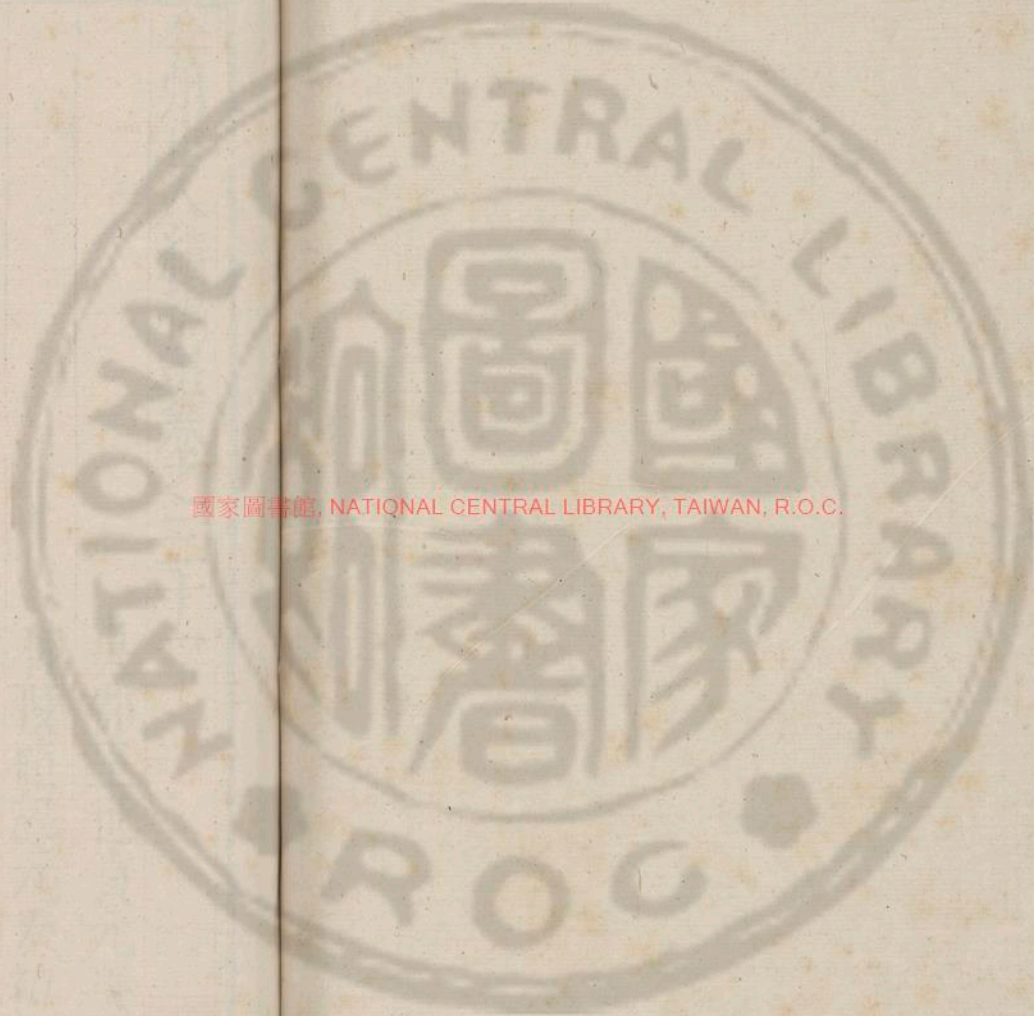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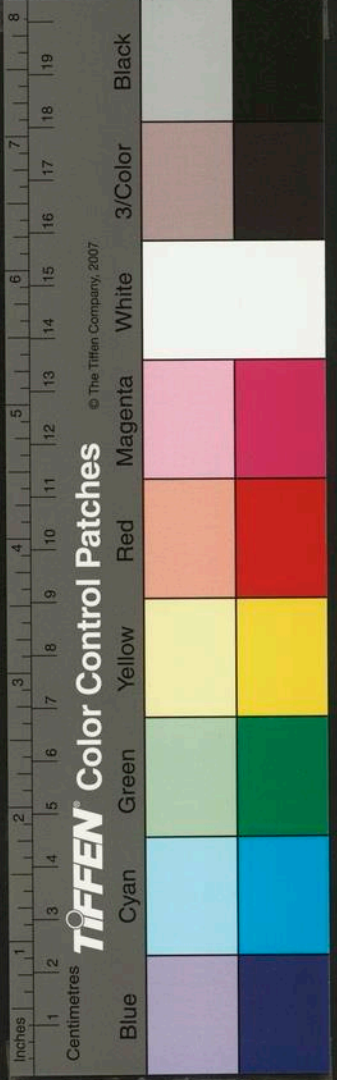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1072 v-3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州山人續稿選卷之三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秣陵顧起元太初選

新安百里孫震卿校

文部

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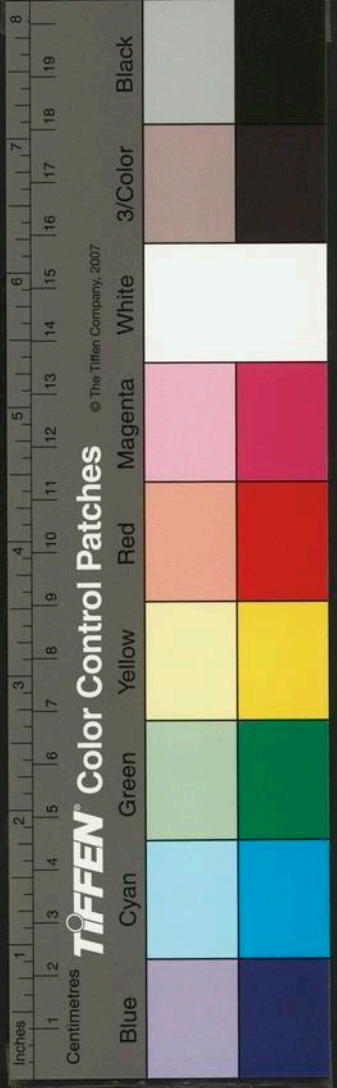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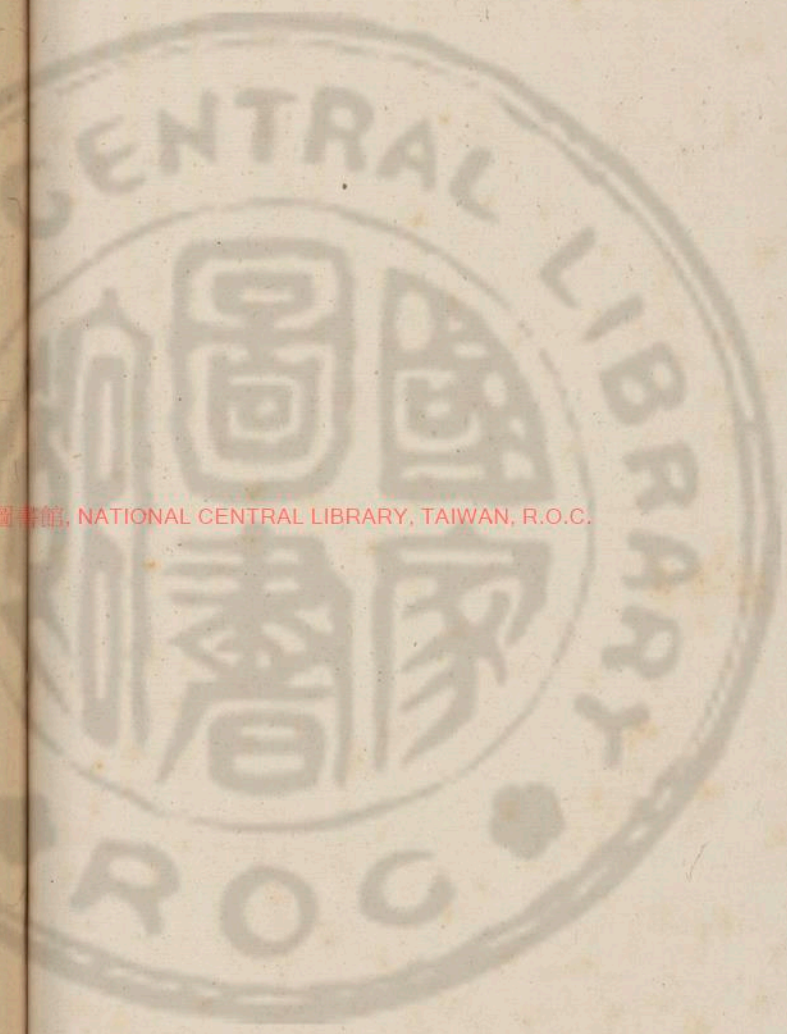
僧偶禪師傳後

攬偶禪師傳密行妙解化匪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象蓋南嶽思天台顛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二書則謂偶少作沙彌往往同輩獰鹵角力輒以力

讀高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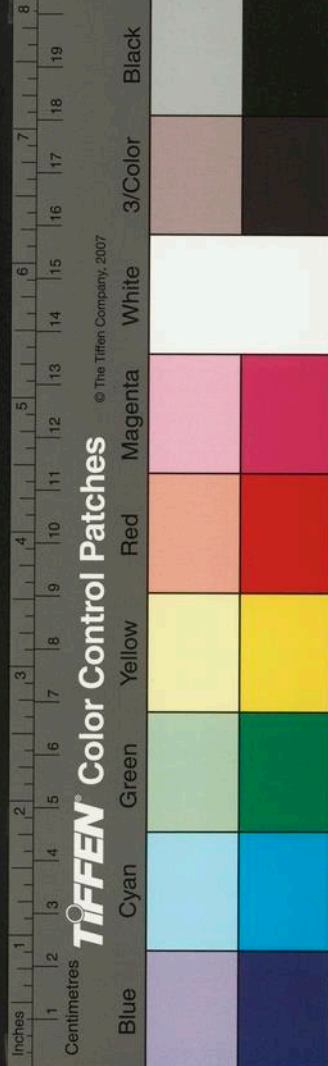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一



弱見侮祈於金剛神求庇一夕夢神現大身執杵通
令食筋盡一覺鉢而力驟發同列猶侮之因橫踢殿
壁行數百步躍首至於梁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
驍武動駭觀聽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構寺宇極其壯
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躬率數萬騎往討侗領僧
徒候於谷口帝恠問侗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汚
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識既設饌畢謂侗曰聞師
得力於金剛神欲一見可乎侗曰此人力耳當為陛
下見少神力因勅諸梁木起相搏搏聲若霆震摧迸紛
墜帝懼而止之遂聽侗度人於寺無得禁止今傳不

載其食筋况本事第云出家落髮識神厲勇及受十
大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量至四斗又遇懷王
西王屋山兩虎交關咆哮震宕乃以錫杖中解各散
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逆因而感悔此却符合又
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
而終異香滿寺茶毘之際白馬數百徘徊烟上悲鳴
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并州營幡子未成遘病臨
命願為大力長者既成此功後三十年隋文帝過并
州見此寺而渙然若記處分管造其寺遂成當時故
謂文帝大力長者也尋傳所以不載者得非謂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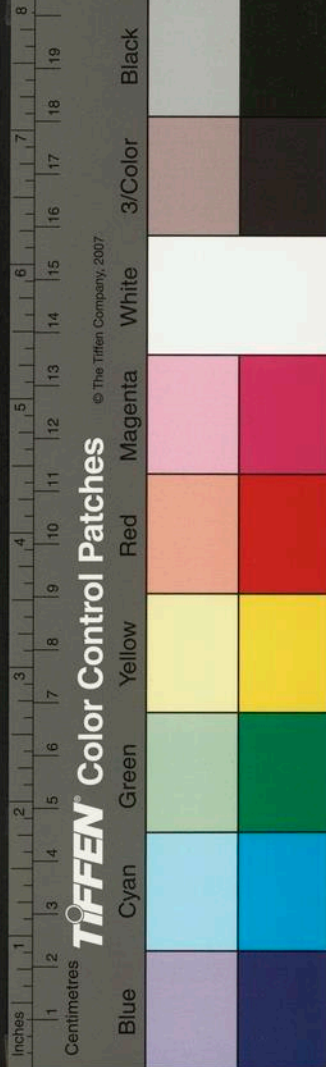


業證四果。位居五地。豈得乞靈鳥芻。現身國主。習小乘業。作有漏因耶。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二十年而始為乾明元年。今乃稱個師後身。則尤可咲。因附記於後。以補傳之闕。且證別記之謬。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錄出而續之者。至合為五。登其統則釋迦世尊而下。為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為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為初祖。以至慧能。為六祖。而衣鉢絕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南嶽讓。青原思讓之。為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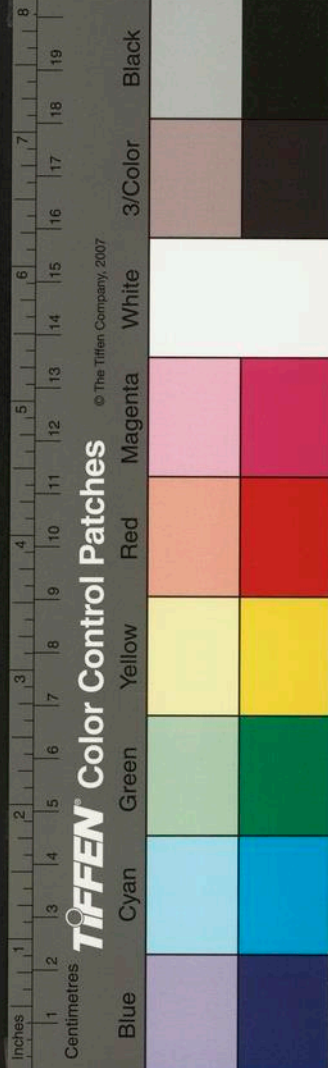
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別立教宗。以法槃為經天台。為統止觀。為門。曰三帝。所謂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為此一秘之藏。不顯蓋三惑覆之。於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惑法身德。大抵其義。豎於龍樹。演於南嶽。思而備於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直截簡易。最為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嶽。思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



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略之乃至斥
禪郝於別傳引遼人焚壇經寶林傳以爲快謂雖異
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
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觀師又爲圭
峰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用兒
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觀非非門也醜
翻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盃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
諍爲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耳吾北首而或水或陸
陸而或騎或步卽歲月之小異何患其不至哉近有
一妄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荆鉞以
攻賢首皆法槃輩爲之備也故雖精博如李長者超
絕如大慧杲而不敢以爲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況
法槃又何况此妄庸僧一么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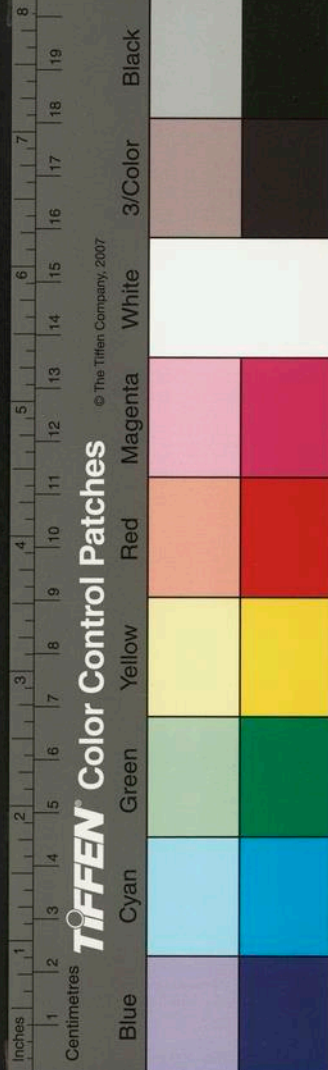
題咲道論後

老子化胡諸經旣見斥於道藏不復見而乃見之佛
藏甄鸞咲道論中蓋一亾賴黃冠所作不學寡識之
故也惜咲之者尚未盡耳中言周幽王時將尹喜化
胡隱首陽山胡王疑焉始鑊煮之而不熟老君大瞋
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竝歿胡王方伏令國人
受化髡頭不妻授二百五十戒老子遂變形左目爲



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虎
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
兩腎合爲真嬰父母又文始傳云至罽賓檀特山中
彼王以火燒之水沉之老子在蓮花中誦經如故王
求哀悔罪老子乃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
事無上道王從受化尹喜遂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
童又廣說品云清和國王與其妻造元始天尊所聽
說法皆白曰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
爲妙梵天王下生罽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
法師須化度之乃托生李氏女胎八十二年剖左腋

生而白首經二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化憤陀王爲
沙門成誦 曰釋迦牟尼佛化胡消水經與文始傳
略同而謂尹喜推老子爲師玄妙篇又云老子入關
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
日剖左腋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
何可樂者然則爲釋迦佛者老子也尹喜也老子之
先世妻也又老子序及文始傳云道生於東爲木陽
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僧見天
子王侯不拜象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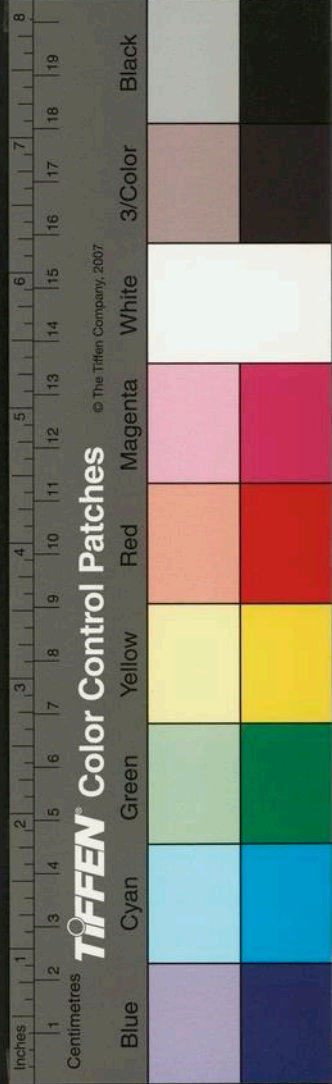


令拜者為臣寮干政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僧會不
 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
 也僧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女人當節食也僧獨
 臥以女人當守一也道士聚宿男故無制也又化胡
 經云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
 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婆塞女子男為加夷所掠又
 憂其夫為夷所困因號女優婆夷又化胡經云下古
 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
 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
 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又化胡經云老人化厨賓却

後百年堯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衛曰淨王宮吾
 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經更
 與前相矛盾也化胡經又云喜欲從聘聘曰若至心
 從我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
 至心自斬七頭將至聘前便成七猪頭其父母妻子
 故在噫其乖舛鄙俚淺陋不經若此不維不足辯併
 亦不足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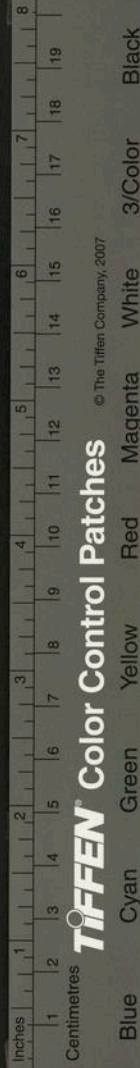
虛一書觀世音大士行實後

王內道人即虛一子其名為惟愷不知何許人也始
 王學士元馭得紫姑仙乩法於關西老儒有所叩輒



應而中鄙之不復秘惜偶傳於吾鄉李穎其始至或稱鐵拐李或稱純陽呂或張果或俗所謂八仙者皆集而持壇之仙則恒曰虛一子亦或稱虛一真人云權詭幻變種種其始布沙而乩運之令人識而轉錄未久則或寘帚於案忽不見已而忽復見焉則滿帙矣所談亦時時有意誼而書法則或類楷又似篆又或似古隸而皆不成字其所稱仙名非一然皆一人筆也六月初余偶以高麗爾二小帖乞之卽持去已而累從余索 曇陽仙師篆筆弗敢與九月廿八日復約於李穎之父觀察公所授余其一帖卽所自次

觀音大士述也按大士緣起行願始於無始劫觀音佛而現於見在釋迦佛位佐阿彌陀在西方極樂國而慈憫徧于娑婆界攷之合藏不聞有所謂妙莊王及王女名妙善者豈千劫中一劫內事耶然妙淨三十二應土應以女身得度者卽現女身而爲說法此事容或有之且使閨闈之內人人能去貪痴持般若亦大士之所不棄也獨怪主內翁得道丈夫子不當習委巷俗夫語作筆墨觀耳若其文辭之雅緻固可誦而篆筆適勁駿駑李當塗徐騎省藩三月功力頓爾得非曾見我師它蹟耶神人道殊其不易究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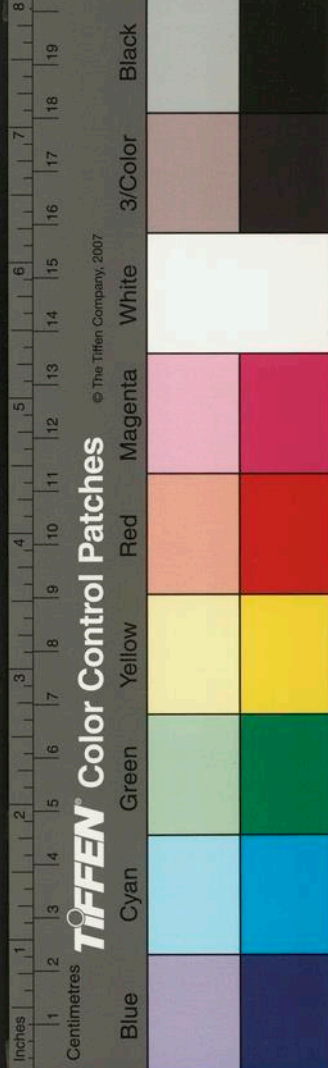
如是因識其事於末

百八歲老比丘像贊後

余為秋月師像贊可十月而始以像來因據而書之時庚辰之嘉平臘望日也更半月師壽滿誦彌陀珠數矣記佛脇生以至背痛之日為壽僅八十歲或云七十九而嗣稱祖者獨阿難與達磨最高而自後法門耆宿西竺東且往往有之然自大期而上則僅屈指數也今按滿百歲者則有惠秀那蓮提黎耶舍小過是者阿喜那單道開百二歲者澄觀百七歲者二祖慧可百八歲者靈坦日照百十歲者帛僧光法藏

數珠
百粒
八作
壽之
法色
合共
技

百十一歲者那爛陀寺戒賢百十七歲者佛圖澄百二十歲者道房趙州之從諗百二十八歲者嵩岳之慧安百三十歲者僧械僧羣行遵道仙加一歲者二祖阿難百三十八歲者廣州圓明百五十歲者東土祖之達磨百五十五歲者圓寂百五十六歲者菩提流志二百七十歲者三藏鉢怛羅三百餘歲者僧景法喜六百歲者純陀三藏者百歲者磔迦國大林菩羅八百歲者中天竺達摩拈笏千歲者西竺長耳一千七十二歲者西天寶掌今師膺北於法藏僧光尚遜其二然自茲而往尚繩繩未艾也佛法不貴長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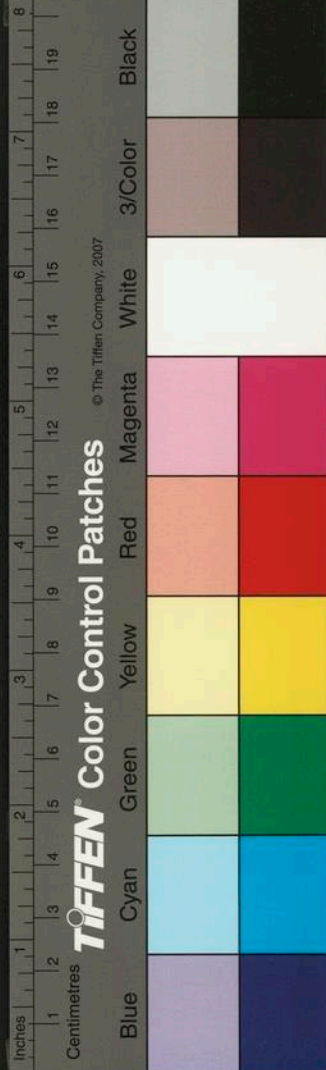


而貴得悟。悟則七歲龍女不爲少。不悟則億劫天壽不爲效。今以世理觀師。我得如師足矣。以出世理望師。師詎可勝我而已哉。勉旃勉旃。

黃庭內景經

黃庭內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蕊珠宮作七言詠歌以發修命繕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余地焉。真人在已莫問鄰。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鄰者。爲拈破之。卽升飛度世資之有餘裕矣。此經自景林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凡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爲首。南真遷化後幾

經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爲首。司命以今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計。祿道翔。道翔之子黃民。避亂入剡。併諸經寄東閩馬朗家。留安守。孔默罷郡還聞。而以重幣勤禮。懇之黃民。而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熙先。綜先才而狂。謂經語誦之萬徧。卽得仙。以爲妖妄。被酒悉取燔之。後誘其舅范詹事。羣反族滅。而繕寫人主興私各錄一本。自隨。渡錢塘。漂沒。僅內景存。乃深信萬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露臺。而雨漬其衣。遂氣結質曆日。成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期造黃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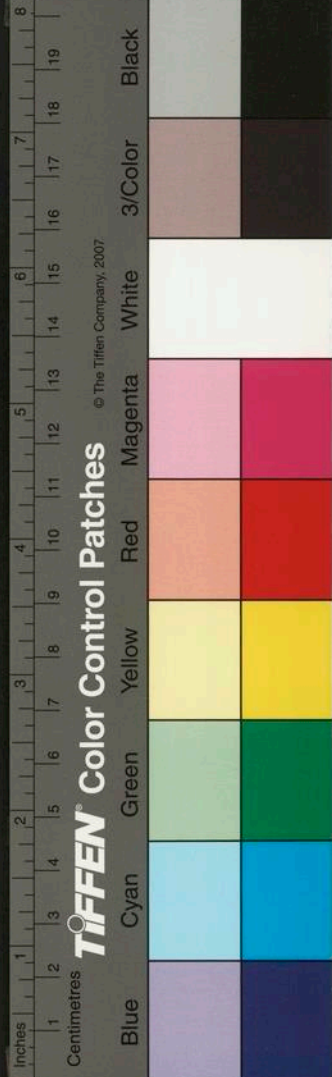


懇得之輒加損益傳以麗藻遂盛行于世而黃氏歸
錢塘乃留真經一厨付馬朗後莊萬不復能取而卒
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經稍
散佚其後正本錄本雜寓于陸脩靜孔瑛杜京產顧
歡鍾法師樓居士諸公所陶隱君百方購得之陶有
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而內外景悉備闕之
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此與右軍固無與不知何
緣宋思陵有臨本攷之宣和書譜不載恐所得右軍
內景經亦贗本耳載攷此經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
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王篇孔熙先兄弟以爲讀萬徧

取得仙而笑之不知授者非凡師乃仙師也受者非
凡骨乃仙而又慈惠忠信就汪玄真者也受而齋九
日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闕鳳文之羅四十尺金紐
九雙以謝師沐浴居僻室九十日而誦萬徧一日當
得百十餘徧亦不易之也今此經托之梓遍天下而
耳目之授者何師而受者何人也即十萬徧奚益矣

黃庭外景經

黃庭所以稱外景者以內景故別也始景林真人受
二經于南嶽二人當其未解化時其家人已漏之世
而特多註誤右軍所傳令盛行者是也南嶽夫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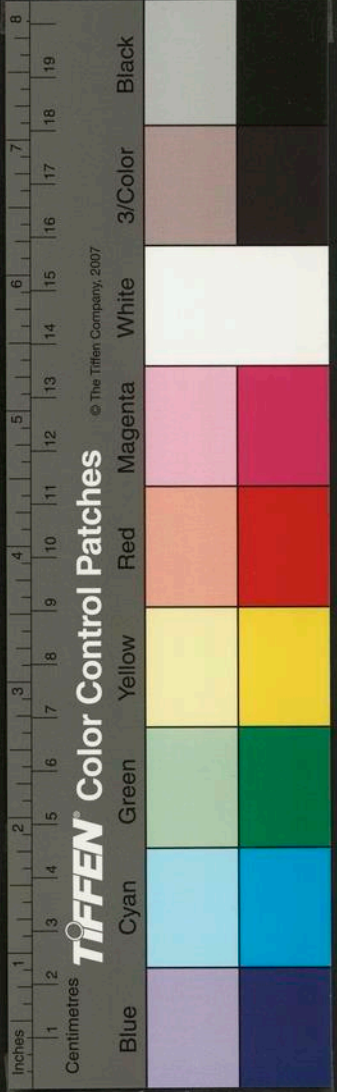


興寧二年下降再授之楊司命轉錄之許長史而長史之孫黃明傳之馬朗家寶藏之其後陶隱居購而置諸私風閣上之御府即真談所載今道藏的本也以右軍遺刻較之比于道藏本少者為句二為字十少者為句二十五別者為字一百四十四顛倒者為句十一為字十字衡而句權之則興寧本長而右軍本多瞭矣然天下以書而信右軍不復能以義而求興寧本是以有行有不行也余深欲得一名士書之以便供奉而會仲尉歿承老公瑕遠出吾鄉王舜華做右軍體差不俗因乞書之此經真玉晨妙音與

內景相表裏獨不如內景分別五官六腑之部次運用明切而可遵承耳然一字不作人間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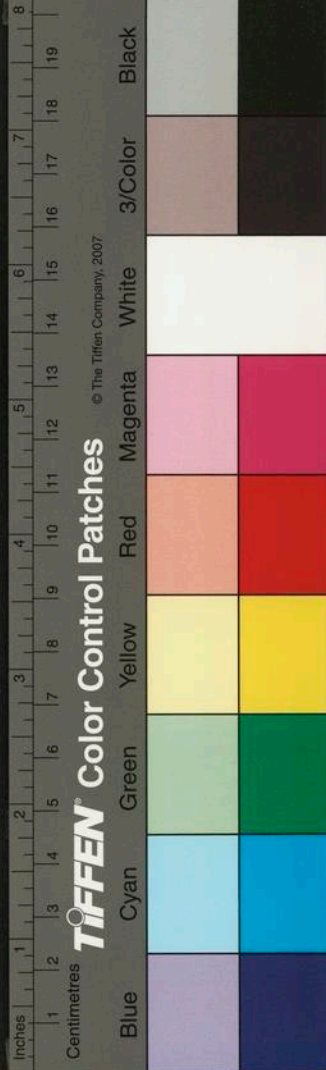
道德經後

周公瑕往年為余書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亾何而失之歲庚辰公瑕歸自嶺內念且老從我索一傳客或謂公瑕迫得傳而余恨失經以從史公瑕續書之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還舊觀者殆不偶哉既裝成裘而志其後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某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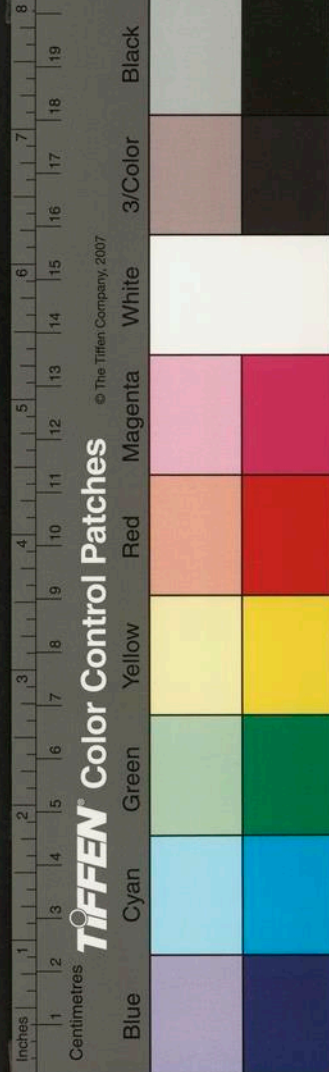
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之後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觀西來之跡宏竒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瀆

以求與之角而竝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真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于商爲周文王守藏



吏曰燮邑子武王時遷往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邁云云蓋又傳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爲太上靈直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屈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体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氓

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源矣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強興與之際儻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而妄爲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世貞一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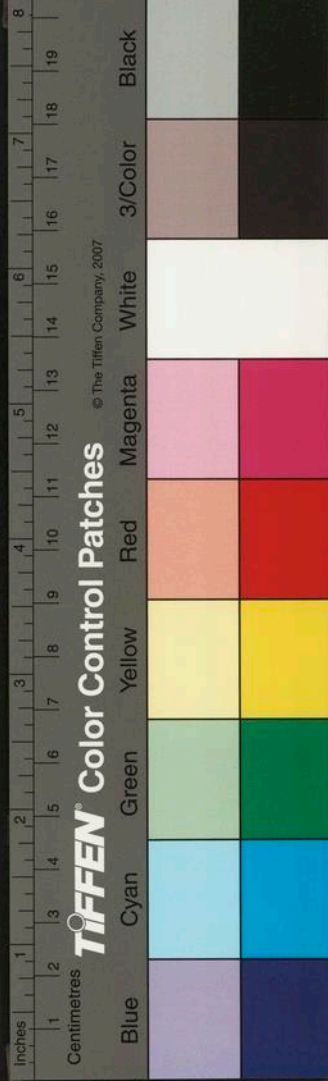


當護譴于今之爲二家者然使吾孔子老子而在以爲譴哉不以爲譴哉

大洞王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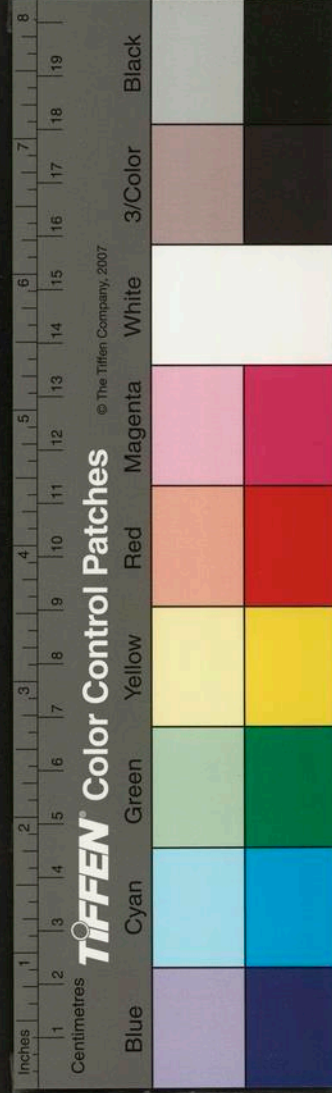
按黃庭內景經其首章云詠之萬遍昇三天而未則云約得萬遍義自鮮又云過數已畢體神精黃華玉女告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隱芝大洞經然則黃庭禮誦圓滿而後隱之大洞經出知其不易也攷之南嶽夫人青錄文以故所受于景林王真人者用甲寅起安啓手經始傳得道之子起安者興靈也以興靈二年正月辛亥朔四日甲寅授司徒公府舍人

楊君大小凡十餘篇俾轉授許長史椽父子而大洞黃庭皆在焉椽以太和五年長史以泰元元年后先化去而椽之子黃民避亂入東閩馬朗家晉安守孔黠懇于黃民得之令晉安吏王興繕寫而興私復繕之各一通孔氏藏爲其子綜先熈先焚燬而王興私繕者渡浙江遇風漂佚僅黃庭存而復敗于甬於是二家所得都絕尋又有王靈期者悲懇于黃民而得之竊加增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凡五十餘篇流布京師及江東諸郡黃民豔其盛而秘其所藏本却說王求寫轉相讚重而真本之在馬



朗者以黃民卒而匿之後爲山陰何道敬竊傳以授
女師鍾義山而它小篇上之陸脩靜崇虛館鍾後闕
不以歸樓僅從杪得數篇而已馬氏之藏與樓氏諸
本爲徐孝標杜京產顧觀威景玄朱僧標葛粲王文
清嚴虬吳曇技褚伯玉章靈民孔總諸士俗家分傳
幾散盡而陶貞白始捃拾其大半而敘之以爲翼經
檢今攷此經皆五言古體其文隱邃深密與其誥內
所紀南真中候紫薇九華定錄之辭皆相類第不若
黃庭之爾雅而中間多說身形諸神名字實有與之
相表裏者或謂浮黎王宸于赤明龍漢之間豈無正

始之音出于雅頌典謨之表而卑卑若是推原厥旨
大要俯度世人則不得不類就世格欲使之易信易
曉故耳王經則經文之後必有符必有呪呪語亦說
諸神名而不甚古符篆用筆小簡體員而用柔其注
者曰太玄趙真人而傳之者熊隣真經則每篇首別
有章章後必有呪呪後必有圖圖後必有法法後始
爲經經後必有祝凡祝語皆托之天王上真其辭最
近古而不無蹊逕此豈楊君所受本耶抑卽王靈期
所藻飾耶若章呪圖法則爲觀妙先生朱自莫與蔣
宗璞手無疑符篆用筆小繁體方而用剛與王經諸



符全不類而經則大約相同第覺王經稍整潔故特
乞章藻仲王作趙吳興體錄其三十九章正文而已
若所謂文昌大洞者則蜀之黠鬼或妖人冠以俚淺
詭誕不經之說而托之梓童張神盲道士不察而收
之大藏僅堪供祖龍一燼耳夫何足道哉夫何足道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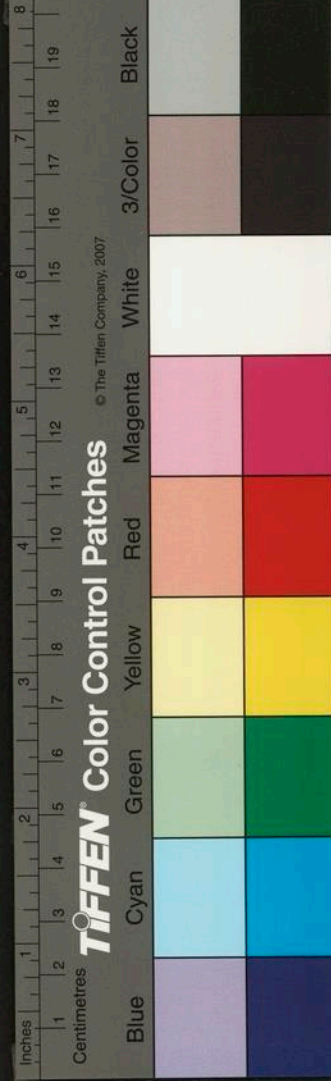
王樞經後

王樞經稱雷聲普化天尊法語是杜光庭輩擬撰耳
趙文敏爲人書佛經必奉勅繕寫幾滿藏至道經獨
有黃庭常清淨洞王諸經洞王余所見有兩本其一

屬何元朗內翰一屬王陽德太叅皆神品也此經稱
道弟子後轉奉某爲人削去以供奉禮誦故尚作摺
近始裝池成卷而世亦未有識之者休承謂小變孟
法師體恐亦未是大要李北海出入耳結法極緊密
而力大道勁披拂之際咸有妙趣而數百字中得一
二字不稱者或意忙筆迅故也當與余柳河東禊詩
同賞識

陰符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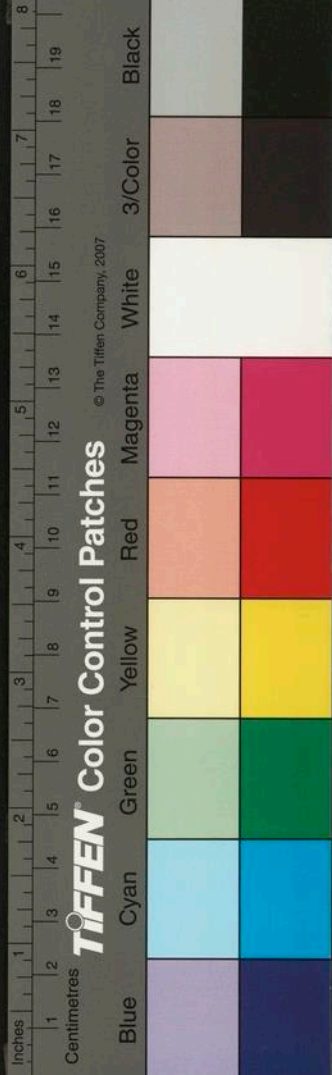
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而獨此趙文
敏書最爲定本他經注有謂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



天之道以定人也爲杜光庭所增而削之此人似未見歐褚李荃本若光庭五代時人也有削天生天殺道之理者夫道之理誠謬然不可削也愚竊以爲當云盜之理觀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盜天有生殺乃所以爲盜耳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當云千倍不當云十倍也夫三返之爲萬倍則絕利源之爲千倍可推矣夫賊不以禰而曰昌盜不擬止而曰宜此經之深旨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歿互根恩害相生其五千言之秘乎哉他本有自然之靜六十八字朱元晦謂其理獨妙非也辭旨俱與前文不類元晦不過以其有陰陽八卦律呂諸語而深契之耳不知有此正所以非陰符也陰符之妙一機而已矣機一逆而已矣乃巧士得機而順暢之經必逆而歛之固窮之窮似誤而非誤也歛也知我罪我其斯言也已

常清淨經

老子所著惟道德五千又見正史而所謂常清淨經者通二章不能二百七十言然不盡見信于吾黨大約謂其文頗淺易往往掇拾經傳之余與道德若出二手及稱自葛仙公受之東華君東華君受之金闕後聖以上遡西母而晉迨六朝諸公都不齒及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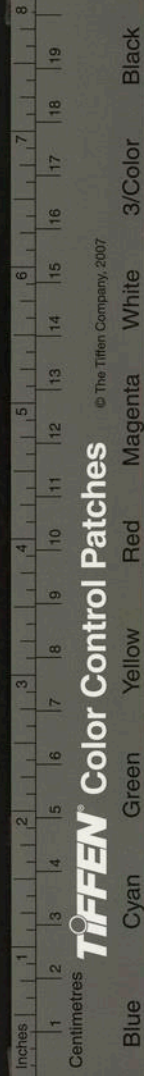


道釋之諍起人主下明詔以道德為真西昇化胡為
譌而至于常清淨亦無及者遂以為後人之傳會然
歷攷宋李南北登真如王馬劉丘輩多引其語以證
至道而松雪諸君遂精書而寶傳之吾無所折衷姑
乞公瑕書以附道德之後備一家言而已雖然子思
作中庸解之曰庸平常也南泉禪師亦云平常心是
道然則平常語固道也

參同契後

太極陰陽之秘盡洩于易而小之于卜筮先聖孔子
續之蓋常編三絕而後贊以什翼于是天綱人紀備

矣漢真人魏師獨以其乾坤坎離兌艮之妙歛之于
一身而度世維世交相為用而不悖千古之談玄者
寔祖之而宋儒如朱紫陽更為之注故雖不獲盡叩
其精微而衿襟者至今歛衽焉獨中二條微露靈鑰
之一端所謂金以砂為主稟和于水銀者抱朴子必
歸之金鼎之丹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者薛紫賢
必要之白虎之弦其理誠有之故不若內取諸身之
為妙也不佞雖不能曉契其妙而奉持一念則賴友
人莫廷韓以精紙作精楷見貽庶不孤矣廷韓此筆
豐美華豔有藍珠仙人態殊令人加敬魏師諱伯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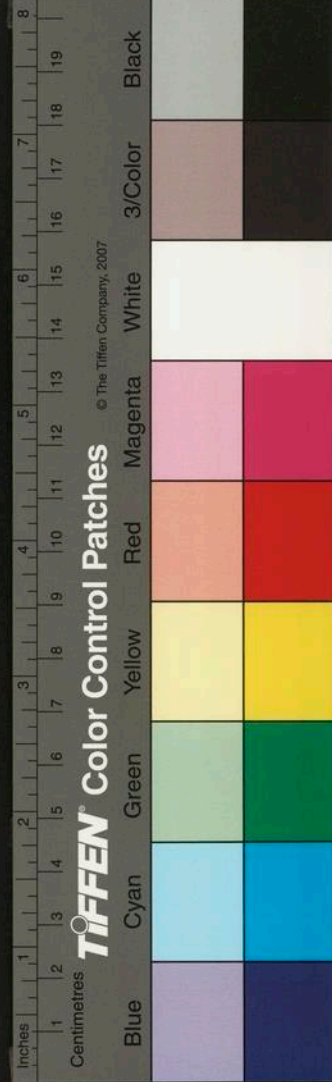


見于後離合詩而仙史謂其神丹就以與二弟子二弟子歿已自服之亦歿余二弟子乃不肯服下山營治殯具公乃徐起以七藥入歿者口咸起即乘雲上昇而二弟子歸不復能跡矣猶游行人間得不歿也其化跡如此

書悟真篇三注後

紫陽張平叔作悞真詩歌發明金丹秘旨中間迴互隱伏雖未易窺測而其大指不過二端曰身中求者身外求者身外之說于楞嚴經十仙所謂交搆堅固而不休息意同不敢遽謂其無而其事甚鄙其機甚

危其品甚卑其效甚難薛陸二子之注釋雖顯晦相雜至于上陽子陳致虛者而無餘蘊矣且其詞旨之放浪狂誕滑稽陋襲滅天道傷人理而其罪之尤大者曰侮聖言蓋王法之所不容而地獄之所精俟者也其曰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有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八初弦之氣也有炁而無質兩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謂一者真一之氣凝為一黍之珠此其本旨也然至引度人經曰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中其侮聖言一也又曰順之則為人逆之則為仙為佛為仙乎猶可而謂佛由此而成至云苦行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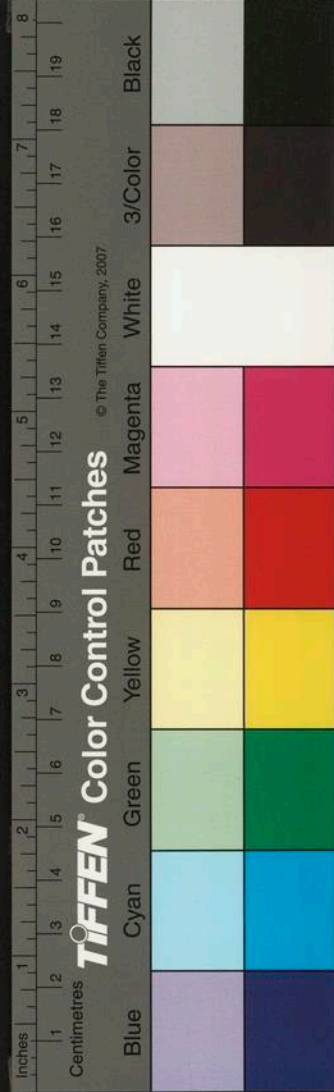


山六年達磨面壁嵩少九年皆此物也然則是二聖人者先採丹于女子而後作此伎倆也夫佛不必論達磨者得道已百餘年謂中州有法器可傳故面壁以示之機而始得二祖今豈所以語達磨其侮聖二也佛經云如露亦如電謂一切有爲之法幻且速不可持也今以證其功之速而易抑何舛也支六金身釋迦之化身也今引以喻十六兩何所取也又云馬祖未脩大藥而枯坐求佛是有磨磚之機然則南嶽讓者誘馬祖而爲淫者也其侮聖言三也靈山會龍子戲珠真摩尼寶珠也而引以爲女子之鉛是龍女

於大衆中市淫於世尊也其侮聖言四也要之道光之罪在行而致虛之罪在言道光之背師致虛之誣佛其揆一也然而道有得志虛無得也嗟乎紫陽之首愈顯而愈晦使天下有以悞真爲誤真者則三子哉

化書后

化善者觀化也凡自有而忽無自無而忽有皆化也其自有而漸無自無而漸有者亦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物物以物物推天地皆自有無之際得之而葆身理天下之道寓焉其旨遠其辭文其言約而中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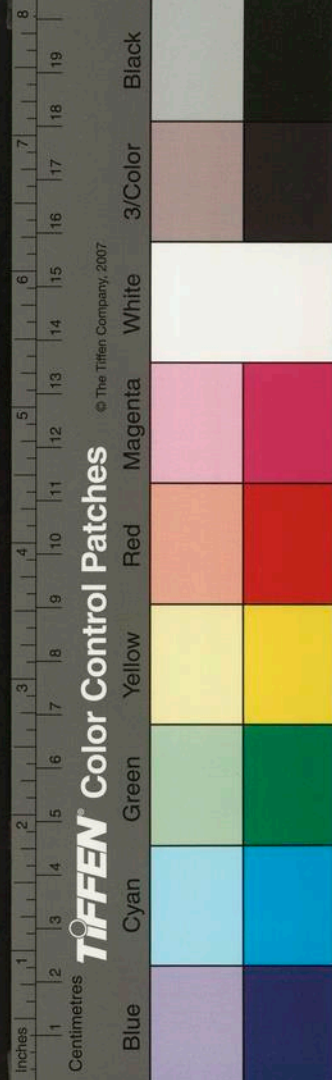


新編 卷之三十一
故識者曰此非齊丘之所著而真人譚峭景升之所著也景升書成而授齊丘使行之齊丘匿而以己名焉或曰齊丘既得書忌景升而殺之或曰醉而以皮囊之沈之水爲道家者曰景升羽化者也齊丘不得而殺也宋之傳奇至云有漁而得一皮囊藻荇封之若駝鳥卵啓而得一人齁齁熟眠醒而問漁者曰化書行乎曰行矣吾在此甚樂幸復爲我縫而置諸水此傳會也夫漁者何以知化書之行夫漁者得人而復置之水寧有是理哉是書也吾以爲齊丘必竄入其自著十之一二而後掩爲已有如五常一章忽云

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于儒者又齊丘于觀化之際輒自稱小人所謂不考而招者一笑一笑

坐忘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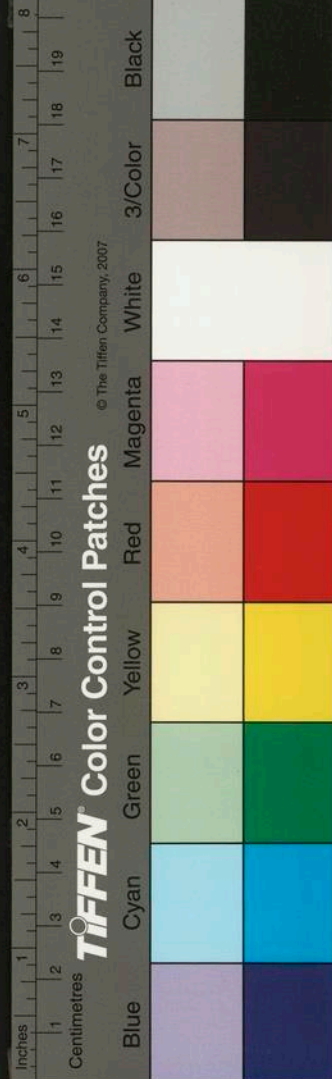
楊用脩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爲坐馳誤也殆見其名未熟其語耳子微所謂執心住空還是有所既不合理又反成病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未斷覺知入于盲空若任心所起一無所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悞



耳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此皆從方寸中鍛鍊一番過來故于受病處極懇至乃爾其治心之法則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着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又云疑則任思悟已則必其以思思則以智害恬為子傷本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毀譽善惡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遂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如此下語即吾夫子之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何以異也去曹溪黃蘗亦自不遠以此言忘何云坐馳吾固曰用脩似未熟其語也

金丹四百字後

紫陽之精蘊獨有悞真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尚以為非實錄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真相表裏而提喚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無支離隱互之病然尚疑其姪女南園手持土橄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于問鄰者尋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為攢簇五行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翕為和合四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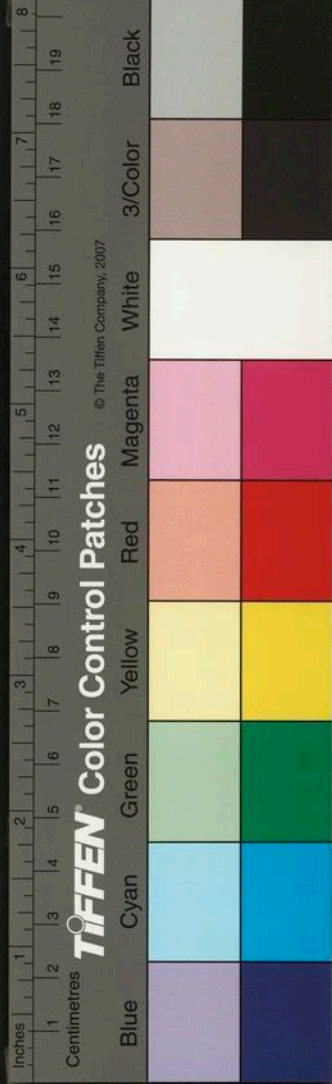


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爲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爲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所謂西隣之說而悟真篇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然終不能不小牴牾序尾有因馬自然去講此數語汝其昧之尋又讀白紫清集有謝紫陽書謂昨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諄論出示寶翰凡四百言字字藥石甘露洗心毛骨洒然

又固以知紫陽之所授者紫清也豈紫陽以薛氏之注誤天下而指挾身中之秘救正之耶將無紫清所得泥丸授受之微或獨悞之見俱其說之不信從而托紫陽以神之也馬自然古仙也不爲紫陽使者曰馬陽象也曰自然取不矯飾義也疑亦紫清所托諭也夫以紫陽四百字之序辭明哲若此而尚有陳上陽鼓其唇舌以宣淫誘賄則良可嘆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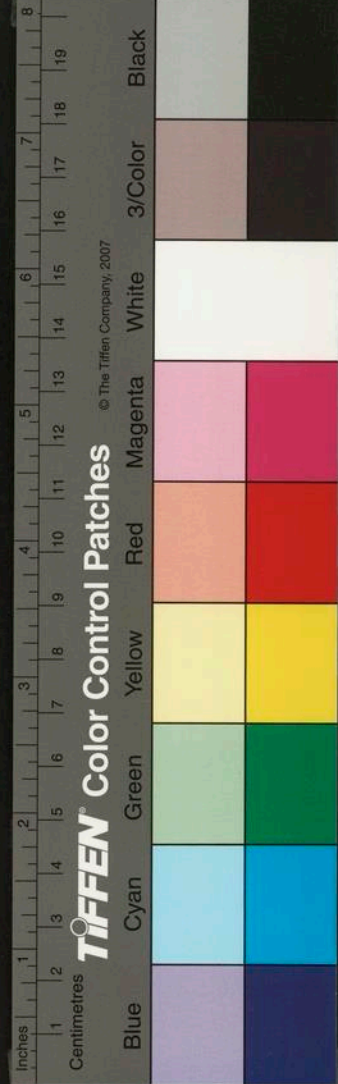
靈寶真靈位業圖後

靈寶真靈位業圖者華陽陶隱君通明造大槩依約真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爲後人傳會書耳而



序辭質雅而不快爽類陶筆因手書一通備采翫中有疑悞者略拈出之其第一第二天主世所崇奉如元始天尊玉晨玄皇大道君是已其第三天中位太極金闕帝君李姓下注壬辰下教太平王者何人也故第二天右位首帝晨後聖玄元道君下復壬辰運當下生則是此君見居右輔次當補處如觀自在而所謂李姓及玄元號者非伯陽甫而後然至第四天中位太清太上老君又寧非伯陽甫也三位之內伯成子為蒲衣支離被衣王倪鬻缺卞隨華封北人子州善卷長桑秦佚接輿伯昏郗閻莊列之所寓言

者往往皆見而未乃有老聃豈不以莊生所紀有老聃死一條故耶是不知老聃之卽爲老子且皆寓言也葛玄旣列第三左位曰太極左仙公而復見之第五散仙赤松子列第二左位曰左聖左仙公南極南嶽太虛真人而復見之第四散仙君公真旣爲五右位之右係而復見之第七左位其更可笑者呂帝爲北帝上相曹操爲大傳司馬懿爲賓友周文僅與之同列周武下作部將中間張繡韓遂嚴白虎盜賊之雄公孫虔劉封偏方之劇何苗賣兄庾亮召亂皆非今終而並列貴賤得非因循真誥之口傳而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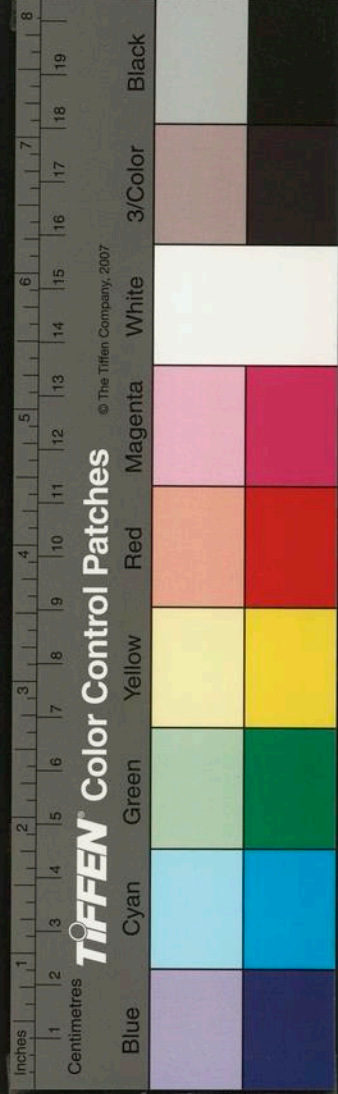


續編選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攷訂耶攷通明所載著書在世者一百六十六卷入
山者五十七卷都不載有此終恐後人傳會耳

元始上真衆仙記後

此記別標爲葛洪枕中書而序辭稱於羅浮山夜半
靜齋忽降一真人授書謂二儀未分溟滓鴻濛狀若
鷄子有盤古真人自稱元始天王游於其中凡六劫
而忽生太元玉女相與通氣結精還舍玉京山宮殿
凡一劫而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
歲其後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
太帝東王公號元陽父九光玄女號大真西王母太

上真人元始天王弟子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其
賤如世之有司徒丞相耳它靈真銜名往往與位業
圖相出入至所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浮山
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
周公旦爲北帝師屈原爲海伯王弼爲北海監皆真
誥所不載却又有人可咲者洪化去在晉惠中而許
暎許穆許玉斧郭景純皆生南渡後與洪不相及
又云二許爲真人未有掌領又似未見真誥全文者
夫好夸飾而不核古以是作修書久而始逗露一何
卒也道藏若此類多不可盡摘摘其循著者



金蓮正宗記後

金蓮真宗凡七人重陽王真人生十二歲而丹陽馬長真譚生二十九而廣陵郝生三十一而玉陽王生三十六而長生劉生三十七而長春丘生四十八而遇純陽真人得道五十二而與玉蟾和靈陽李同居二公皆有真悟者五十六而化長春丹陽長真五十七而化玉陽廣靈五十八而化長生明年正月遂解形其後丹陽最先成道諸真亦以次成皆有神奇之跡而長春最晚成復婁失之末而遇蒙古太祖片喜投遘勝殘去殺全真之教大行于天下無不知有所

謂七真者大抵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敘典而後乃爲宗門長春于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道門旣曰性命雙修王馬二公亦極論養氣而忘身蚤逝又似不及命者長春臨去以脾疾至臥團側而化後又別無神奇此所不可解也

許真君石函記後

石函記上下卷按此函旣爲許真君所載而中所攆撰皆不類晉人語蓋自張紫陽而後陳泥丸白紫清繼之俱以無碍之辨辭發性命之宗旨一時門弟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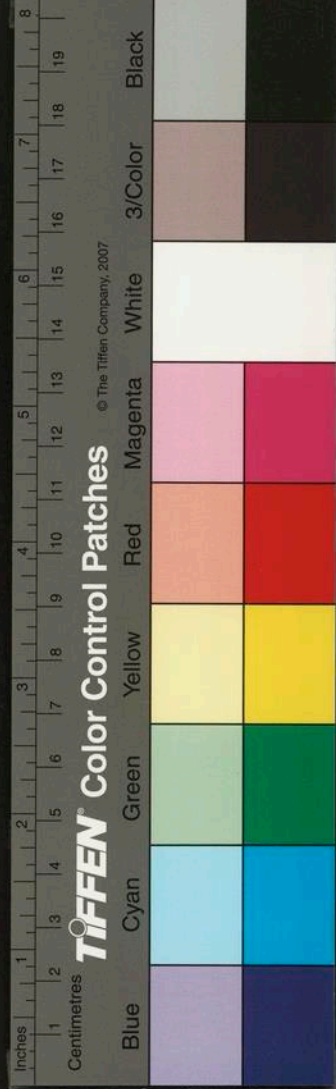


系和邊
卷之三十一
二七六
做爲之末宗髡髻之氣可掬乃至所爲醉思仙歌亦
托之真君大還丹歌則托之吳猛鉛汞歌托之嚴君
平龍虎歌托之陰長生破迷正道還丹歌托之鍾離
雲房歎爻瑤頭坯贈別方處士題王先生庵門贈喬
二郎鄂諸二道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之呂洞賓還
丹破迷至真三歌托之劉海蟾鄙俚冗沓不能脫沿
街鼓簡氣如出一口不知長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
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風鍾離近體清逸秀勁何
嘗不瀟瀟唐氏本色耶此必陳上陽之流爲之飾畫
無益唐突西子良可恨也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語不

妨作摩天偈例取之

純陽神化妙通紀後

純陽一百八化爲道士苗善時編次要多傳會捏合
而成者其灼然可信不能十之五也如第二黃梁夢
覺卽盧生遇邯鄲呂翁事而小變之開元中人與文
也第九謂隱華山稱麻衣道者以理叅同點化陳希
夷先生按希夷傳稱時與呂公往返而麻衣道者則
僧服而相錢希白蓋又一真也第三十四化與邵堯
夫相質事堯夫生平語無所諱顧絕不及此又所謂
吾一念動子便知之吾寂然子茫然此拾南陽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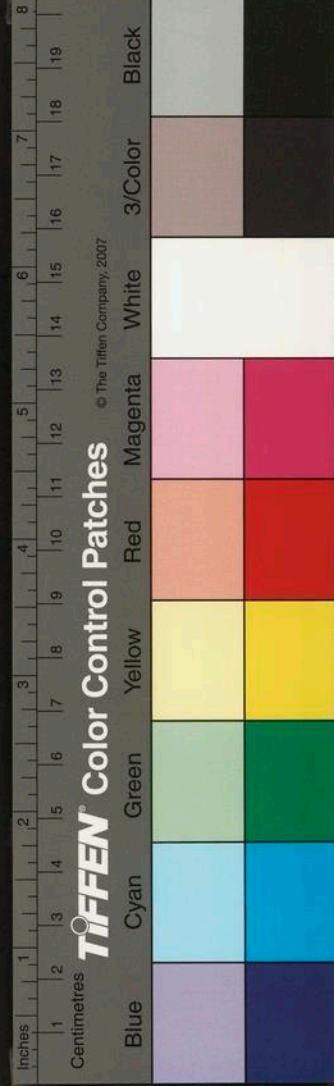


殘語也且堯夫惟能用加一倍算法耳亦不能得他
心通第三十六化徐神翁處踞坐侵呂惠卿仍作詞
喻之攷神翁傳無此事唯曾對人云呂某與某曾一
過耳其人稍得第五十三化垂虹橋題飛梁壓水詞
是一寄士擬作第八十四化載推錢車入罐後又于
東平遇之乃一幻術人江湖紀聞記之第九十九化
言徽宗幸寶錄宮設醮云云當時有記之者甚詳林
靈素開講上聽之講畢而香爐下忽得一紙云捻土
事有因大都宜假不宜真云云然首句不言世
紛揀汞亦不載道人于上前以泥和作錠用

用火鍛之霞光四出遂為真銀錠錠上一詩如模鑄
也第其間都有至語不妨采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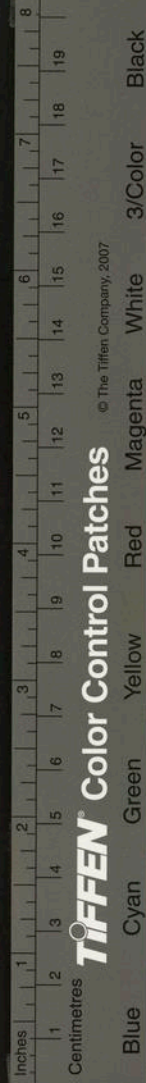
桓真人昇仙記後

吾于丁卯秋中避踪弘法寺抽道藏翔字函小帙曰
桓真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道蓋謂記內所
稱西蜀華蓋山李桓仙君授觀金丹大藥與飛步隱
身諸訣既成而誨之俾從陶隱居為門弟子披髮洗
足執鋤為圃十二年舉之上帝詔昇仙雲天且謂
陶有三是有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
魚蟲獸救治病其二幻笑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



言人休咎其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石匠屋自持
聲勢親近朝廷其回望想太重便希昇仙創待仙樓
造降真館又謂陶彫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
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神二門言菩提行脩西天記
作往生文道什並脩則上帝未見用也凱如言而往
果如期上昇四非之說故余所甚契及後稍讀其全
文而鄙之以其沓施猥雜殊無六朝風氣而徧考諸
藏有高道傳云桓法凱字法舒不知何許人事隱居
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
欣然謂已當之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隱居計門

人無桓姓推執役者得法觀詰之曰常行默朝之道
親朝上帝已九年矣隱君更欲師之法觀辭不許乃
懇曰某於求道勤矣而尚淹世者非有過耶幸為訪
之法觀駕白鶴而昇三日密降隱居室謂先生陰功
著矣而所脩本草以毒蟲水蛭之類為藥利在人害
在物以此小淹一紀乃解形當投蓬萊都水監此傳
乃道士賈善翔撰進成都李汝成駁之以隱居玄門
董狐豈有異人居門下而不識者又得隱居墨跡南
平所造清隱館即弟子桓法觀所居邵陵王又有隱
居化後法觀猶存無先期上昇之說而法觀受法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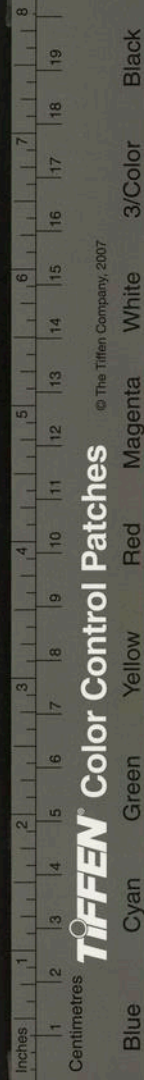


弟其非機後固明甚也據賈高撰傳謂都水監之說
爲門弟子女真錢所預告者又攷隱居所著冥通紀
則周太玄從定錄趙丞得之南真夫人者都不言法
覬也若此上升記絕似唐末宋初人所作其前載李
桓命桓覬師隱居語尤誕妄且是時隱居尚存何得
稱貞白先生蓋不知貞白爲化后所賜謚也造僞書
者賴有逗漏不再令人頭眩

張天師傳後

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附會不可言請得
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

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典縣侯此又因卓
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大邑通侯豈平世而
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受
能執筆一遙畫而千萬鬼衆俱歿又能使之活則一
時西川之厲太上固願指靖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
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深山窮
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齒
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
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
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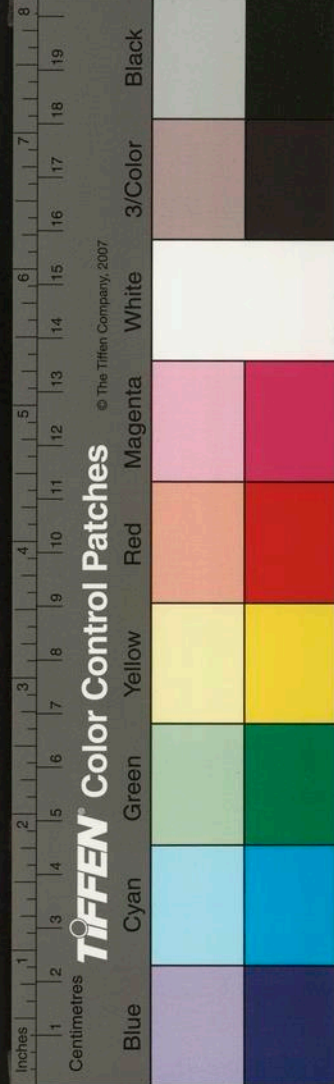


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况所謂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晋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回而迺而符而子祥而道而仲堂而光而順而士元而脩而謚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劍符錄雖存而未必一脩持其脩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真

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靜虛先生繼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為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即真誥時時稱天師則亦甚重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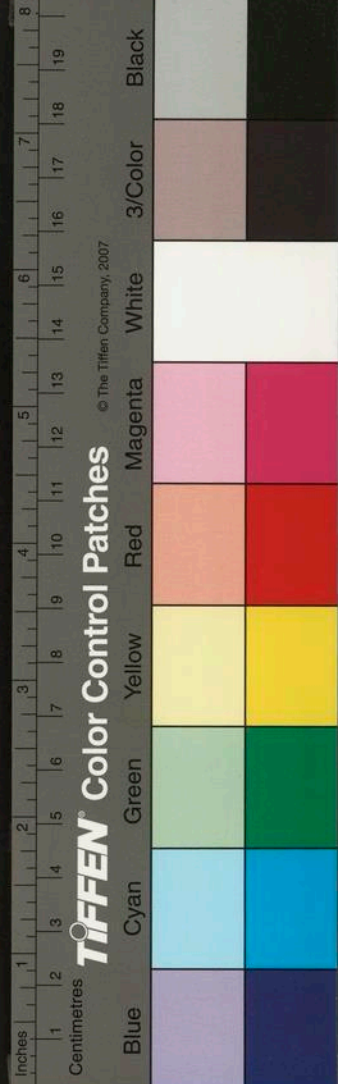
三茅真君傳後

關中王令賜綬自白光祿啓常所來攜光祿手刻三茅真君仙傳伏讀之即真仙通鑑所傳而頗加詳者也真君化跡顯在名山紀之真誥與南真石函並炳琅耳目夫復何疑所恨玄門操觚之士不通史學猥加藻飾以召瑕攻竟成蛇足耳不佞請得而畧言之



夫所謂百十二字寶號者受之天乎受之人乎受之天不過真誥所稱而已受之人不過唐宋以後所封而已不應煩雜至此且襲北極文昌之訛漏也秦時封徹侯至少傳不過蜀應文信及始皇王賁王離趙亥趙成馮毋擇而已以李斯為丞相尚不得侯而何以有長安侯偃廣信侯熹也戰國有號無謚始皇不立謚何以又有長平恭侯也定錄仲君以景帝戊戌生至武帝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中郎正按元年為癸丑仲君僅十五耳是歲雖下郡國舉孝廉不聞賢良也西漢官無所謂五官中郎其以上書拜郎中

者王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正和二年轉太子太傅按是歲為癸丑庚太子反若在前則與少傅石德及宮臣皆從誅在後則不立太子設太傅也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子是歲為辛丑時不設破胡校尉官保命季君以庚子生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按是歲為癸卯君僅四歲耳又云游梁國為孝王上賓時孝王薨十餘年矣宣帝地節二年自洛陽令轉西城校尉是歲為甲寅君年已七十五然是時亦無西城校尉官也元年即位仲君拜執金吾季君拜五更太守轉西河太守按是歲為初元元年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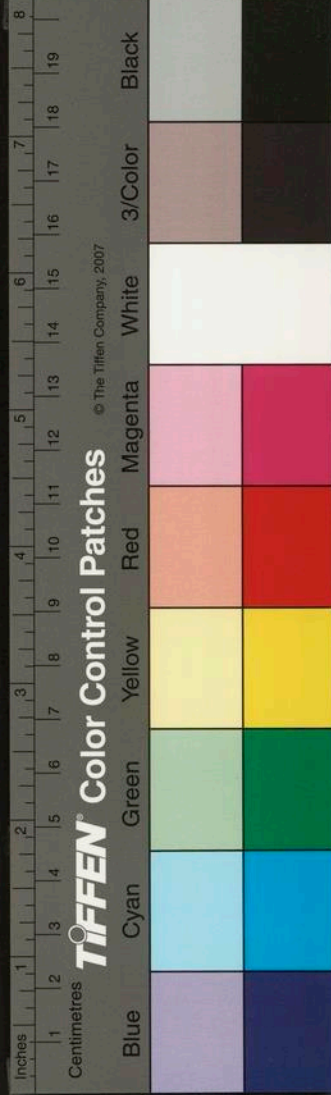


酉仲君年九十五季君亦九十三不應尚之官籍令
九鄉二千石有此壽俊人主必當旌異史必爲立傳
亦不應寂寂乃爾且九鄉年表執金吾爲馮奉世無
所謂仲君也亦不設五更大夫官大抵事玄者不當
以其飾而恣爲談守儒者不必惡其飾而遂生誇取
理而節可也長夏無事偶書於後以示王令倘可遺
光祿小刪之何如

老子要語後

老子凡五千二百七十七言曰五千言舉成數也其
言道德經者後人所崇加也曰上下篇者以竹簡重

而分之也其上曰道經下德經者後人謬也老子之
位業天中天也其言人中天也遠而治天下治而至
于久而不可廢近而治身治而至于終其身不殆者
恒理也亦恒事也谷神玄牝衆妙之門啟焉抱一守
雌專氣致柔始露不灰機矣然是奉天者非開天
者也是歷世者也非出世者也吾故曰人中天也凡
老子之言中曰私曰利曰得志曰取天下皆是謂其
理當然耳取勢決是以不諱諄也探精機是以不避
險也夫然後後世得而群訾之外若華於吾儒之所
謂無所爲而爲善佛之所謂不住色而布施者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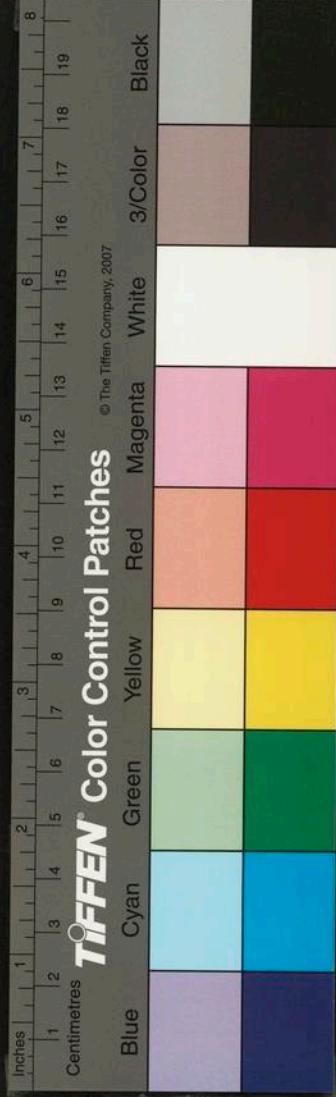
本意故不爾也若夫欲奪固與欲弱固興之類蓋言造化巧也亦非以誨巧也然而不善用之則巧矣是經也曰五千言今何以僅四千二百九十言約之也約之者何謂其授人諍也約之而理固未嘗不備焉不然吾不敢約也

莊子要語後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爲言幾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爲錄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粹乎瑩然若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酪而砂礪之得燭銀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脩詞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而守經者病其詭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爲而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關尹子要語後

昔關尹子望紫氣一縷于函谷之東而知猶龍公之至今不佞讀關尹子一句而知其非關尹子書雖然其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其言非以托關尹子也何以故能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



者必不以關尹子重以關尹子重者其人必剽黃老
莊列之厄緒而為之屈于旨伸于辭恒也今此所屈
者辭也所伸者旨也故曰非以托關尹子也乃王生
為余書者則奇已甚矣思愈苦矣夫亦可以已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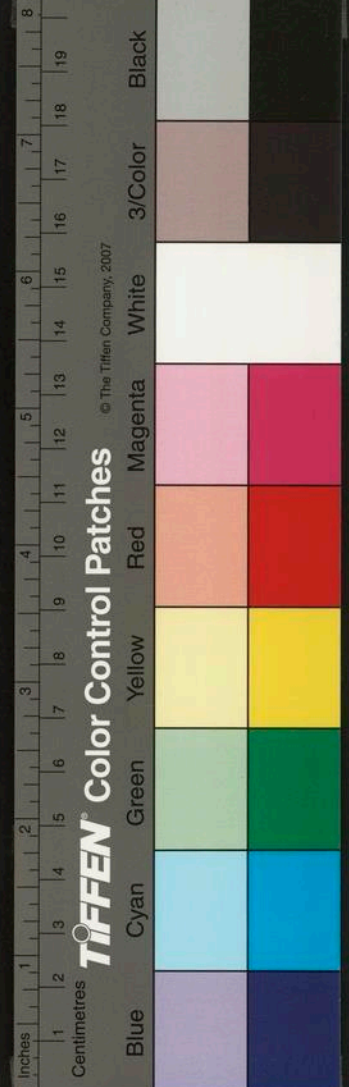
天隱子後

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
所自著也注參同者見以為淺近注悟真者見以為
局小而亦自有理至謂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
去食而求長生則所謂見其一未見其二者子微之
術不過却病延年而已天道苟不得病何必却而年

又何必延也其謂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
語故精

所記疏白蓮沼治芳素軒後

疏白蓮沼芳素軒之閱日即為之記人或謂余何健
筆研乃爾余笑曰非也吾昨者過離菴園覩危甍傑
構瞥起凡二十餘楹跨據橋道而昔之所謂鷄息軒
碧浪齋壺隱晞髮二亭與花樹梧竹無一存者僅余
前小島與綠萼梅婆娑映照而已始悟陵谷之變遷
是千萬年事市朝之轉徙是百年事而茲園乃一轉
瞬間事耳歸而取吾記讀之歷歷猶可數不然則是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園者烏有先生而已天下之壽者莫如山也
不盡真者不必壽今吾山與吾記俱幸而有聞於天下雖然
吾固知山之壽不能勝吾記之壽也何以徵之過衣
州者覓子厚之愚谷諸勝不可得之其丈夫真山
川且然況不盡真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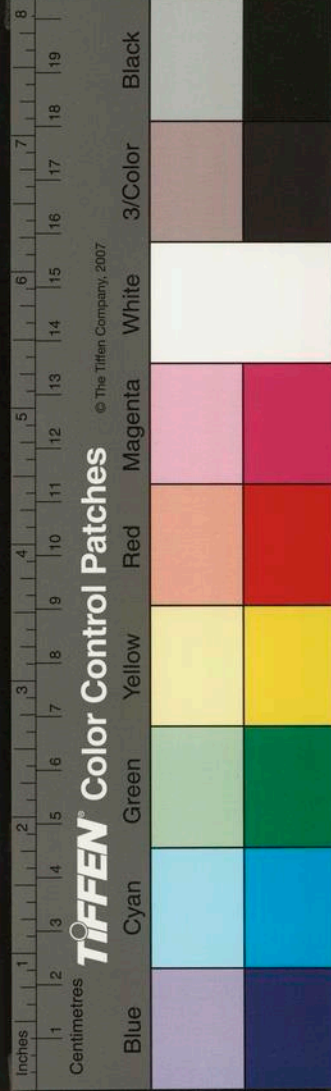
題竹醉翁集後

顧翁以五月十三日生里中謂之竹醉日云以是日
徙者毋弗榮者顧翁既老而樂其名自稱竹醉翁所
爲詩文悉以竹醉矣之而申學士劉侍御其撰傳若
贊則或稱醉竹云夫竹之爲竹蒼翠勁挺虬鬚龍鱗

脩幹密節夫人而能知之右所謂醉吾不能悉其狀
意籍地柏挹天酒柔篁新粉使人押而易爲把臂歎
顧翁之所托於竹醉吾亦不能悉意者思其林若叔
夜之僂俄其玉山歎吾雖不能悉竹之醉然時時游
于竹僅識竹雖不能識顧翁乃于顧翁之詩而竊于
其所謂峭蒼青葱者而識其似也異日顧翁進我于
竹間吾將醉而更悉之

題所詩與曾生

吾友曾舜徵衡楚間名士也吾往歲以文拔舜徵于
楚棘中褒然首冠蓋三戰而三不勝一日來謁余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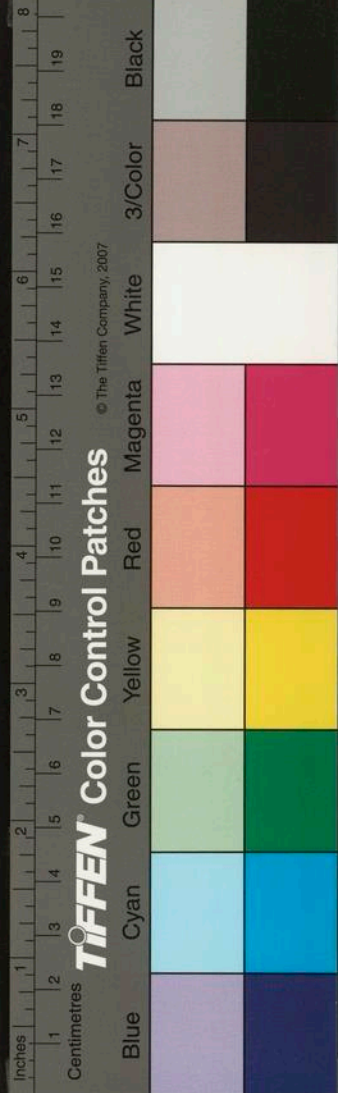


先生讀何書何所結撰有以教我否余謂讀書垂五車一句不得用著書余二百卷一字不足存舜徵顛首大快以爲會心至訣將別忽出高麗精繭乞書近詩余亦漫爲應之既滿卷始悟而笑曰乃令我作狂語人舌不至鼻乎哉雖然吾向者猶不能忘工拙今乃并忘之是以拙日甚也子以爲足存或不足存是不在我雖然子能忘我拙必不能忘子之工忘則純純則天惟無戰戰且必勝哉

宋名公二十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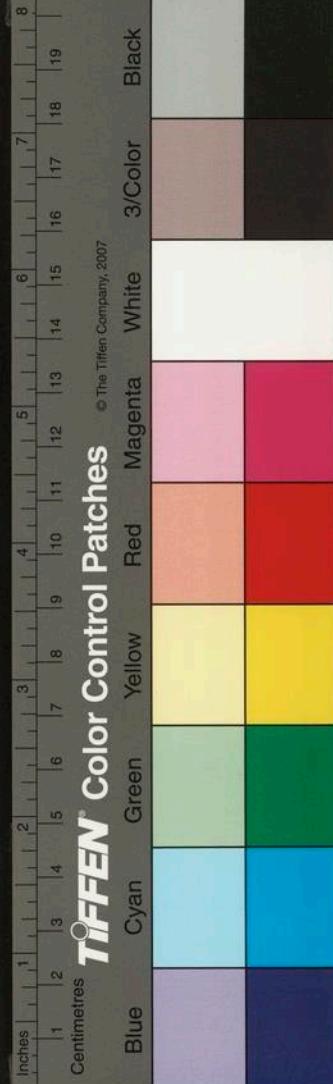
右宋名公簡札合一卷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

詩中有銅魚四明守當知明州也宗諤字昌武饒陽人故丞相昉之子仕至右諫議大夫王文正公且嘗薦叅大政以瘦相斂若陰中止其稱學士當在景德二年後呼表兄爲腹兄不知何所據按老米謂宗諤王文既久當時試士無易善例故爭爲肥褊朴拙以投其好今攷之果爾然則公書雖不見賞專門亦負時趣耶范仲淹者字希文吾吳人有二帖遺尹師魯舍人此其一也尹時謫居故帖內云云朋友之道盡矣跋者多宋元人吾僅留尤袤袁常之無錫人以秘書監終謚文節范公由政府以兵部侍郎知鄧州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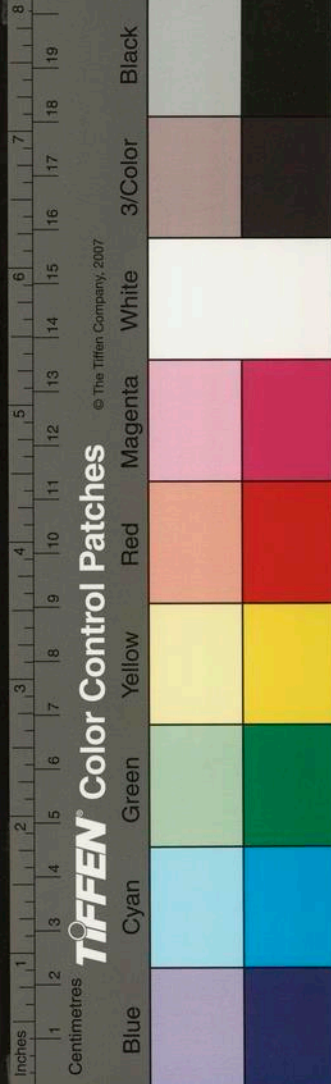
累贈太師謚文正軾者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爲吏禮
兵部尚書翰林承旨以端明龍圖二殿學謫瞻耳赦
歸提舉玉局觀終贈太師謚文忠此寄又上人帖古
雅爲平生尺牘最墨光奕奕射人眼睫應接不暇
者米芾吳人以乳媪得官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
此送提舉通直詩結法雄爽有逸致而不至作生平
佻險其書散則郇公行押体也又絕句一首無姓名
而有緝熙殿寶考其詩是黃庭堅語庭堅字魯直豫
章人由史館累謫宜州卒追謚文節此書翩翩老致
而結構森然詩亦婉致所謂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

灘頭上水船殆類余近日伎倆可發一粲紹彭者薛
紹彭字道祖中山人號翠微居士累官秘閣脩撰知
梓潼路漕與弟嗣昌輩俱有名所謂河東三鳳者也
此與趙大年借墨帖古氣淳淳適勁中蓋余所寶三
帖之一也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以知樞密院卒謚
忠敏自謂屏跡里居當是知潭州丐祠時也世忠者
韓蘄王也字良臣慶陽人以三鎮節致仕卒史稱其
目不知書晚歲忽有悞能作字工小詞據與司農總
領帖當是太保領元樞時耳而結法頗適麗恐其時
尚未入悟或佐史筆也允文者虞允文字彬甫仁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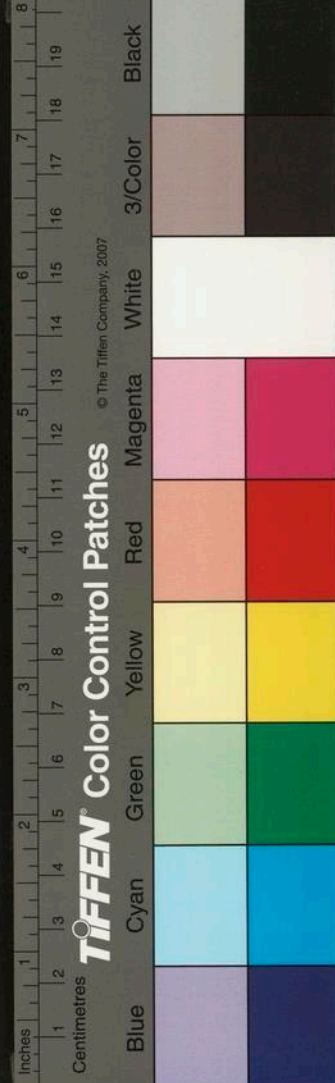
人以左丞相兼樞密使出宣撫川陝進少保封雍國公謚忠肅此公益南渡名臣灼然者吾以其慷慨議恢復近張魏公而識時宜勝之書法出鍾成侯雖不能精詣亦自古汪藻者字彥章德興人仕累禁近後以顯謨閣學士謫歙藻有文行饒志節其書亦出入米襄陽衡者葉衡金華人以右丞相樞密院使竄彬州後復官與祠衡以進士十年取相位以宰相片言得罪時多疑之書雖不免墨豬而有拙意且以力勝王十朋者字龜齡樂清人年四十七狀元及第又十七年而以龍圖閣學卒所與書極辨者不知何許人

想亦工佛法者公可謂能衛道矣蔣璨字宣卿紹興中爲戶部侍郎敷文待制史不載載書史所題冲寂觀二詩極俚淺而書筆圓微翩翩得晉人意考詩注稱伯考太師樞密當是蔣穎叔穎叔嘗知樞院其稱太師則以子階歷侍從加恩故也冲寂觀在陽羨乃其家香火地紹興甲子已不無忝離之嘆今不知有遺跡否王淮字季海永嘉人以左丞相樞密使罷爲大觀文卒謚文定劄子當是荅故相或執政者其人亦非下中以庇一戚故受朱紫陽培擊無餘地張綱字彥正丹陽人嘗至太叅以資政殿學致仕卒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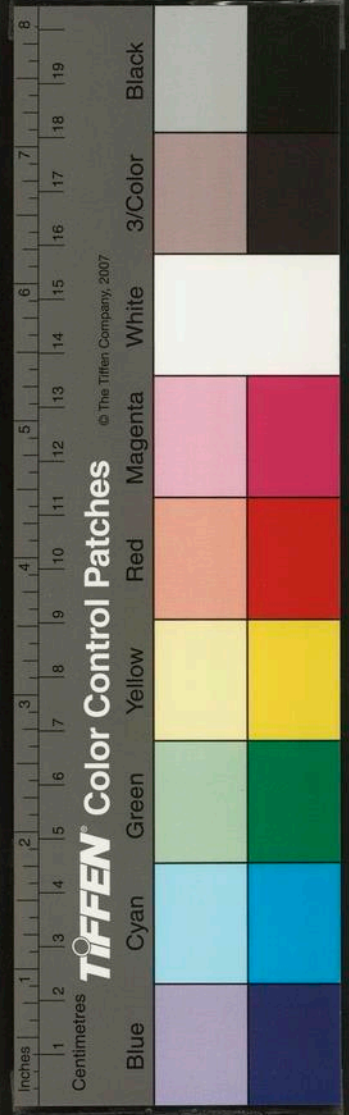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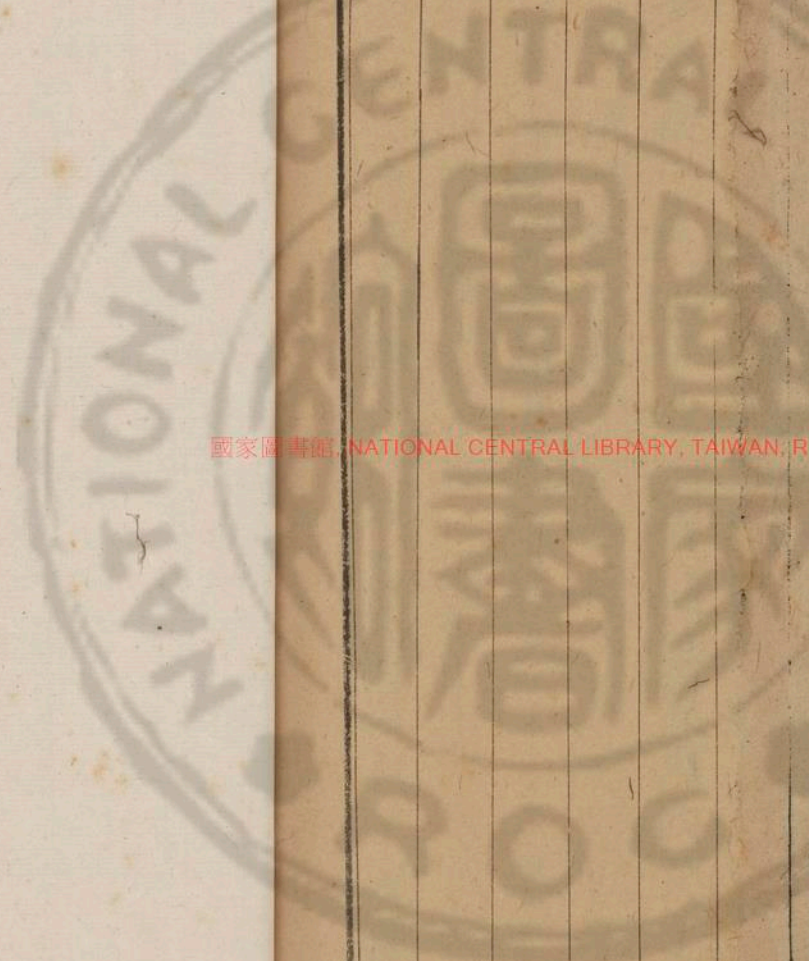
定用太常駁改謚章簡此劄似得致仕恩謝執政又
爲其子先容耳范成大字致能吳人假紫微使金虜
起聲至叅政後以大資領詞卒謚文穆其書最得二
家法此小草亦離離可愛孝祥者張孝祥字安國烏
江人以詞翰名弱冠及第歷典大郡官顯謨閣直學
士卒年僅三十有七安國射合執政得狀元得狀元
而忤執政不調良可笑也婁鑰字大防鄞人累官叅
政以大資領祠卒謚宣獻其書辭黯然天真之痛而
札亦稱之了翁者魏了翁字華甫蒲江人以樞密同
僉督視江淮軍爲贈太師累封秦國公謚文靖名位

俱亞真文忠而卹典遠過之此書倉卒爲密戚弔慰
故肯惻而辭絮筆亦草草張即之字溫甫孝祥從子
以父孝伯蔭補官至直秘閣壽八十余與孝祥俱擅
臨池名而即之尤琅琅此行体不足言然却不墜惡
道余初得十五紙于崑山六觀堂周氏內有不知名
人及呂資政嘉問錢樞密端禮余惡呂之盜從祖公
弼疏草而示王介甫也錢之附湯思退而左張德遠
也故汰之并汰不知名者尋得黃忠節一紙于曹進
士茂來虞忠肅一紙范文正一紙于其後人蔣宣之
一紙魏文靖一紙于從孫定鼎詹簿遂併舊所秘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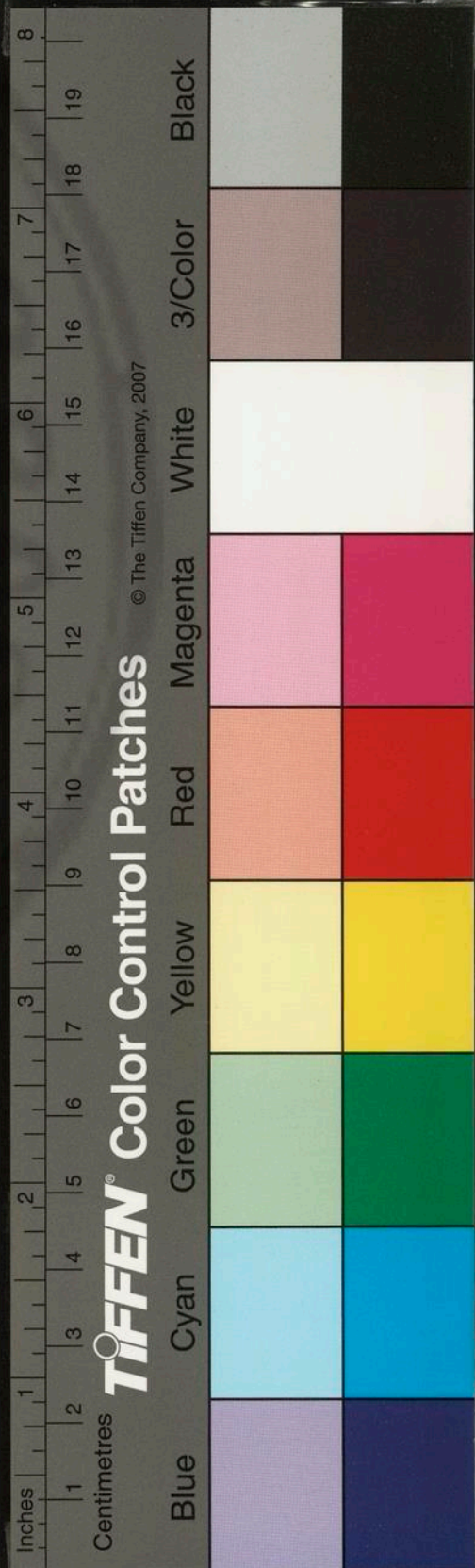


米薛三紙合之得二十紙我家爾雅樓何必減吳興
墨妙亭哉尤可快者能汰錢呂作書者一董狐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部

墨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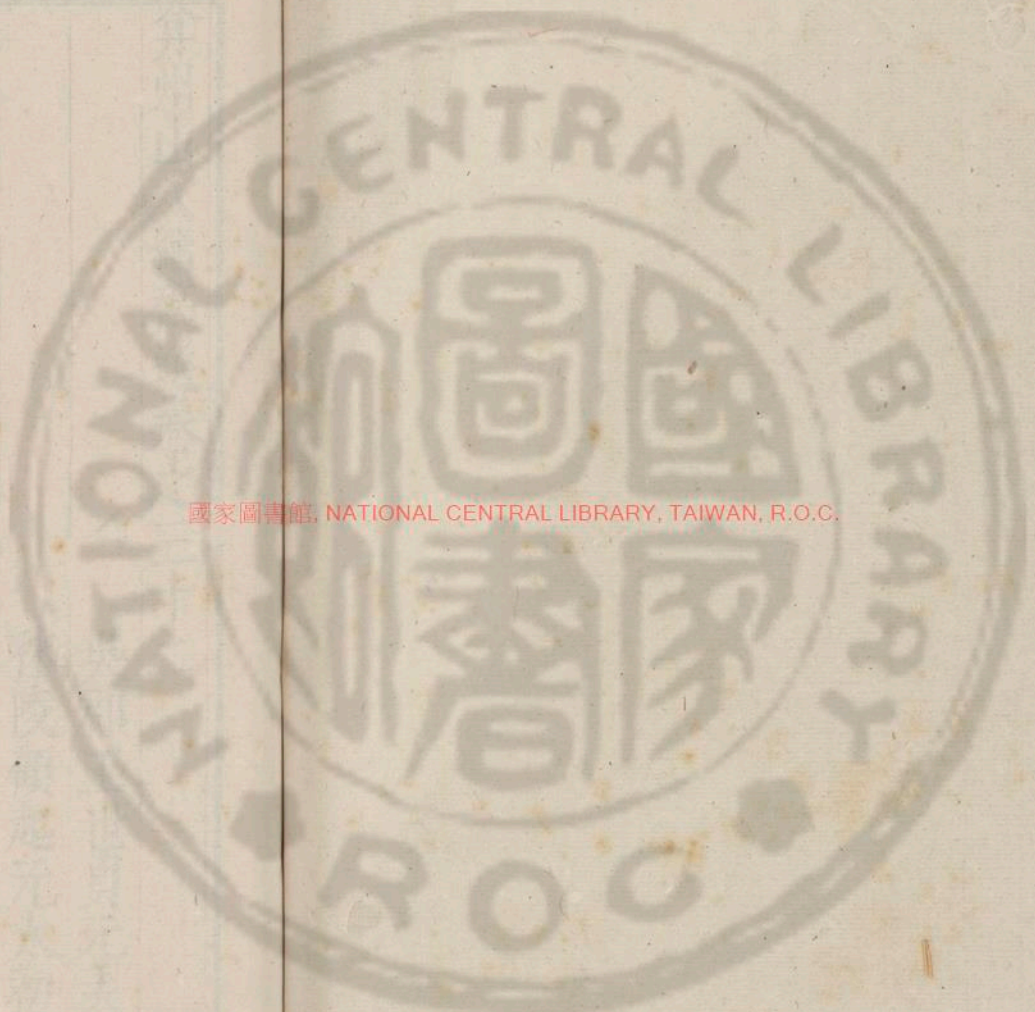
元名人畫蹟

右元名人畫蹟全卷先所卷之二十冊裝以厚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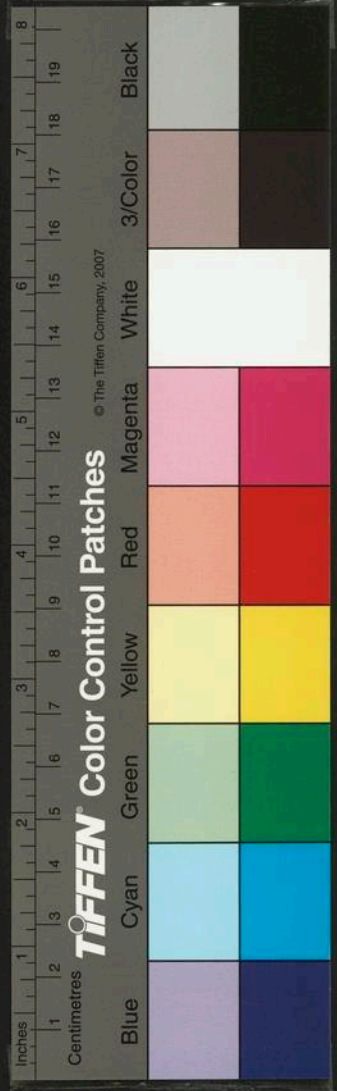
膠者其人前不以此言其不有知否願以此况如左

新而順字下為其人及繪圖家姓名於後

3461073 v.3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弇州山人續稿選卷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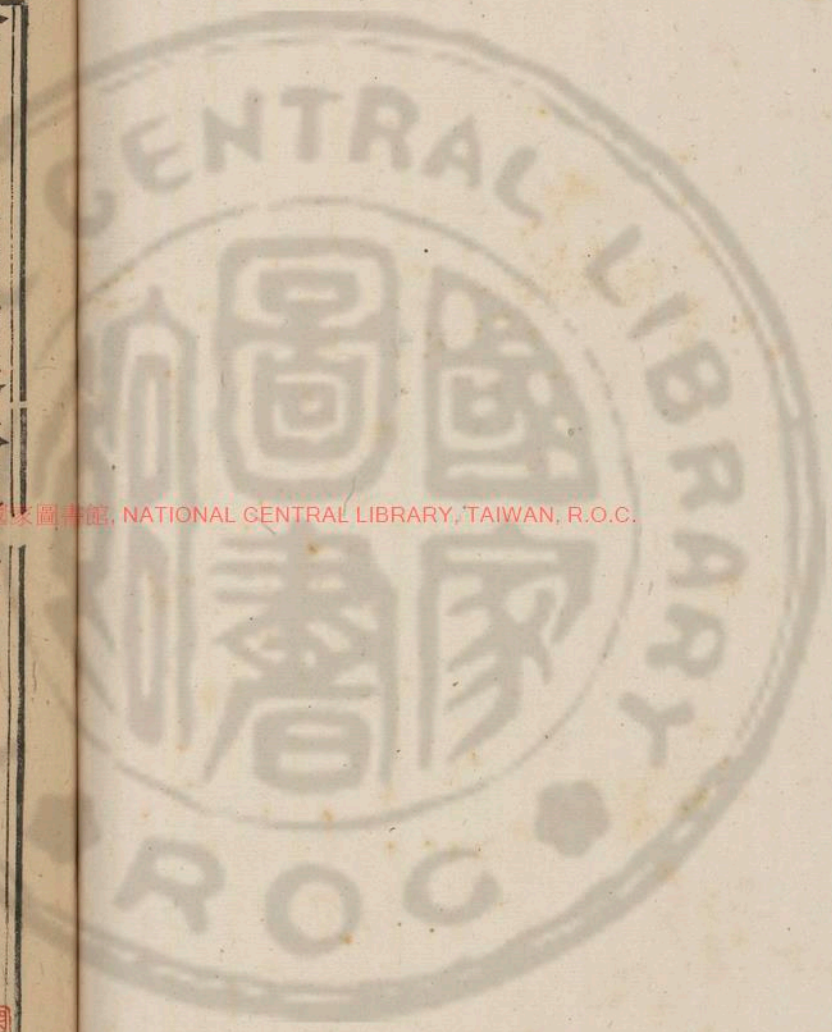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秣陵顧起元太初選
新都孫震卿百里校

文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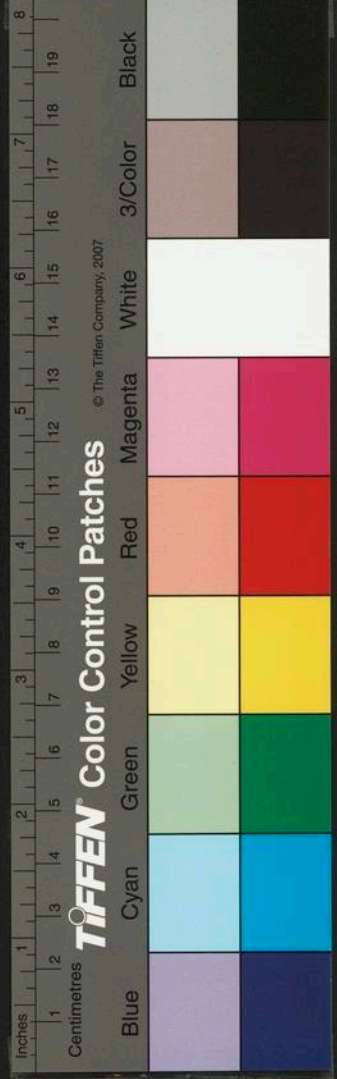
墨畫跋

元名人墨蹟

右元名人墨蹟余後先所遊凡二十五紙擬以配宋賢者其人稍不敵其書法不啻如之聊為敘次如左
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以薦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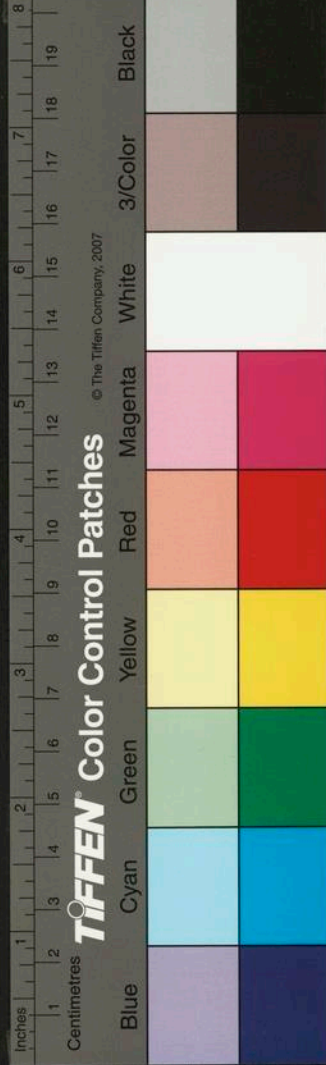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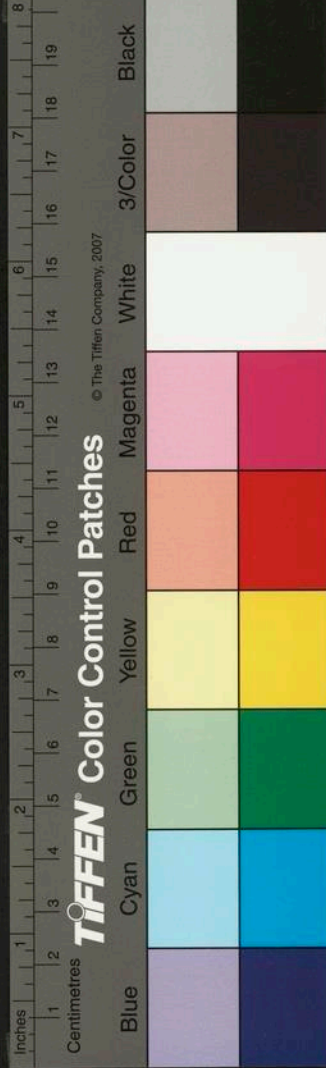
浙江行省平章魏國公謚文敏公於八法無所不精
詣而尺牘尤舉舉得二王三昧此書雖造次亦自有
風度不可及也書辭謂年已耳順又云有召命使臣
在門當是皇慶癸丑以集賢講學上冢歸召爲翰林
講學耳雪菴者僧也溥光其名元暉其字李其俗姓
累拜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擘窠正書元
時宮殿榜署皆其筆此紙乃與門籬者故草草耳然
亦自有誠懸骨肉所云太后臨寫五臺碑文名額此
亦一證鮮于西溪者名樞字伯機西溪其號也又號
困學民漁陽人以太常典簿終此一詞藁耳而陳樞

者藏之二十年而又記之書法道美不可言正與金
藏高亭巖記詩同一結構鄧文原字善之錦州人徙
家錢唐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出爲湖南廉訪使贈浙
江行省叅政謚文肅公書名鴈行吳興而不及也此
一札乃報人志墓者獨道逸可愛胡長孺字汲仲葵
人博學而貧耿介自命趙文敏極重之仕不顯以長
山鹽司丞卒戴表元字帥初慶元人以文行稱爲信
州教授歸兩用翰林脩撰集賢博士召不起二君不
忝文學隱逸者流所題皆范文正伯夷頌詩語平平
正得伯平而已巉巉字子山康里氏累官學士承旨



提調宣文閣崇文館後以江浙平章召天子且倚以相而遽卒然僅賜銀五鎰以葬而贈謚皆不及不可曉也史稱其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書家者流至引以抗衡吳興而此跋殊草草不稱虞集字伯生蜀人以薦累官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省參政仁壽郡公謚文靖此詩乃貽白雲間公者自稱燕住菴主計其時目且青矣而老筆披紛可念揭傒知字曼碩富州人累官奎章閣供奉學士以待講學上總三史卒年七十二贈豫章郡公謚文安史稱其嚴整簡當詩尤清麗善正行書今此送遠上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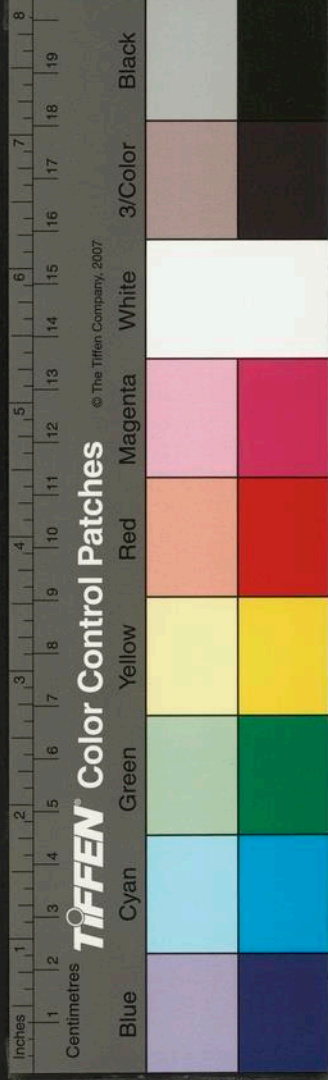
於書法文體見一斑而浮屠語則未也顧安字定之任爲泉州路總管府判官善墨竹有與可風此札與天啓僧者行筆亦圓熟吾衍字子行太末人游寓錢唐好古博學負氣尤精篆籀理自謂出李陽水徐騎省上偶以微絰自恨沈歿宋承旨廉嘗傳之此五詩僅去俗而書法擁腫不稱令人興索喬簣成字仲山攷元史皆不載僅見之右軍干嘔帖朱巨川告跋書法不能佳而攷據頗精洽據此詩尾謂早歲苦吏事叢挫不爲詩當亦是一州邑官也張伯淳字師道杭之崇德人舉童子科再舉進士累遷翰林侍講學士



其書所謂序乃送一校官者結法美而圓亦名筆也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工文能繕性人主徵之不起數賜金幣上尊最後以翰林待制召竟不起學者稱爲清碧先生余嘗見其一碑書極清麗似吳興第少弱耳而此札乃不甚離俗李簡字士廉廬陵人居吾崑山不仕能文章尤精於堪輿家言此詩雖不佳而小涉禪理後有和韵名植者不知何許人也張天雨卽伯雨也師吳閑閑度爲道士自號貞居又號句曲外史善詩及書書尤遒勁有風骨重虞揭諸公間此札多言雅事楚楚可念汪澤民字叔志婺源人

累官禮部尚書致仕賊破宣州不屈歿之贈浙江行省左丞譙郡公謚文節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氏舉其榜第一人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江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台州路達魯花赤歿慶元方氏難贈浙江行省平章魏國公謚忠節以工篆隸名二公所遺亦伯夷頌讀其辭其能仗節歿義不偶也鄭元祐字明德浙之遂昌人仕至浙江儒學提舉此君以右手脫跡任左第書法潤而有度無左一筆伯溫者周伯琦字饒人也以崇文太監出爲陝西行臺廉訪使晉江南行省左丞治吳見縻張士誠不能歿

高皇帝薄



其罪得老牖下幸也伯溫精篆籀隸古其所書九日詩似是流寓筆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號鐵史又號鐵邃道人博學豪詩歌自謂不減晉氏風流仕元爲浙江儒學提舉

高帝召脩勝朝史不受官歸以

老歿此贈寫真陳伯玉歌歌與詩豪縱之氣可掬二

君聲實不相下晚而薰猶故不必蓋棺也鄖璣即倪

璣字元鎮無錫人別號雲林居士又自稱懶璣至

國朝始卒君以畫名世而書亦得大令法此詩頗能

去俗饒介字介之香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

僉浙江廉訪張氏承制以爲淮南行省叅政頗用事

諸文士趨之入明以不良歿此札清麗流放覽之

洒然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吳興甥所謂承平

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者是也洪武初起家

泰安州守坐法歿叔明以畫重勝朝號四大家而書

亦邁駿此尺牘家人語故佳其外又有陸緒者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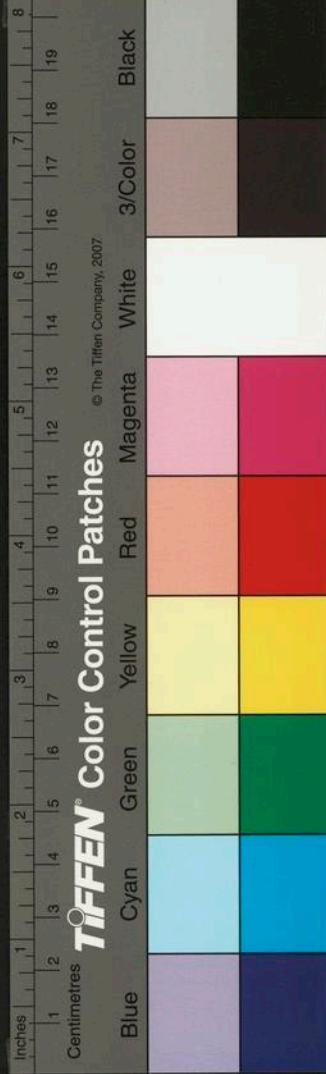
其人以詞翰故留之元自趙文敏倡臨池一時士大

夫慕習其學是二十五人卽不以書名者書靡不合

作卽強半以詩文名詩文多不成語真足愾歎嗟夫

安得令文敏伯機子山輩不必書已作而盡寫馬致

遠王實夫鄭德輝關漢卿搗語雖雅鄭不倫亦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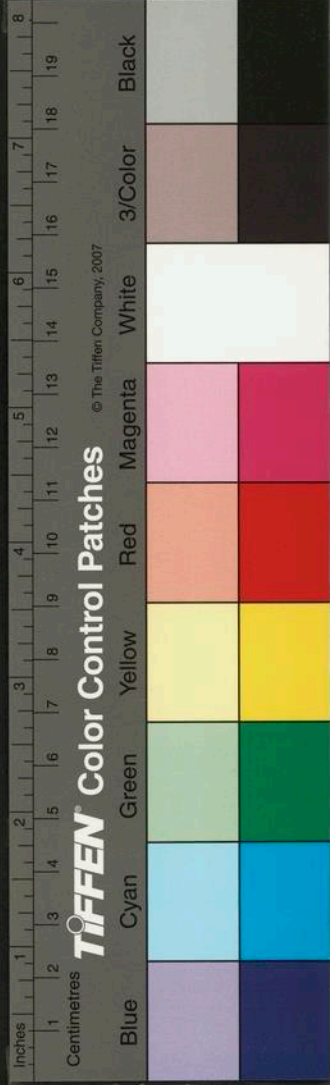


擅表之盛爲一時快哉

國朝名賢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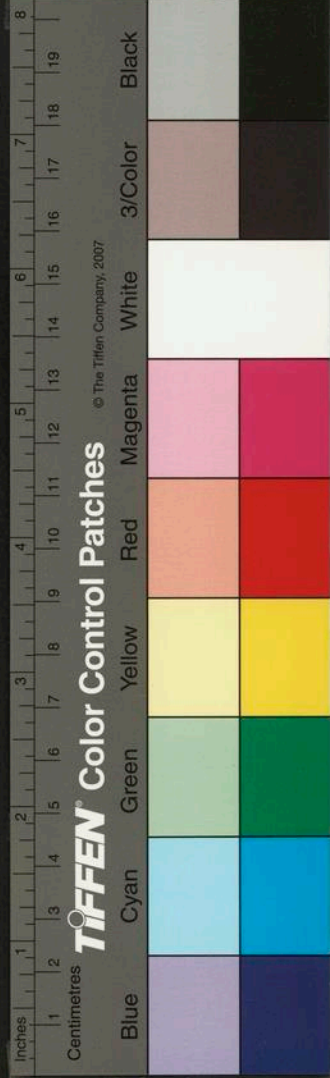
右有明名賢遺墨第一卷二十人故翰林學士承旨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文憲公濂以文學佐內秉爲
一世宗匠而所與徐大章書脩謹甚筆法尤道密可
愛楊鐵遠先生維禎七言律一章句句使事雖勁麗
而不穩妥書筆却道逸足稱散僧入聖先生會稽人
元儒學提舉也不肯食明祿以其嘗預史局且卒
於洪武八年故收之胡仲申先生翰亦金華人以郡
教授終其名在宋文憲王忠文間此書亦貽徐大章

者頗極推許之致張羽潯陽人以太常寺丞不良歿
所作雪樵傳事與文皆清逸而隸法則韓擇木派也
王達無錫人革除靖難間兩爲翰林院學士折簡一
僧謂徐殿下尚未授職得非謂中山王少子膺緒乎
亦以見當時稱謂如此解公縉一名縉紳吉水人初
建內閣爲首臣以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出
叅議交阯下獄歿此六絕句懷南安舊游作也時時
見才情筆勢尤道俊然墨氣勝而結構小疎從子禎
期臨右軍一札家雞宛然而換鶩意遠矣禎期初以
學士累戍遼左後赦之爲中書舍人七十餘尚供奉



史局胡文穆公廣題漁父辭劔圖記以舟子辭金事
儼之蓋謂子胥宋瑤略相當而舟子漁父其節俠同
而史佚之以爲恨然文穆拈筆時恐不能包忍也
公廬陵人建文中狀元及第累官文淵閣大學士翰
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再贈少師楊文貞公士奇贈
東莞丞一律一絕句勁筆紛披與語俱老公初名寓
以字行亦廬陵人累官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贈太師名位器業一時名臣也胡頤庵先生儼南
昌人以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進太子賓客致仕楊
文敏公榮建安人以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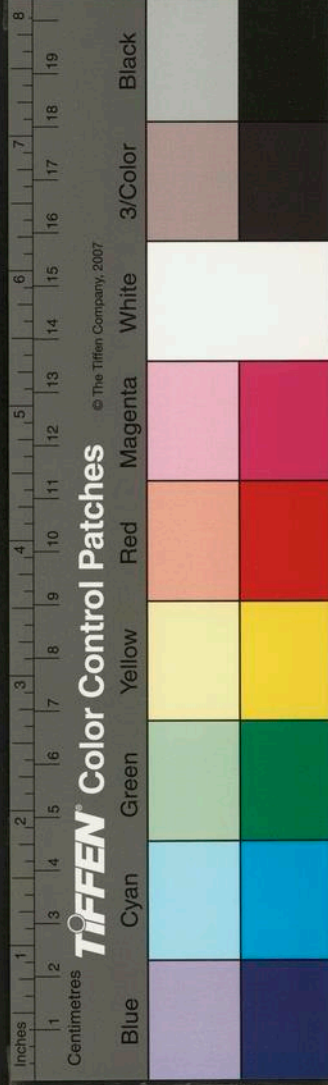
卒贈太師金文靖公幼孜初名善以字行臨川人也
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三公
同官內閣而同爲胡文穆題漁父圖其一爲古騷二
爲五言選調同書法小行楷亦同曾公榮梁公潛亦
題此圖則皆歌行而語皆勝曾書法尤自精雅可愛
亦吉水人也甲申狀元及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卒贈禮部左侍郎梁西昌人以右贊善佐東宮坐間
庾次李忠文公時勉凡二紙其一跋江母傳其一題
陶靖節度履圖公人以國子祭酒致仕贈禮部
左侍郎初謚文毅忠文其改謚也清忠勁節風表百



世而結法乃婉媚而有致王文端公直泰和人文安公英臨安人同舉進士改翰林歷史局官坊學士少詹事禮部左侍郎典內制無弗同者海內稱爲二王先生而其自侍郎以後名位恩寵始迫絕文安瞠乎非埒矣今所送詩俱以初拜官遠地者其詩律筆意乃又無不同也陳文定公敬宗與李忠文同爲祭酒天下以南北師範稱之陳公爲祭酒十八年不遷卒年八十有八其詩亦題昭關圖者小楷斐疊饒晉人意公之負臨池名固不虛也魏文靖公驥怡壽堂記爲吾郡華氏書者精緊右腕力公蕭山人以南京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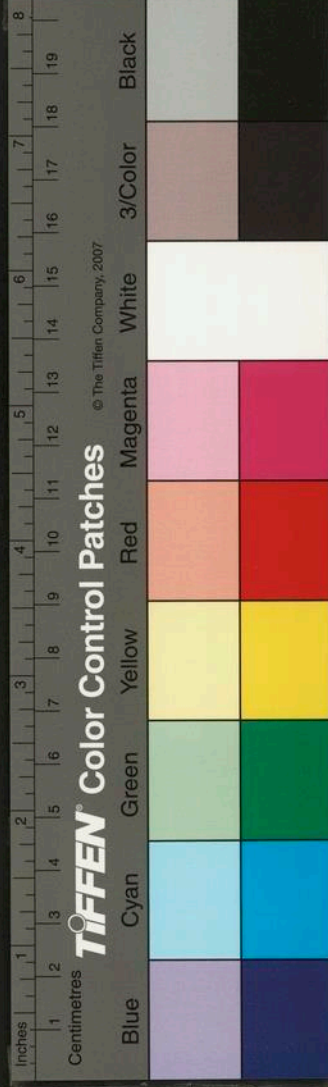
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八眉壽爲我 明文臣冠而行業亦稱是陳公璉挽李士文序詞翰俱清雅公東莞人爲四川按察使吏部言其文而不善憲紀顧得改南京通政使領國子祭酒後以禮部左侍郎終甚奇事也卷凡二十人二十一紙而江西獨得十之七云

第二卷錢文肅公習禮臨江人也四十餘入翰林以禮部右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此蹟一輓章耳以公品清貴故留之楊公翥吾郡人繇薦入翰林爲廊府右長史邸王登極公老矣累進禮部尚書食祿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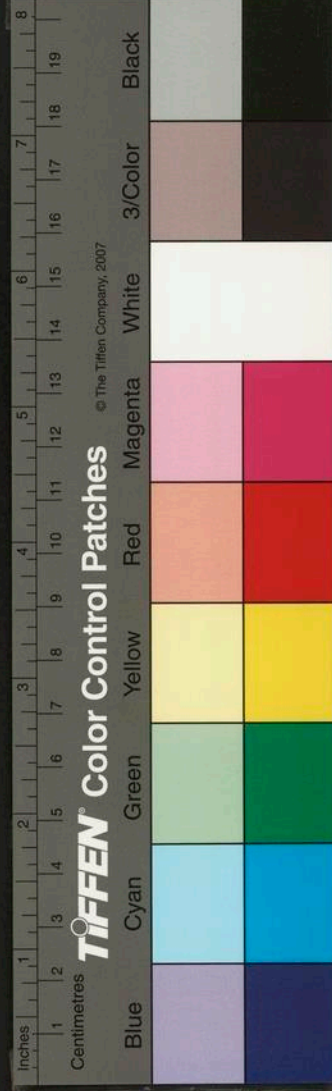
事卒年八十五所書梅軒記爲陳有成作有成故太保僖敏公鎰弟也其辭翰皆頽然長者高文義公毅揚之興化人以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其敘余青陽集毅然有解金帶贈王舍人疏廬陟東鹿氣而書法却妍婉令人作留侯好女子觀于肅愍公謙錢唐人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中讒歿贈太傅公精忠大節載在國史此詩乃題黃子久江山萬里圖者以不切於圖故割置此馬公愉臨駒人狀元及第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卒贈尚書張文僖公

益上元人以翰林侍講學士卒土木難贈學士二公皆登內閣不躋極品所題城南書屋詩爲戴文進筆藏余家今留置於此徐天全有貞吾郡人初名瑛累官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削爵謫金齒放歸卒送僧素菴住持宣府彌陀寺序乃少年書而中有塗乙筆殊秀勁彌陀寺上谷名剎也建於譚大將軍廣揚東里先生嘗記之林學士文題張氏手澤記辭翰皆質勝張之先適者吾郡人洪武中十才子也嘗仕工部郎謫廣州宣課大使歿學士閩人進士及第踰四十年而尚滯五品其後僅加太常少卿致仕當時固



如是也商文毅公輅淳安人三舉第一人及第僅四
載入內閣又五年而至少司馬學士歸田僅十年復
召累進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又十年而歸
歸又十年而卒贈太傅韓襄毅公雍吾郡人二十九
爲僉都御史撫江西後累進右都御史總兩廣諸軍
此二札皆與吾鄉練綱御史者韓公推賞獨至蓋以
才氣合也彭文憲公時安福人狀元及第之明年卽
入內閣旋出再入以少保吏部尚書文淵大學士卒
贈太師所書乃輓章而有高誼舊爲鄉里重直言曾
感帝王尊語得非爲李忠文作耶劉叅政先生昌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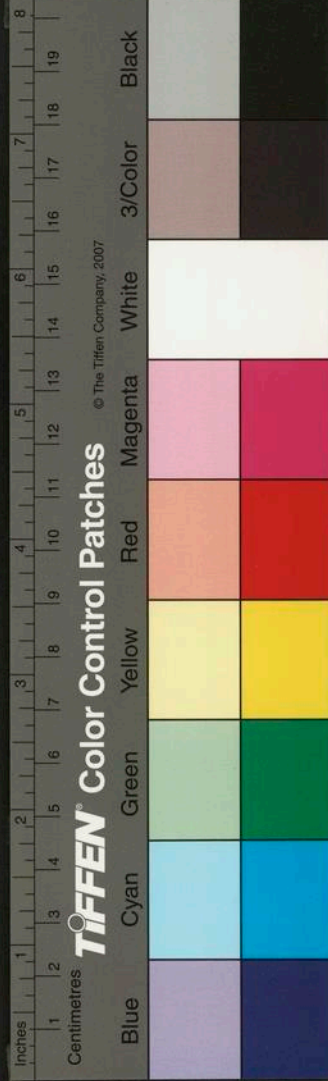
縣人弱冠登高第而官不甚達先生以博識名今題
宋江山簿推恩告身而疑其制不能攷何也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贈太師三原王端毅公恕報少保閔莊
懿公珪一札以惠書爲謝是時問遺可推已然筆頗
謹細不類北人恐佐史爲之以公名臣第一不敢不
存也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青神余肅敏公子
俊一詩味其語似於嚴郡謁范文正祠作少師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宜興徐文靖
公溥一詩則卷冊中長語也公弘治中首輔頗以寬
靖長者稱刑部尚書盱江河文肅公喬新與郁秋官



札乞琬琰集春秋纂言懇懇且云別後日益衰邁間中惟以經籍自娛而已楷法極謹細無一筆苟正與志傳所載合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應禎初名姓生平負氣有大節放舟一律亦得小致語此公以書名而波拂間時露崛強殆類其爲人已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獻章大儒也然以一膺薦貢士作省臬書而詞旨縱放又多潦倒筆半不成字且誤稱閔公爲憲副而旁注一長字豈與閔契深不規規世法耶亦足以見爾時人之樸矣國子監祭酒水玉羅公璟以趨朝賜麵小詞寄陸弒太常筆法頗欲學宋仲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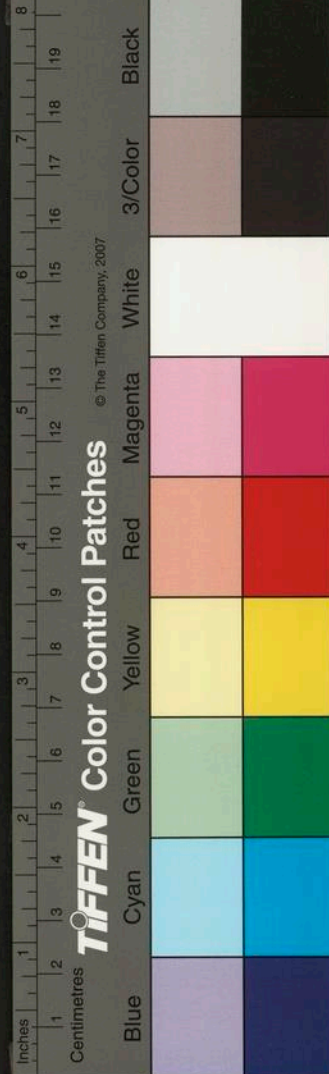
未成長然當其時亦錚錚不知何故遠讓長沙禮部右侍郎領國子祭酒方石謝公鐸爲人作一詩不知何題而頗清雅其名位品裁卷首尾正得平無軒輕也卷亦二十人幀如之而吾郡稍稍有餘者

第三卷李文正公東陽二札書筆俱清麗而後札與倪公岳者然不稱同年或以館契重耳公長沙人隸燕中戎籍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倪文毅公岳一札乃寄同年閔莊懿珪者公時以官保長留銓而閔公以官保正中臺乃自稱友生又不及閔別號亦可見爾時之朴也公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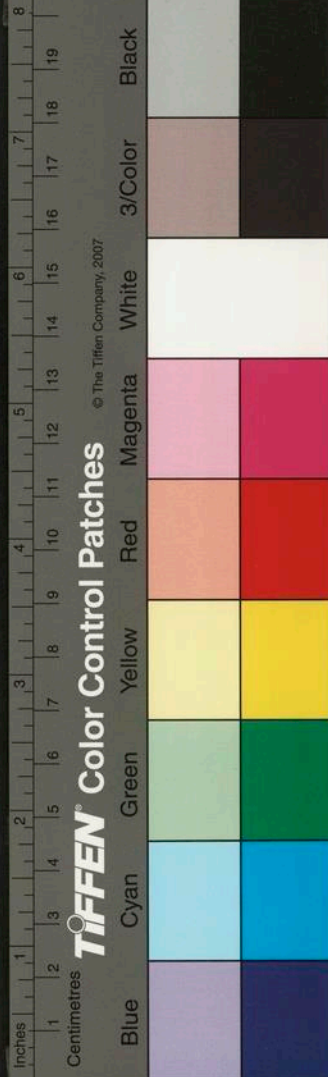
爲吏部尚書卒贈少保太常少卿兼侍讀陸春雨先生
生欽哭用常一排律過亭父故宅一律翰林院脩撰
張滄洲先生泰哭子五絕句皆銷魂語也二公皆吾
州人皆負文學而皆不獲中壽以歿其後皆凋落而
張尤甚用常不知何許人似是官乍顯而溺歿亭父
卽張不知結韻劉後村相與何事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贈太保華容劉忠宣公大夏二札一與郁公卽前
卷所謂秋官者一則其子華容令華容令余外大王
父也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一
札寄閔莊懿者二公皆 孝廟晝接賢臣想見其

時爲之慨羨屠襄惠公瀟在吏部數行要閔公出郊
過談且云有奇果一品未薦竟不知何物也公郵人
以太子太傅尚書罷歸召領都察院卒贈太保禮部
侍郎兼侍講學士贈尚書新安程公敏政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常熟李文安公傑各有詩投吾州陸文
量而山莊二絕有味乎言矣文量名容吾州人有經
濟才以浙江左叅政中萋菲罷歸所舉德清道中語
真能引分自安者而罷未久以邑邑不樂疽發背卒
何也思玄子桑悅常熟人負才而躁爲柳州通判佗
際失意故其語曰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



休又云投荒此日無言語不與宗元競柳州雖弘曠
不足而旨趣亦悲切矣書尤縱誕可惱海釣蕭顯山
海人按察僉事以病歸此君書名彷彿張南安而圍
圉未稱雪賦禁體復步險稱奇宜其都不成語也吳
文定公寬蓮溪輓章作蘇體極古雅咄咄逼真謝文
正公遷卷冊語耳王文恪公鏊與楊循吉一札有前
輩虛度而爲俗子蛇足一印章不能洗之文定長洲
人文恪吳邑人連舉壬辰乙未會元及第文正餘姚
人則乙未狀元也吳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贈太
子太保謝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王至戶部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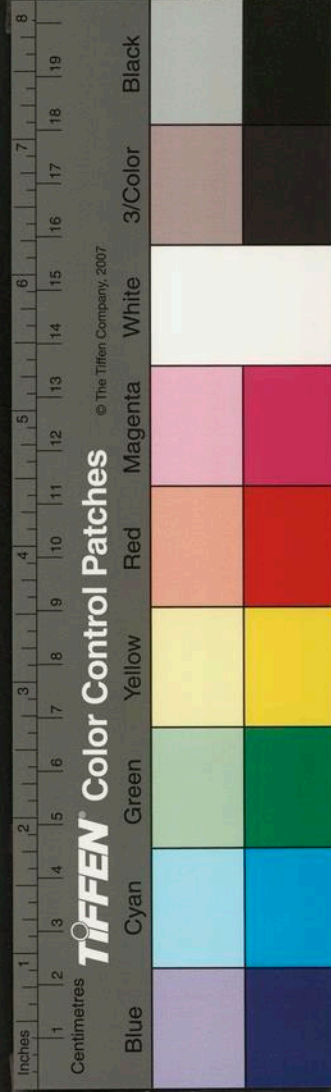
書武英殿大學士俱以少傅太子太傅贈太傅三公
年位聲實伯仲也第文死之績吳王居優清朝相業
謝尤表表矣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贈太保洪襄惠公
一札乃撫順天時致閔莊懿者少師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順德梁文康公儲
一詩乃宮坊時送王冬官者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
伯餘姚王公華一札乃宮諭時簡閔莊懿者閔時長
中臺也侍從邀御史飲而勤奉爲其長乞半日假亦
見當時法紀之嚴三公通人也不無館閣方面勞而
有豪賢之累往往煩白簡然俱寬然長者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贈少保林貞肅公俊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各詩一紙詩吾所未論其書一畝細若焦螟而著剛勁一瓮濃如蟾蠲而表儒雅人云書筆能觀人心行不敢信也卷二十人凡二十二紙而吾郡得十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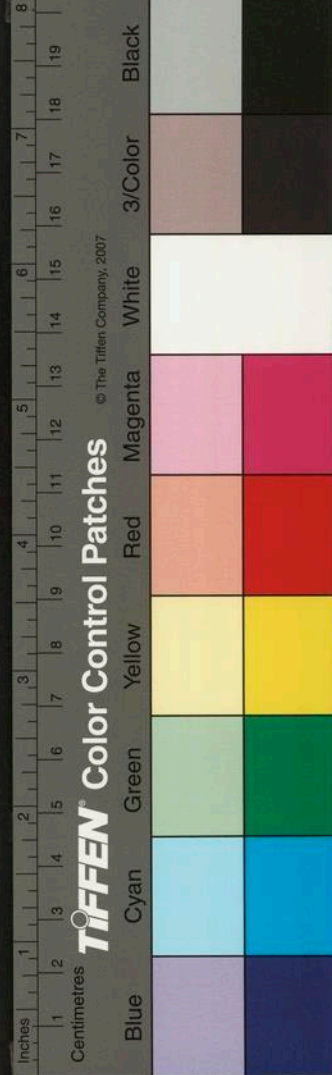
第四卷南京吏部左侍郎泰州儲文懿公權次韻雨花臺一律詩拙而微有句書拙而微有筆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太原喬莊簡公宇題戴文進畫歌此老以詞翰名歌語步驟起伏全自李長沙派流出才小乏耳書法當亦如是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陸公完吾郡人也才略勳猷冠一時而矢計作表絲身各俱敗其書亦李長沙詩跋也弘正間賞識如此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毛文簡公澄吾州人狀元及第嘗佐陸公於吏部恬靜無欲於鼎革之際持議侃然其與王父書談公私情事皆實境而筆尤拙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泰和羅文莊公欽順毛公栉第二人也學行尤自超家書一紙寄仲氏按察叔氏中丞者頗及一時桑梓事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華亭顧文僖公清為陸太宰賦也適園詩甚有致語與羅公筆俱清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



左都御史贈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一絕句毋論公
理學勳猷鉅公已詩秀拔有致結法亦楚楚卷中閱
至此大醒人曰南京吏部尚書崑山朱恭靖公希周
也適園詩亦爲陸太宰賦者公生平不作一行草筆
此書極謹細而無取精微其與辭足先革風太子太
保南京兵部尚書贈少保無錫秦襄敏公金一札乃
及撫楚時與臺使者公嘉靖間能臣也南京禮部左
侍郎贈尚書王文定公瓚送王父歸田一章其書似
學高閑晉光而不得筆公亦無心稱新禮得調南亦
竟用是得嘉謚事國難料也應天通判長洲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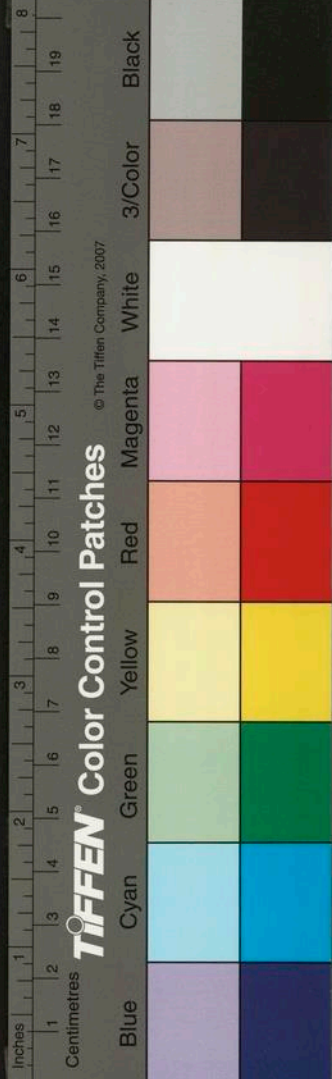
允明書家龍象也一札雖草草亦自有天趣江西提
學副使北地李同空先生夢陽陝西提學副使信陽
何大復先生景明文章家麟鳳也吾嘗見李先生寫
七人碑大有顏平原筆而此札拙略乃爾何先生做
李長沙而指小滯三詩出語便自不凡工部尚書贈
太子太保建業劉清惠公麟生平於尺牘留意此札
却有事際語而書筆尤得聖教風吳縣東橋顧公璘
才名與劉公伯仲而詩語尤俊此則小竿尺耳亦見
一斑公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前翰林侍讀學士贈學
士蘄縣豐公熙三詩戊閩時作也辭筆俱清密有致



其子坊以南考功主事謫歸坐事後易名道生才藝亦跨竈而狂表之行家聲潰矣此札多風語可笑書筆殊拙略而中有八法非學士可及也翰林院待詔長洲文先生徵明與王中丞履約書甚詳待詔生平無此苦蓋喪其第三郎君時也白香山敘其詩自謂分司後無一日不樂止哭子兩章得悲境耳待詔殊似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吳江周恭肅公用書一紙公為宰相巨操秉日而能以職自完者也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增城湛文莊公若水詩一紙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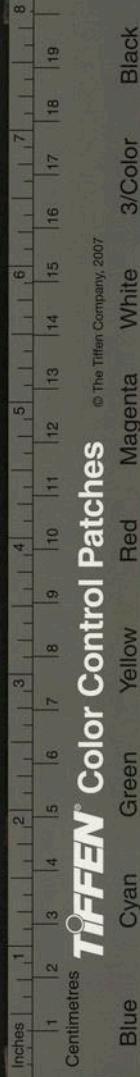
校尺牘二紙二公雖齒懸絕而一時成進士又一時以道學鳴者也考湛公詩蓋年九十一矣而游衡嶽聞公以一棺自隨前後諸生導護之頗行勝地作書院此豈其時耶魏公牘蓋與周克之侍郎父子而與其子者尤近裏着已讀之悚然此卷二十人得二十二紙最多名賢大夫而亦多書家者流吾郡仍十之四云

第五卷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一紙乃與王父司馬公書也寒暄語亦自詳縟詹侍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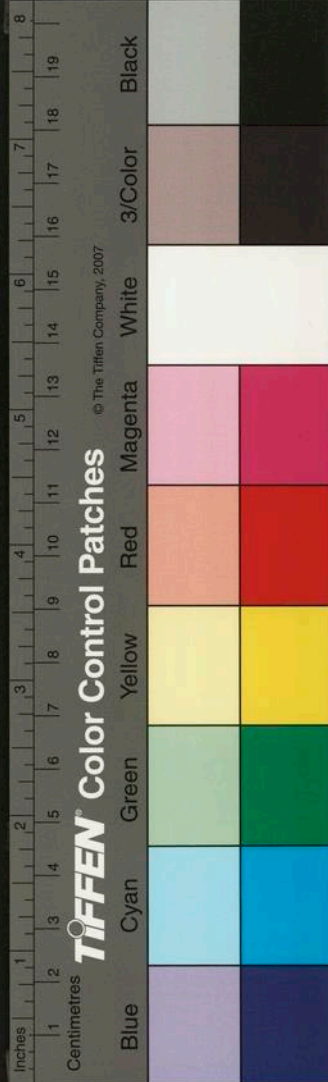
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深早朝及禁中觀雨詩二首
詞翰俱清麗然比之公生平差爲落夾太僕少卿王
南原先生韋雪中簡顧英玉詩僅小有致而後云讀
樂天八駿圖至泣下故當爾也先生館試詩有雕欄
十二晝沉沉畫棟泥融燕初乳句傳縉紳間今似未
能稱太僕寺卿邵康僖公銳在江藩時一札與周充
之侍郎不多語而惻然有共濟意太子少保南京戶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武進周襄敏公金亦嘉靖中能
臣也詞翰亦自楚楚前翰林院脩撰贈光祿少卿新
都楊公慎以博學名世而書亦自負吳興堂廡此與

姜龍憲副札亦自一斑翰林院脩撰進賢舒公芬與
楊俱狀元及第俱有直諫聲而舒公早夭至於清節
則大徑庭矣貴溪夏文愍公言舒公榜進士也官至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讒歿此
札與其邑朱令者公時在政府貴態淳淳辭旨間而
結法却老蒼有李西臺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贈禮部左侍郎東廣黃文裕公佐所爲擬
天寶宮詞六首實嘉靖宮詞也詞筆俱婉麗有旨今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太學士華亭徐公
階與余往復書札頗不少而此則見貽詩也公名臣



不擬以詩翰名然亦自穩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
吳王公守一札是行邊後寄其弟履吉者內言劾榆
林帥及中貴人忤當道意幾致紛紜在其時已如此
王太學寵卽履吉也所書獨樂園記語緊密而饒韻
人謂乃兄書不下履吉以名掩不也其間實可容數
人右春坊右贊善贈光祿少卿吉水羅文恭公洪先
一小札乃與吾師季觀察者此公極有翰墨聲以小
故囿圍不快陳太學道復長洲人一律四絕語平平
耳而散草極古澹在懷素林藻間是得意筆也吏部
員外郎長洲王先生穀祥小札數行亦可觀溧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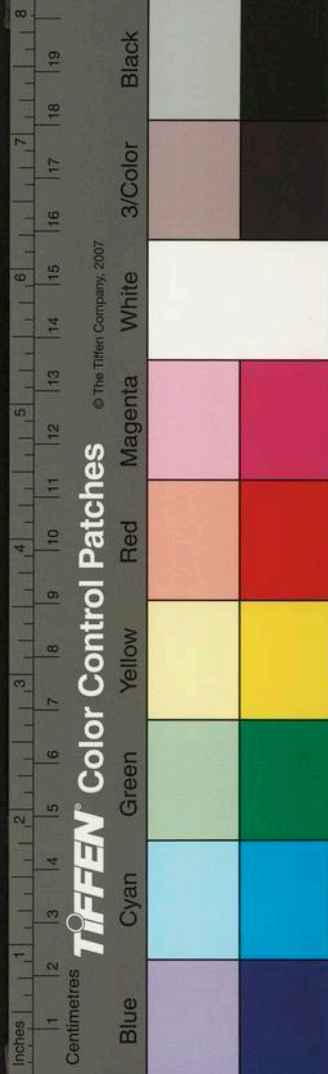
君一龍者余同年也仕至國子司業在翰林時使青
州爲余書紀行萬字皆小行割其百之一於此吳邑
彭先生年游虎丘得五言律四首馬君狂草不堪與
顛史作奴彭先生藁行看山顰步而此皆能脫生平
窠臼可重也其後三紙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
鱗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詩各一江西左布
政使吳興徐中行子與書一余所得于三君子者不
啻牛腰卷而僅留其一以志感耳中間于鱗名最高
其文辭最古而書最拙幾不成字故人梁思伯集李
與獻吉仲默三札而曰此何必減元常逸少也余甚



感其言卷中二十人爲二十紙而吾郡亦十之二
余後先所鳩我 明名筆凡竿尺小文歌詩之類合
之正得百人因釐爲五卷或名德已著而八法無聞
或倡雪雄舉而臨池鹵莽所不敢廢苟使伯英烏巾
敬元白練卽蹈隱淪亦在芻采比於趙宋蒙氏之際
郁郁乎盛矣或謂老鐵硃然洛下遺頑不當廁之維
新之代第考其詞筆似是晚年毋妨兩收良足壓卷
或謂達善茅靡鼎革之間元玉筴失屯夷之代全卿
外私廣陵之托九和內酣汾陽之奉雖藝有通塞而
名俱下中猥以桑梓無辨竿瑟第其名位動伐亦自
炳煥非爲錯濫或又謂人落魄舉世所唾屈指全數
更羸百一所宜汰削靡使敗羣正以愛其書筆不輕
人廢今附之先學士之後覽蹟如存品士焉有雖媿
懲一之嚴無妨則百之數余聚法書後先數載勞同
狐腋好比珠船然甫完帙卽擬韜之了不再展賞鑒
之家笑以爲老鼠搬生薑其何辭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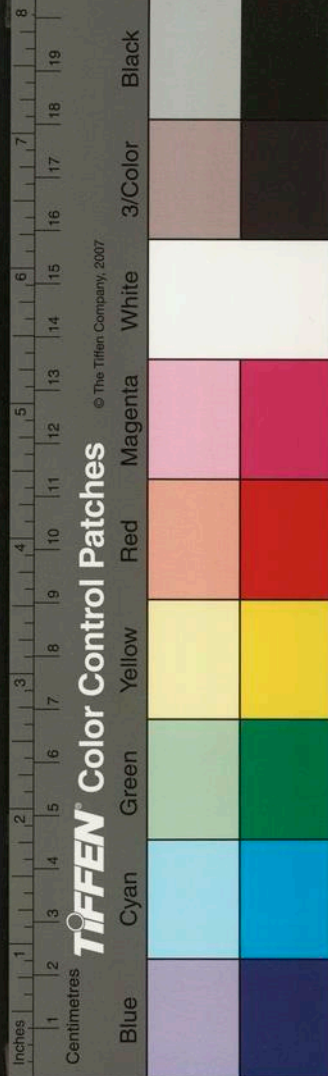
三吳墨妙上

右三吳墨妙卷上爲華亭沈學士度養心亭記作隸
古體雖不甚去俗然已出宋人上弟大理少卿粲手
柬小行適逸有度武功伯天全徐先生有貞太和登



祀賦及送夏提點詩稿草種種有筆意特不獲縱耳
時尚未改名也太宰錢文通公溥奇花歌事與書法
皆新異而語平平不甚稱宗伯倪文僖公謙與僧求
竹帖却無意而有筆陳祭酒鑑爲練從道義塾衍慶
堂記從道景泰中徒御史也陳日臨楮摹襖帖故似
之而原本過佻不若曾男子之善學耳南安守東海
張先生弼書昌黎石鼓文歌是其最得意筆迨縱恣
逸高一世而不能去世法李少卿應禎與樓園先生
札樓園者劉欽謨也所論魯齋文及借書俱見前輩
能好學千里不及私李筆本道而不無佐史嘆吾長

洲沈石田周倣雙井僅得其竦肩寒儉耳不得勢也
此三詩尤圍圍宗伯吳文定公寬與貞伯一札辨鄉
飲碑字亦如貞伯之寄欽謨其與陳玉汝一札具見
友朋直意而書亦能去俗太傅王文恪公整要客落
成數行比之生平稍有肉柳州倅桑思玄悅詠懷詩
在弘治庚申具語意似以米魯用兵故耳書法視南
安又鄒魯矣祝京兆允明二柬所論皆瑣屑事而超
逸乃爾頓令人神醒翰林孔目蔡林屋先生羽一詩
語亦多警俊惟程字韻押不過其書驟見之未有不
以爲徵仲少年筆者唐解元一札草草其書軟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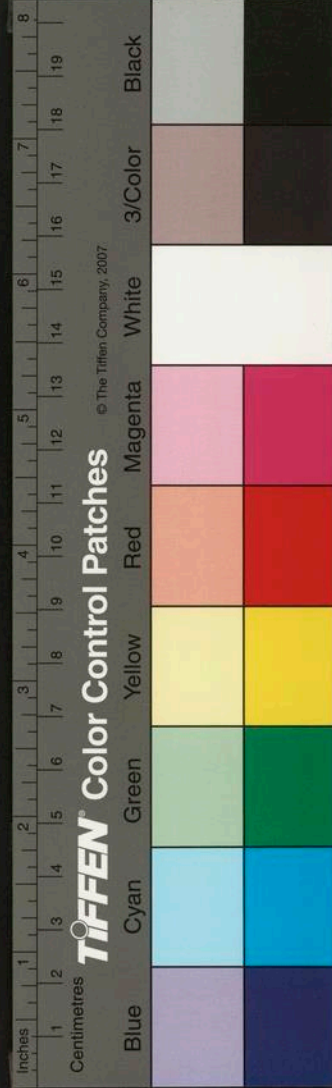


不惡文待詔徵明石湖三詩清語老筆殊覺近人大
司寇周康僖公倫送秦給事謫官亦尤勁此老初不
以書名而晚頗琅琅亦可以見一斑也凡十七人二
沈錢張松之華亭人徐陳李沈吳祝唐文吾蘇之長
洲人王蔡吳縣人桑常熟人周崑山倪上元人

三吳墨妙下

右三吳墨妙下卷顧尚書璘與弟英玉論作詩法甚
詳人謂英玉不甚惇鴈序觀尚書署已號而字呼其
弟居然典刑徐髯仙霖雖尺牘數行亦自鬱跂於類
然中見手中陸文裕深五十自壽一章亦典雅書法

最適麗風骨蒼然惟結構一二筆小涉疎耳金赤松
琮赤壁二賦墨氣腕力俱勝三君子俱得三昧者行
家要推元玉士氣則讓子淵徐博士禎卿以詩甲海
內而書極少不多見二絕句非其至者然亦有江左
王謝門風行筆適雅一時在文蔡間余於王家馭提
學見真跡乞其兄元馭侍郎手搨之翩翩出藍矣陳
太僕沂二絕尤楚楚其傲睨山當在文待詔下吳文
定上顧橫涇瓌卽所謂英玉者也以憲副罷貧歿生
平節目磊砢人謂風樑踰伯此詩與筆則小國之賦
耳殊不堪魯衛也王茂才逢元結法頗溫茂得晉人



意太僕韋子也事事不克負荷而臨池一枝遠勝家
尊陳白陽道復書魚游春水古詩而筆大似林藻駸
駸乎有楊少師風王雅宜寵小行五絕句是初變舊
體者道骨顛姿與治態並見而不免傷有意然尚足
壓卷國子王司業同杜徵仲甥也詞翰爽朗酷似其
舅奉化令徐長谷獻忠詩頷聯有味而次聯遂失嚴
豈所謂倒紉孩兒耶袁提學裘寄王履約詩是初年
作者以故尚矜局結法亦密而不能寬然自如王選
部穀祥索鄉錄帖亦足徵好學一班老筆紛披尚有
生氣朱九江藩爲余書數十詩成一卷今割得二首

詞旨婉而踈書却踈雋婉雅得唐人散僧入聖意陳
方伯鑿一律乃蜀中寄余者筆亦流利可喜彭山人
年三絕句調張伯起小楷右端謹而詞旨逸蕩可謂
二反卷凡十六人徐子仁金元玉陳石亭王逢元皆
金陵人二顧則吾吳人而家金陵者陸子淵松之上
海人徐伯臣華亭人陳白陽吾蘇之長洲人王履吉
表永之陳子兼則皆吳縣人王繩武崑山人朱子价
則揚之寶應人

晉公子重耳出亡圖

少保銅梁張公卒而其子錦衣君某某輩來請志銘

